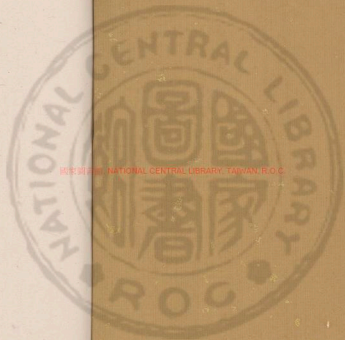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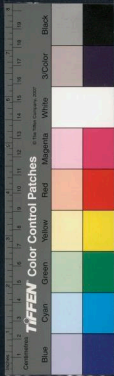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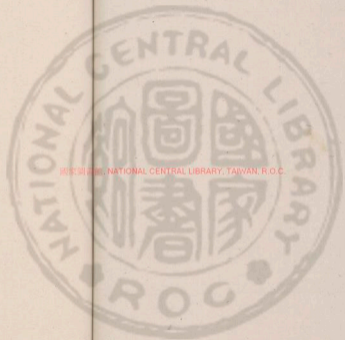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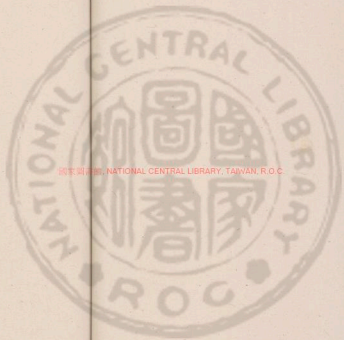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高令南唐書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令南唐書 卷一之卷十四





南唐
傳曰太祖受命後漢史者幾手寫矣
唐季五代火盜剽掠各亦有史而
太祖之風雖性有之而唐竄滅史
官高遜唐昭後悔悉取史草焚之
而元徐鉉湯悅奉
太宗皇帝勅直錄所聞而忌遠取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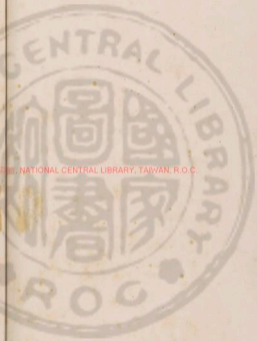
上

南唐書序

傳曰太熙之後，述史者幾乎罵矣。唐季五代，大盜割據，各亦有史，而太熙之風，往往有之。南唐竄滅，史官高遠，慮貽後悔，悉取史草焚之而死。徐鉉湯悅奉太宗皇帝勅，追錄所聞，而忘遠取。



馮氏
藏本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近率皆踈畧。先祖太博元康世家金陵。知多南唐故事。旁搜舊史遺文。并集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未及撰次。遽捐館舍。今輒不自料。纂先志而成之。列為三十卷。雖有愧於筆削。而誅亂尊王。亦庶幾焉。崇寧乙酉春正月陽羨馬令

南唐書序

嗚呼。五代之亂。符璽竊於大盜。中國變於夷狄。先王之禮樂制度。掃地盡矣。李氏初據江淮。建唐廟。以隆親。與夫祖契丹而絕其父者。孰諱。始郊祀於圓丘。與夫尚野祭而



焚紙紮者孰重五代之君若彼南
唐之制若此則正統疑於不存而
僭竊疑於無罪也予作此書尊天
子於中原而僭偽之事則不爲南
唐諱者豈無意哉蓋尊天子所以
一天下之統書其僭所以著李氏
之罪其統既一其罪既著則竊土

賊民者無遁刑於天下後世矣昔
孔子作春秋非徒載其陳言也竊
取其義以爲人道之大法而已予
之所論有合於此者弗可不察也
王通之作元經第以進退南北而
亂其正統輒自比於孔子曰春秋
元經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且孔



南唐書目錄

卷第一

先主書

卷第二

嗣主書

卷第三

嗣主書

卷第四

嗣主書

卷第五

子所書彼善於此則有之而正統
常在於周通之所書者宋魏之間
其統未嘗一也使後世擾擾而不
知其正者必自通始嗚呼法春秋
而不知春秋之法者豈特王通乎



後主書

卷第六

女憲傳

元恭宋后 种氏

光穆鍾后

昭惠周后

周后

保儀黃氏

徐主

永興公主

余港妻鄭氏附渤海女媛附

卷第七

宗室傳

黃王景遷

晉王景遂

齊王景達

江王景邁

太子真

慶王茂

韓王從善

鄧王從益

吉王從諫

從度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

卷第八

義養傳

徐宣祖

徐知訓

徐知詢

徐知誨子景遼

徐知諫

徐知證

徐知諤

卷第九

列傳

周本

李德誠

王與

李章

王安

韋建

高審思

卷第十



列傳

李建勳 常夢錫 嚴續 潘承祐

游簡言 張延翰 徐玠 李夷郭

卷第十一

列傳

刁彥能 周崇 馬仁裕 何敬洙

柴克宏 劉宗俊 王崇文 邊鎬

卷第十二

列傳

盧文進 李金全 王彥儔 林仁肇

陳誨 申屠令堅

卷第十三

儒者傳

韓熙載 江文蔚 高越 孫魴

卷第十四

儒者傳

劉洞 江為 汪台符 史虛白

郭昭慶 康仁傑 伍喬 周彬

夏竇松 徐錯

卷第十五



隱者傳

江夢孫 沈彬

許堅 毛炳 顏詡

鄭元素

卷第十六

義死傳

劉仁瞻 孫晟

張彥 鄭昭業附

劉彥貞

卷第十七

義死傳

皇甫暉 孟堅

陳喬

朱令贇 胡則

卷第十八

廉隅傳

姚景 魯崇範

馬文義 許規

苛政傳

卷第十九

誅死傳

張宣 李德柔

王建功 李德明

皇甫繼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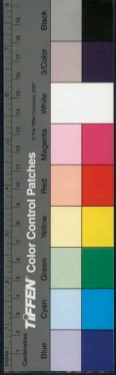
卷第二十

鍾謨

張繼傳 潘佑

李平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黨與傳

宋齊立

卷第二十一

黨與傳

陳覺

魏岑

卷第二十二

歸明傳

蕭儼

盧絳

李徽古

查文徽

馮延巳

馮延魯

劉承勳

劉茂忠

邵拙

李元清

舒雅

陸昭符

卷第二十三

歸明傳

朱洞

沙羅穎

湯悅

卷第二十四

方術傳

吳紹

潘宸

卷第二十五

孟賓于子師

盧鄂

張洎

潘賁

立旭

徐鉉

荆釐

黃載

李冠

女寇取先生

道士譚紫霄



談諧傳

申漸高 李家明 楊名高 王感化

彭利用 附

卷第二十六

浮屠傳

小長老

北僧 附

玄寂

應之

妖賊傳

張遇賢 諸祐

卷第二十七

叛臣傳

卷第二十八

劉澄 朱元 劉從勅 附

滅國傳

閩王氏 殷

卷第二十九

滅國傳

楚馬氏

卷第三十

建國譜

南唐書目錄終

世系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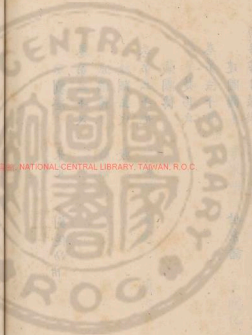


子及弟劉溫也
第廿

南唐書卷之一

先主

主運中祀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崇榮之父志
志之父超超蚤卒志為徐州判司回家為崇榮性謹厚
適丁世亂跡迹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
於彭城未名故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
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
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
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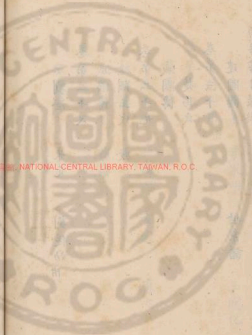


子及孫劉溫池
第廿

南唐書卷之一

先主

士運中祀諸侯跋扈基構自吳紹于唐祚作先主書
先主姓李唐宗室裔也小字彭奴其父崇榮之父志
志之父超超蚤卒志為徐州判司回家焉崇榮性謹厚
適丁世亂跡匿民間號李道者彭奴以光啓四年生
於彭城未名故流寓濠泗吳武王楊行密克濠州得
之奇其狀貌養以為子而楊氏諸子不能容行密以
乞徐溫乃姓徐名知誥溫嘗夢水中黃龍十數溫獲
一龍而寤翌日得知誥知誥奉溫以孝聞從溫出不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荆昇州

壬午夏檢校司
復城昇州四年
温未留居上以
帝為檢校大佐

如意杖而逐之及歸拜迎門温驚曰爾在此也知誥泣曰為人子捨父母何適父怒而歸母子之常也温由是愛之逮壯身長七尺廣額陰準精彩鏢入語聲清暢常緩行從者濶步不能及相工云此龍行虎步也從温攻伐身先士卒為樓船軍使以舟兵屯金陵柴再用攻宣州用其兵殺李暹以功拜昇州刺史時江淮初定州縣吏多武夫務賦歛為戰守知誥獨好學接禮儒者能自勵為勤儉以寬仁為政遠近嚮風郡政大治徐温鎖潤州以昇宣當池黃為屬温聞知誥理昇州有善政往視之見其府庫充實城壁修整

知潤州

為度及温帝
相改

乃徙治之而遷知誥潤州刺史知誥初不欲往屢求宣州温不與時温嫡子知訓為淮南節度副使東國政知誥至京口不樂既而知訓為朱瑾所殺温居金陵未及聞知誥居潤州近廣陵得先聞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遂為淮南節度副使温至以次子知詢等皆少用知誥猶愈於他人因留輔政宋齊立曰潤州之命實天贊也初徐氏諸子不齒知誥而知訓尤悼嘗召知誥飲酒伏劔士欲害之行酒吏刁彥能酒至知誥以手爪搯之知誥悟起走乃免後知誥自潤州入覲知訓與飲於山光寺又欲害之徐知諫以謀告

UNIVERSITÄT ZÜRICH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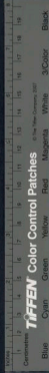
越人

知誥。知誥起遁去。知訓以劍授刁彥。能使追殺之。及於中塗。而還。結以不及。由是得免。及知訓死。溫意潤。州預謀。就知訓廟。有土室。繪畫溫像。身被五木。諸弟皆執縛受刑。而畫知訓家。冕正座。皆署其名。溫見之。唾曰。狗死遲矣。知誥因得脫。其罪惡。由是內外全活者甚衆。而死者猶數家。知訓與僧修睦。親狎得偽識。數紙皆修睦手書。溫求修睦殺之。越人寇毗陵。溫伐越。知誥以王府兵會戰於無錫。前軍敗。賊乘之甚急。溫暴得熱疾。不能治。知誥率所領疾戰。大破之。斬首數千級。越人棄輜重夜遁。時四境底定。惟越人為

東政

梗。因此請平。而兵甲遂戢。知訓之有事也。常陵弱楊氏。而騶侮諸將。遂以見殺。及知誥東政。乃寃刑法。推恩信。起延賓亭。以待四方之士。引宋齊兵。駱知誥王。令謀為館客。士有將旅於吳者。皆齒用之。常陰使人察視民間。有凶荒匱乏者。調給之。或暑未嘗張蓋。操扇左右進。蓋必却之。曰。士衆尚多。暴露。我何用此。以故溫雖遠東大政。而吳人頗歸知誥。武義元年。拜左僕射。知政事。新復朝廷紀綱。脩典禮。舉法律。以抑強暴。中外謂之政事。僕射。溫行軍司馬徐玠。勸溫以己子代知誥。溫遣子知詢入廣陵。謀代知誥。東政會溫

知政事



太尉封公

病卒。知詢奔還金陵。嗣溫為節度使。諸道都統所為多不法。常謀知誥。知誥使諭之入朝。遂留為左統軍。吳王僭帝號。改元乾貞。知誥欲白尊大故奉揚州等矣。知誥累遷侍中。中書令。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潯陽公。改封豫章公。大和三年。公出鎮金陵。如溫之制。以長子景通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以王令謀。宋齊立為左右僕射。同平章事。四年。封公為東海郡王。五年。進封齊王。始書小字書名。晚而召景通至金陵。為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次子景遷為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東國政。天祚元年。王即位。太師天

進王

建齊國

受禪

下兵馬大元帥。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為門下侍郎。叅知政事。冬。安遠軍盧文進來降。三年。闕越諸國皆遣使勸進。人望已歸。於是加殊禮。建齊國。置宗廟。以宋齊立為左丞相。徐玠為右丞相。冬十月。受吳禪。攝太尉。楊璘奉上皇帝璽綬。國號大齊。改元昇元。葉吳主曰。受禪老臣。知誥謹上葉皇帝為高尚思玄弘古讓皇帝。追尊考溫為武皇帝。自溫以上不追尊子景通。吳王景遂。壽王景達。信王弟。知證。江王。知諤。餽有白虹二。以揚州海陵縣為泰州。剡泰興鹽城興化

聖德打書王陸
書在三年而性
書在三年而性
受禪封書王陸
五美



十月戊子降 凡八十
建為日書為公
李平次子封王
李日安安武中
建日定陵志不
社已下也志不
建日武中此書
日明使皇后

己酉雜日食

復姓
陸書在三年正月

皇帝成憲之宗
惟五

秋七月辛卯以李平
立為平書李字
立太子

如臯四縣屬焉以海陵制置使褚仁規為刺史廬州
周本卒凡書某州某人帝報視朝一日食不舉帝
者以見其借極惡重也凡甲午皇后宋氏受寶冊是
書帝書詔書制其罪同
歲闌王相貢方物于京師夫子使散騎常侍盧損如
闌冊相闌王不受開自籍已借帝號改元矣既稱帝
書天子尊正統故不受王壽元書京師皆中原也
以別諸國借偽
二年春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壬申大星流于東方
夏四月遷讓皇于丹陽以王與為浙西節度使留後
馬思讓為丹陽宮使以嚴兵守之徐氏諸子屢請帝
復姓帝謙抑不忍忘徐氏思下其議百官百官皆請

乃復姓李改名異國號大唐遂考服屬當吳王恪後
建唐廟祀高祖太宗以下如唐舊典追尊吳王恪為
孝靜皇帝廟號定宗起為孝平皇帝廟號成宗志為
孝安皇帝廟號惠宗榮為孝德皇帝廟號慶宗奉徐
武皇廟號義祖徐氏二王如初諸孫皆郡公女郡縣
主齊臺門下侍郎張居詠中書侍郎李建勳皆平章
事吳中書侍郎張延翰為右僕射平章事以虔州李
章鎮廬州神武統軍王安為百勝軍節度使秋七月
一時無事冬十月戊寅天子受徽號于契丹曰英武
明義皇帝尤非常錢元瓘以嘉興縣為秀州十有一



月以突騎八萬講武于銅橋賜將吏以下金帛有差

讓皇祖帝率百官素服哀臨命有司供其如吳舊禮

謚曰睿十有二月福州亂連重遇赦其君昶立王子

暕王子廷政爭立於吳僭位于建州國號大殷他國

者為保大三吳世子璉先娶帝女是為永興公主璉

年取開張本以公主故為中書令康化軍節度使

三年春正月丙申詔曰比者干戈相接人無定主地

易而弗執桑隕而弗蘇衣食日耗朕甚憫之其嚮風

而內者有司計口給食顧耕植者授之土田仍復三

歲租役於嗟仁不異遠化無滯邇其務宣流以稱朕

是歲皇太后崩
有王
陸書始有雜錄事

意二月池州楊璉卒以統軍王彥儔為康化軍節度
使詔公卿以下議定郊祀門下侍郎平章事居諫中
書侍郎平章事建勲等議曰孔子云郊祀后稷以配
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此萬世不易之法也
昔長孫無忌請祀高祖於圓丘以配昊天上帝祀太
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得之矣今國家嗣興唐祚追
尊孝德而以神堯為肇祀之祖宜以神堯配天於圓
丘以孝德配上帝於明堂禮也其服物制度古有常
儀一切偽飾願皆罷去奏可司徒齊丘請依春秋郊
以四月上辛常夢錫駁曰案禮天子之郊以冬至不



下日魯侯之郊以仲春卜上辛今之四月非郊之時
齊丘固爭遂用夏四月夏讀為夏商之夏議者多哂
之詔曰禮莫重於享帝孝莫大於隆親事實重大承
以輕秋可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祇加畏焉於嘻爾公
爾侯各揚厥職不供迺事國有常典夏四月上辛始
郊祀於圜丘大赦境內是夜月當以子初沒而升壇
之際皎然如晝象咸異之適行封賞羣臣請上徽號
不許固請之帝曰朕以秋躬託于民上夙夜祇畏常
恐弗類矧迺徽號用揚虛美是重弗類固不許因此
廢徽號之禮州郡言符瑞者十數帝曰謹告在天聽

明自民魯以麟副莽以符亡常謹天戒備懼或失之
符瑞何為哉皆抑而勿揚言五代同居者七家其尤
著者江州陳氏元和給事中京之後宗族七口每
日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
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不食建書樓於別墅以延四
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獄訟希少遠近歎
異之皆蠲復征役旌表門閭秋七月庚子朔日有蝕
之八月鄂州張宣卒以潤州留後王與代金吾衛大
將軍馬仁裕出為鎮海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
四年春正月夏四月樞密使周宗出為奉化軍節度



公年五十一
子孫從之
十月為之故
已下

使六月安州節度使李金全未降遣鄂州屯營使李
承裕帥師迎之承裕與晉將馬全節安審暉戰于安
陸承裕及裨將段處恭戰死監軍通事舍人杜光鄴
及其兵五百人被執天子厚賜之遣還帝致書于晉
復送光鄴等請以敗軍行法天子又遣之帝以甲士
臨淮拒之乃止天子晉高祖也書帝以金全為宣威
統軍洪州李德誠卒以宣州徐玠代以江州徐知證
為寧國軍節度使梁王徐知諤卒秋八月廬州李章
卒以潤州馬仁裕代以天威統軍盧文進為鎮海軍
節度使冬十月幸東都存省故老宴于舊宅諭月還

秋有李建
亂

子有三月左僕射平章事張延翰卒五年春正月度
州王安卒以統軍賈浩為百勝軍節度使三月誅秦
州刺史褚仁規夏四月秋九月壬子有星孛于天市
錢元瓘卒佐嗣位冬十有二月葬吳越文穆王此他
立辛葬叔殺國廢
告開通則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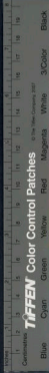
六年春三月廬州馬仁裕卒以滁州刺史周鄴為保
信軍節度使留後夏四月南漢劉龔卒珍嗣位葬劉
龔借謚天皇大帝以其借極恩重故書與吳越龔
軍通龍在音龍劉氏為撰此字以為名自云
天之美遷讓皇子孫於海陵號永安宮嚴兵守之
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為匹偶吳人多哀憐之猶書



陸倕在五年

者以其思詔吳王景通為太子景通表曰古之立太子所以崇正嫡息觀觀如臣兄弟兼承聖教實為敦睦願寢此禮三表許之乃以大元帥總百揆改封齊王以駕部郎中馮延巳為元帥府掌記壽州高審思卒以侍衛諸軍都虞候姚景為清淮軍節度使六月乙丑天子崩晉高秋七月丞相大司徒宋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以洪州徐玢為司徒侍中帝曰豫章大司徒維繫也衣錦畫行古人所貴以錦袍賜之齊丘至鎮衣以視事羣臣咸謂江淮之地頻年豐稔兵食既足士樂為用天意人心未厭唐德宜廣土宇攻自

潭越始帝曰吾少長軍旅見干戈之為民患甚矣吾不忍復言兵革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吳越災宮室府庫甲兵殆盡羣臣復請乘其弊帝曰今大敵在北北方平則諸國可又書召之何以兵為輕舉者兵之大忌宜畜財養銳以俟時焉使使唁越于武林厚幣以調其關冬十月詔曰前朝失御強梗崛起大者帝小者王不以兵戈利勢弗成不以殺戮威武弗行民受其弊盖有年也或有意於息民者高以武人用事不能宣流德化其宿孽巨儒察民之故者嵯巖之下往往有之彼無路先亨而進以附倨為嫌退以清



六月庚午大雩

寧為樂則上下之情將何以通簡易之政將何所議
矣昔漢世祖數年之間被堅執銳提戈斬馘一日晏
然而兵革之事雖父子之親不以一言及之則兵為
民患其末尚矣今唐祚中興與漢頗同而眈眈之身
坐制元元之上思所以舉而錯之者號策在疚罔有
所設三事大夫可不務乎自今宜舉用儒者以補不
逮於是稍用儒臣漸去苛察又將修復故事為後代
法未果行而帝疾作
七年春三月詔曰迺公通侯越百執事欽承嗣命命
爾保元子環祇肅天鑒社稷宗廟永有終我不敢知

曰其基永昌我亦不敢知曰暨命罔後天不爾謫祐
于有德厥位艱哉翌日殂于路寢壽五十六葬永陵
謚光文肅武考高皇帝廟號烈祖徐鉉曰烈祖少長
除鉉曰烈祖少長
不以富貴自處唯務節儉身為宰相事養父如禮
飲食皆親侍或遇疾不解帶溫嘗責諸子曰汝寧能
如是乎及建號即金陵使府為宮唯加鶴尾榻而
已終不改作按見魏如家人禮尊長者親稱之晚
年服金石藥性多躁怒百司奏事必生厲聲詞責
臣或正色抗辭以對事理明決必飲容慰諭之旬日
之後多有恩澤故人思盡力決死刑用三覆三疊之
法文武亡破于孫隨才以起不限資蔭或營其婚嫁
如未堪任與其無嗣者內帑以給之有親老者倍其
數死王事者下至卒伍皆三年給其全俸故士無貴
賤忠士身
外之憂
嗚呼積厚者流澤遠積薄者流澤狹不其然乎舜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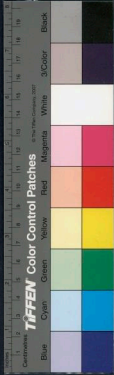
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高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勾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畧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南唐書卷之一

南唐書卷之二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弃師闔楚命委輿尸作嗣主書、嗣主諱瑒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稍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為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瑒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策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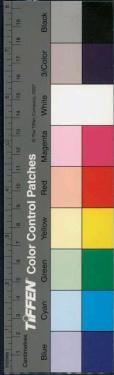
後千餘年而有陳、陳亡而田氏專政於齊、高之後千餘年而有杞、杞削而勾踐得志於越、後世之君建大義於一時、而德不若舜禹者、亦隨其澤之遠近而興起焉、故晉以天下喪於狄人、而瑯琊繼之、唐以天下篡於朱梁、而烈祖紹之、然則盜名器、操生殺、制一方之命、抗萬乘之勢者、豈非天歟、烈祖之起、雖無雄才大畧、而深沈寬裕、本於天性、幸而適丁中原擾攘之際、故數年之間、有足觀者。

南唐書卷之一

南唐書卷之二

嗣主書第二

民靡有定、誰其奠之、弃師闔楚、命委輿尸、作嗣主書、嗣主諱瑒、字伯玉、初名景通、烈祖元子也、美容止、器宇高邁、性寬仁、有文學、甫十歲、吟新竹詩云、棲鳳枝梢猶軟弱、化龍形狀已依稀、人皆奇之、起家為尚書郎、吳讓皇見之曰、吾諸子皆不及也、累遷諸衛大將軍、典治軍旅、撫納將校、烈祖出鎮金陵、拜瑒司徒平章事、知內外諸軍、策加諸道副都統、烈祖受禪、封吳王、累遷太尉、中書令、諸道元帥、錄尚書事、改封齊王。



傳書三載惟病在
紀之未出大醫
廷知皇道當帝
入是夕朕不寐
表加下治命亦宜
國越之少也宜
江錄揚州刺史
表見之

既當儲副之地而固讓再三謙虛下士常若弗及烈
祖殂授顧命攝讓諸弟辭益堅侍中徐玠以袞冕被
之曰大行付殿下以神麗之重殿下固守小節非所
以遵先旨崇孝道也乃嗣位改元保大太常博士韓
熙載上疏曰踰年改元古之制也事不師古弗可以
訓時雖可其奏而制書已行遂改元冊母宋氏為皇
太后妃鍾氏為皇后弟景遂改封燕王弟景達改封
鄂王弟景邁改封保寧王長子冀南昌王文武進位
有差洪州宋齊立入為左丞相江州周宗入為右丞
相以元帥府掌書記馮延巳為諫議大夫翰林學士

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中書侍郎平章事李建勳
罷為昭武軍節度使南漢劉巖弒其君玢巖自立為
帝不書曆者玢五月司徒兼侍中徐玠卒秋七月燕
王景遂改封齊王拜諸道兵馬大元帥太尉中書令
鄂王景達改封燕王拜副元帥宣告中外以兄弟相
傳之意以元子南昌王冀為江都尹東都留守書元
見景遂之不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
得廢位也不景遂固讓不許蕭儼上疏其畧曰夏商
之後父子相傳不易之典惟仰循古道以裕後昆疏
奏不報冬十月庚戌有星孛于東方妖賊張遇賢聚
衆十餘萬陷虔州諸縣諸縣德虔州城守遇賢據白



雲洞命洪州營屯都虞候嚴思禮通事舍人邊錫討賊錫思禮擒遇賢及賊副黃伯雄謀主僧曹景全斬於建康市以嚴思禮為海州刺史邊錫為洪州屯營諸軍都虞候敗百勝軍節度使賈浩為監門衛將軍罪狀故池州安置以銳州刺史李翱為百勝軍節度使留後十有二月下令中外庶政並委齊王景遂奏決文武百司唯樞密副使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蕭儼上書極論曰元帥開府人猶驚駭况奪之大政而羣臣不得時見臣恐中外隔絕姦人得志非陛下之利也書奏不報侍衛軍都虞候賈崇

侍書在字且云
宋齊立上書法
與此異

詰問求見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每見延接踈遠未嘗墮隔羣下之情固有不通今陛下始即位所委任者何人而頓與羣臣謝絕深居邃處而欲聞民瘼猶惡陰而又乎陛道也臣老矣長不獲奉顏色因涕泗喁喁帝深為感動引與之坐賜食而出始以手札批于厥德用災于厥躬故退處恭默思慮于道而墮隔之弊以為卿憂惟予小子實生屬階由是所下之令遂寢時宋齊立周宗為左右丞相齊立專執而宗純謹自守及上心既悟齊立乃言其非便帝曰公何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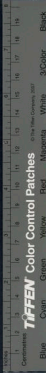
早誨我。遂罷齊丘為浙西節度使。齊丘黨與陰熾。造作飛語以誣宗。宗泣而上訴。帝知之弗問。此為明年宗出張本宋齊丘上表乞歸。九華舊隱。許之。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食青陽一縣。此為明年宗出張本二年春。正月。右丞相周宗罷。除江西節度使。門下侍郎平章事張居誅罷。除浙西節度使。二月。辛卯。日有白虹。二三月。左衛上將軍盧文進卒。夏。閩人朱文進。連重遇弑其君曠。重遇立文進。使朱告亂。因其使議。伐閩。以民疫。釋閩使還之。夏。四月。秋。七月。鄂州王與辛。以神武統軍韋建為武清軍節度使。備書官職者新命也。書某

州某人代壽州姚崇卒。以濠州劉崇俊代。以楚州刺史劉彥為濠州觀察使。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有二月。馮延巳為翰林學士承旨。水部員外郎馮延魯為中書舍人。延魯銳於功名。欲興建州之伎。乃贊中書舍人查文徽為江西安撫使。翰林侍詔臧循者嘗賈於閩。具知山川險易。為文徽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請伐閩。乃命邊錫率洪州屯兵。與文徽俱行。遂入建陽。王延政遣統軍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給曰。唐助我討賊。大軍至矣。福州信之。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重遇。函其首歸承祐。延政以



其子繼昌守福州。親率衆以拒我師。五郡之兵大集。五郡福建敵勢甚盛。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江潭泉啓求濟師。三年春二月。遣祖全恩何敬洙率萬人以應。文徽與廷政陣隔水。全恩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武彥暉馮存貴以輕銳繼之。腹背夾擊。廷政大敗。以餘兵城守。閩人李仁達殺其君之子繼昌。昌前年以福州降廷政故以廷政為君及其統軍吳承祐立雪峰僧卓儼明為主。儼明無統帥之畧。仁達又殺之。而自稱留後。遣使來降。即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廷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而平。夏四月。秋

七月。庚辰。星見而風雨。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遂克建州。執王廷政歸于建康。授羽林大將軍。安化軍節度使。封鄱陽王。泉州刺史王繼勳。漳州刺史王繼成。汀州刺史許文績。皆請降。因而鎮撫之。諸將下建州。兵無節制。剽掠甚衆。閩人失望。帝以出師有功。不錄其過。并建州為永安軍。以祖全恩為節度使。查文徽為撫州刺史。何敬洙為楚州刺史。偏將王建封先登功第一。為信州刺史。全恩未拜而卒。以廬州王崇文鎮建州。泉州裨將劉從勳。劫刺史王繼勳。使之入朝。從勳自領州事。於是王繼成許文績皆至建康。以繼勳



為池州團練使。繼成為和州刺史。文績為蘄州刺史。即以劉從勳為泉州刺史。冬十月。皇太后宋氏。祖以延平津為劍州。劉建州之劍浦。汀州之沙縣。屬焉。以建州裨將陳誨為劍州刺史。以龍衛都虞候劉仁贍為武清軍節度使。升泉州為清源軍。以泉州刺史劉從勳為節度使。

四年春正月。陳覺諷齊王景遂言宋齊立先朝布衣之舊。委諸山林。不允中外之望。帝使景遂至青陽召之起。拜太傅。奉朝請而已。以撫州李建勳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平章事。中書侍郎馮延巳拜平章事。吏部

尚書徐連為鎮海軍節度使。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命建州製的乳茶。號曰京抵。膈茶之貢自此始。罷貢陽羨茶。夏四月。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為奉化軍節度使。留後薛元恭皇后于永陵。六月。壽州劉崇俊卒。以濠州觀察使劉彥貞為清淮軍節度使。侍衛諸軍都虞候郭全義出為濠州觀察使。以劉崇俊子範為滁州刺史。建州之役。府庫中耗。民不堪命。故李仁達劉從勳皆羈縻而已。至是諸將請討之。不許。宋齊立薦陳覺為福建路宣諭使。說仁達入覲。不從。覺還至建安。矯制發建汀換信之師。及防戍之兵。掩其不意。



計李在達

陸壹百四福
則在六月師陸壹
在五年

徑至城下時魏岑安撫漳泉聞覺起兵亦擅發兵應
覺帝大怒馮延巳等為言兵業行不可止乃以王崇
文為招討使王建封為副使益兵以會之馮延魯為
南面監軍使魏岑為東面監軍使陳覺為諸軍監軍
使仁達送款於吳越吳越以兵三萬應之覺等爭功
進退不相應延魯及吳越戰延魯敗績諸軍皆潰帝
怒遣使者鎖覺延魯至金陵而馮延巳為宰相宋齊
丘亦預三公稍解之貞外郎韓熙載諫曰臣觀覺等
罪不容誅但齊丘延巳內為陳請所以得全且擅興
者不罪則疆場生事喪師者獲存則行陣解體請行

顯戮以重軍威帝曰齊丘延巳有自咎之表無請赦
之辭覺等五木被體一家狼籍永不錄用與死何殊
乃流覺蘄州流延魯舒州齊丘惡之敗熙載和州司
馬冬十有二月壬戌契丹及晉師斃于中渡晉師敗
績丙寅杜重威李守貞以王師降于契丹癸酉張彥
澤引蕃騎陷涼州考澤剽劫屠害甚衆晉帝奉表納
壘於戎主以其大利誘是歲中原無主密州刺史皇
甫暉青州刺史王建及汾淮諸戍皆來降方且疲兵
東南不暇北顧馮延巳延魯魏岑陳覺皆以嘉回得
用人情不平既流延魯及覺而延巳為相岑亦居逆



唐書卷之二

南唐書卷之二

察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
民情回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朕文蔚江州司士
叅軍亦罷延己為太子少傅岑為太子洗馬漳州裨
將林贛克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
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為
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為漳州

南唐書卷之三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丘門虜主次于京城北
不見帝虜不與之見也猶書曰文武百官素服紗帽
俯伏俟罪虜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
改京師為都邑京師舊名也斬張彥澤於東市以其劉庚寅洛
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虜廣晉帝為光祿
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此中原之事
文使來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
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



唐書卷之二

南唐書卷之二

察於是御史中丞江文蔚疏其罪曰二凶雖去未稱
民情回罪盡除方明國典帝大怒朕文蔚江州司士
叅軍亦罷延己為太子少傅岑為太子洗馬漳州裨
將林贛克殺監軍周承義以叛討平之以泉州裨將
董思安為漳州刺史思安辭以父名章命改漳州為
南州副使劉從願殺思安自領州事南州復為漳州

南唐書卷之三
嗣主書第三

五年春正月晉帝舉族出封丘門虜主次于京城北
不見帝虜不與之見也猶書曰文武百官素服紗帽
俯伏俟罪虜主命起之親加慰撫遂入都城據大內
改京師為都邑京師舊名也斬張彥澤於東市以其劉庚寅洛
京留守景延廣自扼其喉死辛卯虜廣晉帝為光祿
大夫檢校太尉封負義侯黃龍府安置此中原之事
文使來虜使來告曰晉少主逆命背約自貽廢黜吾
主欲與唐繼先世之好將冊命唐為中原主帝命近



辭書使

臣對曰唐守江淮社稷已固與梁宋阻隔若爾主不
 忘先好惠錫行人受賜多矣其他不敢拜命之辱遣
 兵部侍郎賈潭報聘帝歎曰關役億矣其能抗衡中
 原乎以齊王景遂為太弟燕王景達為元帥改封齊
 王元子南昌王箕為副元帥封燕王依前東都留守
 安樂公茂為侍衛諸軍都虞候二月丁巳朔虜改晉
 都為大遼國肆改元會同謂之晉都蓋漢末立
 也不謂之京師者中原
 無主也不書改不辛未漢帝即位天子即位改晉開
 無唐教中國也運四年為天福十二年中原改元不書此書會同非
 常也漢稱天福十二年亦非
 也三月宣州徐知誼辛夏四月丙子太白晝見以皇

五月以李金全
 為北面行營指
 討使結軍中

南暉為神衛軍都虞候秋八月以太傅宋齊立為鎮
 南軍節度使周宗為寧國軍節度使錢佐辛保襲位
 冬十有一月壬子雨水冰辛酉雨水冰癸酉雨水冰
 十有二月越人胡進思廢其君侖囚於義和院錢徽
 入是歲馬希範卒希廣襲位謂之
 六年春正月越人立傲遷侖于東府丁丑天子崩漢高
 祖以太子少傅馮延巳為昭武軍節度使夏四月廬
 州周鄴卒五月葬楚文昭王葬吳越忠獻王越亂六
 月庚寅朔日有食之秋漢伐河中圍李守貞守貞遣
 從事朱元季平奉表來乞師以潤州李金全為西面



行營招撫使壽州劉彥貞為副諫議大夫查文徽為
監軍使兵部侍郎魏岑為沿淮巡撫使閩河小平遼
班師冬十有一月高從誨卒保庸嗣位葬南平文獻
王
七年春正月淮北諸盜未附以神武都虞候皇甫暉
裨將張瓘蕭處恭帥師出海泗諸郡以右散騎常侍
張義方為監軍使納賊帥成師朗以歸二月以中書
舍人嚴績為奉化軍節度使以江州賈崇為神武統
軍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夏四月壬申太白晝見贈故
廬山江夢孫國子司業六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秋七

月殺天威統軍都虞候王建封八月以建州王崇文
鎮廬州以諫議大夫查文徽為永安軍節度使留後
冬十有二月日暈三重
八年春正月詔曰春秋日食地震星孛木冰可謂甚
矣此者災異仍多豈人君不德以召之耶抑亦天心
之仁愛而譴告之也朕甚惕焉曩者兵連閩粵武夫
悍將不喻朕意而務為窮蹙以至父征子餉上違天
意下奪農時咎將誰執在予一人其大赦境內窮民
無告者大賜粟帛二月以東都留守燕王彝為潤宣
二州大都督鎮京口宣州周宗為東都留守福州許



九子分其子嗣
陳生何故陳師
師臣也

言吳越戍兵亂殺李仁達而遁遣人告急于境建州
節度使查文徽以興兵故書使劍州刺史陳誨以舟師應之
文徽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截文徽被執誨與
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葉仁安等歸于建康
帝送先進等還越越亦歸文徽夏四月以劍州刺史
陳誨為永安軍節度使秋七月冬十有一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乙酉天子崩漢臣楚朗州節度使馬希萼
遣使來乞師遂以楚州屯兵攻潭州殺希廣杖其妻
死於市左右用事者皆割之希萼自稱楚王邊鎬
統信州屯兵以覬楚十有二月漢將郭威領大軍北

征壬子次澶州何福進率壯士擁威為天子書此以見中原

亂治

九年春正月周帝即位劉昫稱帝於太原以其由在周故下曰
僭稱契丹犯河南晉帝北遷韓熙載上書曰陛下有
經營天下之志當在今時若戎主造歸中原有主安
輯稍定則未可圖也時以連兵南闕至此方議北征
熙載又上書曰郭氏姦雄雖有國日淺而為理已固
兵若輕舉非獨無成亦且有害乃命李金全耀兵於
淮上而止夏四月秋七月樂安公茂卒冬十月楚人
徐威陳遷魯公綰陸孟俊執其君馬希萼囚于衡山



魏各州刺史
入劉全二月
王連周行遠
王連周行遠
王連周行遠
王連周行遠
王連周行遠

言以節鉞使自安輯其民吾亦得惠養湘衡之地如是則遠邇完實二蕃在吾度內爾公等並行之無為後悔孫晟即欲奉行廷已曰吾以偏師克全楚天下驚動今三分喪二何以為功遂稽其命未幾劉言遣王進遠破益陽殺建朝等乘勝攻長沙邊錫遁賊所在屯戍相繼散走獨孫密全師而還且戰且行取資於道岳州刺史宋德權監軍使任錫皆奔城走帝大怒削邊錫官流饒州鄂宋德權任錫于大社斬裨將申洪泰尹建于都門外以張密為信州刺史延己等自劾起之孫晟請罪不已乃罷為右僕射冬十有二

是年六月

馮應作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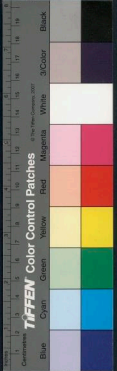
三月後設夏

色親之寺述院
寺不設校
寺不設校
寺不設校
寺不設校
寺不設校

月洪州大都督馬希萼入覲留建康弗遣十有一年春二月周行馮據潭州三月建康大火踰月廬舍營署殆盡夏五月以太傅宋齊丘為鎮南軍節度使秋七月以鄂州劉仁贍為神武統軍侍衛都指揮使以濠州觀察使何敬洙為武清軍節度使大

煌八月不雨冬十月築楚州白水塘以溉田命州縣

破塘堙廢者修復之十有二月水冰十有二年春正月大星墜于東北聲如雷兖州節度使慕容彥超遣使來乞師以拒周出兵數千至淮北不書將校為周師所敗俘其將校于京師天子平彥



超釋唐俘論之曰歸語爾主朕誅逆命何苦來援帝

亦悔之漢末遣使潭州市茶會邊錫平馬氏例俘于

金陵由是引對慰勞以上茗萬斤遣之士辰天子崩

周太自前年八月不雨至于三月民大饑疫死者大

半下令郡縣煮粥以食之劉晏乞師于契丹以寇潞

州天子親征大敗之休兵潞州大饗將士斬敗將樊

愛能等七十餘人軍威大振進圍太原遣符彥超

彥超等北控圻口以斷契丹援路彥超等敗績彥超

戰沒天子遽班師書以見世宗威靈夏五月丁亥月

重輪秋七月契丹使其弟末聘昇元中宋齊丘選宮

嬪雜以珠貝羅綺泛海北通契丹欲賴之以復中原
而虜使至則厚幣遣還迨至淮北輒使人刺之復遣
使沿海齎琛寶以報聘虜意晉人殺其使數犯中原
至是館虜使於清風驛夜醖更衣盜斬其首契丹自
此不至蓋中原間之也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二月以門下侍郎嚴續守本官平章事

夏四月以壽州劉彥貞為神武統軍侍衛諸軍都指

揮使以劉仁贍為清淮軍節度使三月周伐蜀秋七

月蜀使來聘冬十月東都留守周宗乞罷鎮詔曰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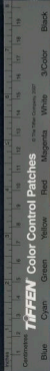
嶽降靈誕生良弼佐我先朝施及朕躬尚賴保釐底



石傷人言于淮
上亭亭上斷矣
首

于成績而遽爾請罷豈朕不德不能優禮熟舊而致
然也昔蕭何守巴蜀而高祖無西顧之患寇恂守河
內而光武無分民之嫌今任公以何恂之事宜強飯
扶力以副朕意於嘻國之安危惟茲淮甸慎始成終
非公而誰所請宜不允宗以老病三表乃許守司徒
致仕以中書舍人馮延魯為工部侍郎東都留守以
侍衛諸軍都虞候賈崇為東都屯營使十有一月周
師來伐李穀為都部署攻壽州帝召洪州宋齊立還
都齊立請徵諸郡兵屯於淮泗以裨將有才略者主
之聲言偏師故人測其實必難輕進春水時至糧

道阻隔應軍日久自當遁去然後遣使請平彼必樂
從議者不同遂止劉彥貞督兵以抗周師江州皇甫
暉帥師為援李穀退屯正陽天子命李重進為奇兵
以要彥貞彥貞追穀至正陽重進與穀腹背擊之彥
貞大敗死於陣諸軍皆潰張全約以其眾奔壽春自
楊氏王吳淮向之人不識干戈者二十餘年及彥貞
敗民皆恟懼帝欲親拒周師中書舍人喬匡舜極諫
賊巨舜臨川親行之議亦寢天子先詔錢徽攻常宣
二州以撓我師於是吳越伺間攻常州刺史趙仁澤
被執將軍柴克宏救常州大敗越人斬首千餘級獲



已下帝院
建左七十年

其將吏數十人皆斬於京口拜克宏奉化軍節度使
天子營于泚水之陽從正陽橋于下蔡林仁肇皇甫
暉爭之不勝暉走滁州天兵追殺之以周師為天兵
太祖主兵故也
遂下滁州帝德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稱唐
皇帝奉書願劾貢賦陳兄弟之禮天子不荅東都留
守馮延魯光州刺史張紹舒州刺史周旆秦州刺史
方訥皆弃城走延魯削髮偽為僧遁歸周人執之斬
州裨將李福殺其刺史王承雋降周帝益惡之始改
名景以避周廟諱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
德明奉表稱臣獻犒軍牛五百頭酒二千金銀羅

綺數千請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以求罷兵天子不
報謨等皆留行在分兵襲下楊泰帝遣人懷蠟丸書
走契丹求救為邊將所執光州刺史張承翰降周天
子至淮南下詔撫安楊氏之後帝聞之命圍苑使尹
延範自秦州徙讓皇一放于京口延範殺其子弟六
十餘人以其婦女渡江周先鋒使劉重進得其玉碗
瑪瑙碗翡翠瓶以獻周楊氏遂絕帝罵曰小人以不
義之名累我腰斬延範歸之以專殺之罪

南唐書卷之三

南唐書卷之四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
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
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
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
于茲瓜分禹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
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允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
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立同戲劇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南唐書卷之三

南唐書卷之四
嗣主書第四
十有四年春正月遣司空孫晟禮部侍郎王崇質奉
表于周辭益卑服削去帝號天子猶不答留晟等弗
遣鍾謨請歸取表盡獻江北之地天子許之遣崇質
德明還始賜江南書曰自有唐失御天步多艱六紀
于茲瓜分禹峙自為聲教各擅蒸黎交結四夷憑陵
上國華風不競否運所鍾允百有心孰不興憤朕擅
一百州之富庶握三十萬之甲兵農戰交修士卒樂
用苟不能恢復內地申畫邊疆便議班旋立同戲劇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至於割去尊稱願輸臣戴孫權事魏蕭登奉周古也
雖然今則不取但存帝號何爽歲寒儻堅事大之心
必不迫人于險德明等躡或稱周天子英武帝尤惡
之宋齊丘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而德明賣國以圖
利帝怒斬德明二月遣元帥景達帥師應壽春陳覺
為監軍使拜邊錡為大將許文鎮副之中書舍人韓
熙載上疏請罷監軍使不報司徒致仕周宗卒三月
江州柴克宏來諸郡元田相率起義以農器為兵聚
奔為鎧處處保聚號曰甲軍周師苦之景達等趨壽
州其將朱元李平唐進克復舒新秦三州夏大雨周

師在揚滁和者皆却諸將請要其險隘擊之宋齊丘
曰擊之怨深不若縱之以為德誠諸將閉壁不得要
戰周師皆集於壽州故諸州雖復而壽春之圍益固
天子駐于渦口猶欲再幸揚州宰相范質以師老泣
諫乃班師以李重進攻廬州向訓守揚州訓請棄揚
州併力以攻壽春乃封府庫付主者遣淮南舊將按
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悅皆負糗糧以送周
師秋七月揚先滁和復歸于我冬十有一月周殺我
行人孫晟

十有五年春元帥景達命其將朱元等屯紫金山禁





甬道以餉壽州。二月，天子復來伐，徙下蔡橋于渦口，為鎮淮軍葉二城以夾淮。周師連破紫金山諸寨，監軍陳覺乞罷。未元，帝遣大將楊守忠代元，且召之。元憤怒，叛降周。諸軍皆潰。許文鎮逢鎬被擒，景達以州兵奔還金陵。三月，丁未，劉仁贍病且死。其副孫羽等以壽州降。仁贍病卒。夏四月己巳，天子班師。亂兵焚揚州，民皆徙江南。秋，十月，冬，十月，天子復來伐，圍濠州。刺史郭廷謂降周。泗州守將范再遇叛降周。廷謂不書，叛者力也。泰州亦潰。周師步騎數萬，水陸齊進。軍士作檀棗之歌，聲聞數十里。檀棗者，但東也。北人語音。十有二月，天子

駐于楚州城北

正月癸亥，廿三日，改元泰。

十有六年，春正月，大赦，改元，交泰。周師攻楚州，守將張彥能、鄭昭業城守益堅。城壞，彥能、昭業戰死。周人屠其城而戍之。丁未，海州潰。壬辰，靜海軍潰。周人盡得海、泰、揚、楚之地。丁卯，周人次揚州。癸酉，次瓜州。三月，壬午，朔，次泰州。丁亥，復次揚州。辛卯，遂幸迎鑿。以臨大江。周自屠楚州，既書人，其後駐幸，皆考次至迎鑿，後書幸不誤其實也。時楊泰、滁和、壽、濠、泗、光、海等州已為周得。迺遣陳覺奉表獻廬舒、蘄、黃、晝、江以為界。天子許之，賜書曰：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其良苦而已。四年而後克，亦已憊矣。夏五月，下令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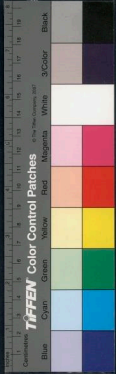
始從先帝以避
其日合使大官
遠之不解

帝號稱國主奉周正朔以文恭元年為顯德五年鍾
謨遇延魯至自京師國主復遣謨等奉表拜成且請
傳位始從先帝以避其日合使大官遠之不解其人者景遠為太弟時未定也天子優詔勞安
之傳位之意遂止以謨為禮部侍郎延魯戶部侍郎
以行營應援使林仁肇為浙西節度使前廬州孫漢
威為奉化軍節度使贈劉仁贍太師追封衛王孫晟
太傅追封魯國公劉彥貞中書令張彥能侍中其餘
將士死國難者追贈有差秋泉州劉從勳奉表貢于
京師天子不納冬十月禮部侍郎常夢錫卒十有二
月流陳覺于饒州流李徽古于洪州皆殺之放宋齊

立于青陽太弟景遠固請歸藩於是長子翼為太
子以景遠為洪州大都督封晉王齊王景達為撫州
大都督信王景邁為百勝軍節度使昇元初括定民
賦每正苗一斛別輸三斗於官廩授鹽二斤謂之鹽
米至是淮甸鹽場皆入於周遂不交鹽而輸米如初
以為定式

顯德六年春正月宋齊丘縊死于青陽夏晉王景遂
卒秋七月鍾謨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
以信州刺史張巒為天德軍使九月太子翼卒初冊
陽古銘曰天子翼州人以翼應之未幾卒識者謂翼

不稱皇帝
錢(一)二



州趙地也明年

皇朝受命之符爾。次子從嘉封吳王居東宮。鍾謨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國主怒，貶謨為國子司業。立從嘉為太子。天子使人謂國主曰：吾與汝大義已定，終慮後世不汝容，可及吾世修城隍治要害為子孫計。國主固營緝諸城，謀遷都于洪州。曰：建康與敵境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為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徙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羣臣多不欲，惟樞密使唐錫贊成之。夏六月，熒惑守心，光芒相射，癸巳天子崩。

周世秋七月，升洪州為南昌，建南都。冬十月，流鍾謨于饒州，賜死。貶張巒為宣州副使，殺之。十有二月，罷鑄大錢。明年周亡。

編年之法，絕筆於周亡者，清風發而羣陰伏，理固然也。雖然，無所述而遂泯其實，則何以著李氏之罪，故名罷服物慶賞刑威，直書其階，將以正其罪爾。

建隆元年，臣屬于

皇朝。夏四月，太子太傅馮延巳卒。是歲，李重進使來乞師，拒之。遣馮延魯入貢以聞。二年春，以世子從嘉監國。國主如南都，所過慰勞守宰，存問高年疾苦，會



齊王景達于廬山歷覽勝境與從臣譚宴淡日而去

三月至南都以何洙為奉化軍節度使

豫章迫隘宮府營署皆不能容羣臣日夕思歸國主

悔怒唐錦懃懼黃病卒六月國主殂于南都年四十

有六在位十有九年秋七月國主之喪至自豫章羣

臣請殯別宮世子于札不許辭甚哀切未即位也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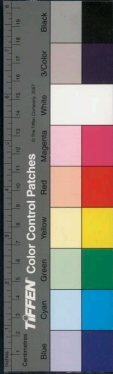
後主乃殯于萬壽殿遣使入

朝乞遣復帝號

太祖皇帝許之謚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葬順陵廟

號元宗先謚而後書諡者因其請號順文勢也徐鉉曰嗣主工筆札善騎射實禮大臣敬睦九族

每聞臣民不獲其所者輒錯嗟傷憫形於顏色隨加杖履居處服御節儉得中物立有紐帶四方之志抑臣何始職為屬階晚歲悔之已不及矣大有至性仍陳高世之量始出閣即命於廬山瀑布前精書畫為民開修廡第宅衣服及迫於絕代遂捨為開先精書畫為業龍椽殿屋逆奄然而化嗚呼甚哉守成之難也非特守之難而授之者尤難非授之難而知其可受者為難商有天下成湯作之太甲守之而中有不類之憂駕非阿衡之佐則求其思庸之復也難矣周有天下武王作之成王守之而中有流言之變駕非周公征之則求其克鷲之雅也亦難矣以唐太宗之豐功大業一正天下建不拔之基而晉王之立殺父之



臣夫父之政卒至於大亂，則不及於太宗者，宋元宗
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利，勤政如
一，嚮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闡楚，師旅
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揚者易
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揚矣。以新造之
唐，而守之非道，不戢乎朝鮮，而文振其亡也。不旋踵
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報如也。
悲夫。

南唐書卷之四

南唐書卷之五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
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於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
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
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覩會通以應世，則處
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
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於路寢，而昭公客死於
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
公即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



臣夫父之政卒至於大亂，則不及於太宗者，宋元宗
即位一十九年，有經營四方之志，約已慎利，勤政如
一，嚮非任用羣小，屏棄忠良，國用不殫於闡楚，師旅
不棄於淮甸，則庶幾完成之君也。志有之曰：揚者易
生之木也。一人植之，十人拔之，無生揚矣。以新造之
唐，而守之非道，不戢乎朝鮮，而文振其亡也。不旋踵，
故周世宗以衰世之鋒，一鼓而十四州之地，報如也。
悲夫。

南唐書卷之四

南唐書卷之五

後主書第五

嗚呼！春秋之時，君薨，明年正月，公即位，自桓公始，宣
成而下，未嘗革也。昭公薨於乾侯，定公於明年夏六月
戊辰即位者，其故何哉？蓋非常之變，起於不可測，
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古之人，觀會通以應世，則處
非常之變，用非常之禮者，皆禮經之所不得而考也。
義起於情而已矣。且諸侯薨於路寢，而昭公客死於
乾侯者，非常之變，起於不測也。嗣君釋冕反喪，而定
公即位於明年六月者，非常之禮，行於不得已也。元



從信王于遼
江五

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王。南都留守從益。節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

五以七月七日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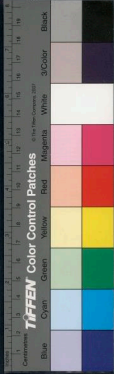
宗祖於豫章。後主留守建康。必待喪運既贖而後即位。其偶合於定昭之事乎。正聖人制禮。立天下之大經。為天下之大防也。情偽之變無窮。而禮之所載有常。以有常之禮。御無窮之變。則亦隨其宜而已矣。故禮不盡而義有餘。則禮以義起。義不足而禮有餘。則義以禮達。君子遭變亂而無曠於禮者。在審其義爾。大喪禮之大典。禮經載之詳矣。而曾子之所問者。禮經有所不及也。變禮之不測。曾子問載之詳矣。而國君薨於外。世子立於內者。曾子問有所不及也。非趨時而合義。其孰能與於此哉。

德鍾不競。孰匪天亡。日月俱照。燭火銷光。作後主書。後主名煜。字重光。初名從嘉。元宗第六子也。少而聰慧。善屬文。工書畫。初封安遠郡公。淮上兵起。為神武

軍都虞候。浚淮巡撫使。累遷諸衛大將軍。諸道副元帥。封鄴王。太子翼卒。四兄皆早亡。以次為嗣。改王吳。拜尚書令。知政事。建隆二年。元宗南遷。立煜為太子。

監國。六月。元宗祖於豫章。七月。喪運建康。太子即位。尊母鍾氏為太后。太后父名太章。故改號聖尊后。妃

周氏為國后。封弟從善為韓王。南都留守從益。節王從謙。宜春王。從度。昭平郡公。從信。文陽郡公。以右僕



是宮初易名也

射屨績為司空。依前平章事。大赦境內。文武進位有差。罷諸路屯田。使委所屬令佐。與常賦俱征。初南唐使專掌。至洪徽其使。而屯田佃民。施公文之稅。八月。鄂州王崇文卒。以南郊巡檢使黃延諤為武清軍節度使。留後。冬。十月。以南都留守韓王從善為司徒。兼侍中。諸道兵馬副元帥。以鉅王從益為司空。南都留守下令。諸司無職事官。四品以下。至九品。日二。負侍制於內殿。泉州劉從勳。遣其子紹基來貢。三年。劉從勳卒。州人立其次子紹鑑為留後。紹基未還。統軍使陳洪進執紹鑑。并其族。送於金陵。推立其副張漢思。漢思老不任事。洪進逐

之。自稱留後。國至。即以洪進為清源軍節度使。以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紹鑑為監門衛中郎將。句容尉張佖上言。為理之要。詞甚激切。國主手批慰諭。召為監察御史。以神武統軍朱業為寧國軍節度使。以潤州林仁肇為神武統軍。秋。七月。建州陳誨卒。禮部尚書潘承祐卒。以江州何洙為左武衛上將軍。封芮國公。以宣州朱業鎮江州。以神武統軍林仁肇為寧國軍節度使。乾德元年夏。左武衛上將軍何洙卒。秋。七月。以兵部尚書游簡言知尚書省。遷右僕射。是歲。南平高繼沖歸于京師。國除。初。金陵臺閣殿庭皆用



正月長仁龍始
書不居之說不從

鴻叟自乾德後朝廷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二年春
正月始用鐵錢以鐵錢使戶部侍郎韓熙載為兵部
侍郎勤政殿學士初烈祖將殂謂元宗曰德昌宮泉
布億萬緡以給軍用吾死善修隣好北方有事不可
失也及元宗即位兵屢起德昌宮布既竭遂鑄唐園
錢其文曰唐國通寶又鑄大唐通寶與唐園錢通用
數年漸弊百姓盜鑄極為輕小保大末兵窮財乏鍾
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徑寸七分重
十八銖字八分書背面勻好皆有周郭謨謀遂廢至
是有鐵錢之議每十錢以鐵錢六雜銅錢四既而不

三月金鑄世數
如百華世金
古學九福主
依聖修錄

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錢貿易物價爭湧民復盜鑄頗
多芒刺不及官場圓洩雖重其法犯者益衆至末年
銅錢一當鐵錢十禮部侍郎馮悅上言泉布屢變亂
之招也且豪民富商不保其業則日益思亂累數百
言不報夏鄆州黃延諫卒以宣州林仁肇代九月封
長子仲寓清源公次子仲宣宣城公冬十月仲宣卒
遣封岐王十有一月國后周氏殂三年春葬昭惠后
于懿陵蜀孟昶停於三京師國除以江州朱業為神
武統軍侍衛都軍使以虔州留後榮充貞為奉化軍
節度使夏以司空平章事嚴續鎮潤州秋九月聖尊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1996 Tiffen Company, 2007

Centimeter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公選進集卷
使名漢魏

三月戊申
五月丙午
五月丙午
五月丙午

是年歲次
是年歲次

后鍾氏祖召南都留守鄧王從益還都。以鄂州林仁
肇為南都留守。南昌尹英光穆皇后於順陵。朝廷許
復帝號。故鍾四年夏五月。以吉州刺史楊守忠為武
清軍節度使。留後秋十月。神武統軍朱業卒。十有二
月。潤州嚴續卒。五年春。命兩省侍郎諫議大夫給事
中書舍人集賢勅政殿學士。分夕於光政殿宿直。
國主引與譚論。或至夜分。開寶元年夏。江王景暹卒。
冬。十有一月。納后周氏。昭惠之母弟也。二年春。以左
僕射游簡言兼門下侍郎。平章事。夏。簡言卒。以禮部
侍郎湯悅為門下侍郎。平章事。知制誥張洎上疏曰。

悅非經綸之才。不宜處鈞衡之地。國主以悅文學舊
臣。特加獎用。乃罷洎職。冬。較獵於青龍山。還憇大理
寺。親錄囚徒。原貸甚衆。韓熙載奏獄訟有司之事。固
圍之中。非車駕所至。請捐內帑錢三百萬充軍資庫
用。國主從之。曰。純懲糾謬。其熙載之謂乎。天子詔國
主諭南漢稱臣。劉鋹怒執我行人。韓慎儀三年。中書
侍郎韓熙載卒。贈平章事。命境內崇修佛寺。又於禁
中。廣聚僧尼。精舍多聚徒衆。國主與后。頂僧伽帽。衣
袈裟。誦佛經。拜跪頓顙。至為虔贖。由是建康城中僧
徒。迨至數千。給廩米緡帛以供之。四年春。劉鋹俘於



詩話雜記書不
名從之

漢書有全文

京師國除夏四月齊王景達卒遣弟韓王從善入朝
留于京師授泰寧軍節度使國主表求從善還國
不許自從善不還四時宴會皆罷登高賦文以見
意曰原有錫兮相從飛嗟嗟季兮不來歸常快快以
國戚為憂冬有商人上密事請往江陵竊燒皇朝
戰艦國主惧事泄不聽商人遁去五年春皇朝屯
師漢陽鄂州楊守忠以聞人心大恟乃貶損制度下
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內侍府尚書省為司
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府翰林為文館樞密院為光政
院降封韓王從善為南楚國公鄧王從益為江國公

內史李元振知書
舉取諸道三
人之命法備殿學
士取道漢之文
王御筆文湯此
命

吉王從諫為鄂國公其餘官號多有改易殿庭始去
鸞唳每遇皇朝使至國主衣紫袍備藩臣禮使退
服御如初六年春皇朝使中書舍人盧多遜來聘
國主願受封拜不許洪州林仁肇卒冬中書舍人
潘佑薦衛尉卿李平判司農寺又薦平知司會麻羣
情紛紛以為朋黨佑上書極言時政允七章不止有
家國陰險如日將暮之辭國主惡之乃收平下大理
七年皇朝使閩門使梁逾來聘從容謂國主曰今
歲國家有紫燎之禮當入助祭國主唯唯不答秋中



開元七年李承
拔嘉州九縣逃

書舍人李穆賁 詔曰朕以仲冬有事于園丘思與
卿同閱犧牲國主辭以疾穆反命遂決進取九月王
師自荆湖直趨池州池州主將戈彥景城走遂克
池州進軍當塗將軍張溫鄭彥華杜真相繼敗績下
教去開寶年號公私饋籍稱甲戌歲江南自周世宗
後不復用兵僅二十年老将已死主兵者皆新進少
年以功名自負叛抗王師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
日有千數及過輟取北中外奪氣戒嚴城守國主遣
徐鉉周惟簡奉表乞緩師不答王師進屯建業城
南十里時維下池州及姑熟餘郡皆未奉命糧道

阻隔拱若水請於采石繫浮橋以利轉輸每歲大江
春夏暴漲謂之黃花水及王師至水皆退小故識
者知其有天命焉吳越圍常州軍使余威禮劫刺史
禹萬誠以降吳越進圍京口議者以京口要害之地
當得良將守之乃拜親吏劉澄鎮海軍節度使留後
以凌波軍都虞候盧絳為援澄已懷嚮背因說絳還
金陵而自率將吏降越秦州洋州制置使劉茂忠破
潭師於境內拜茂忠秦州刺史八年春閩民為師徒
昇元劫均量民田以定科賦自二籍以上出一率號
義師中有別籍分扈又出一率號新擬生軍民有新



置物產者亦出一卒號新擬軍又於客戶內有三丁者抽一卒謂之團軍後改為拔山軍使物力戶為帥以統之保大中許郡縣村社競渡每歲端午官給絲段俾兩面較其遲速勝者加以銀碗謂之打標舟子皆籍其名至是盡蒐為卒謂之凌波軍又率民間傭奴贖塔謂之義勇軍又募豪民能自備緇帛兵器招集無賴亡命謂之自在軍又括百姓自老弱外能被堅執銳者謂之排門軍并屯田白甲之類凡一十三等皆使扞敵守把夏諫神衛統軍諸軍都虞候皇甫繼勳秋洪州節度使朱令贇將兵一十五萬屯潯陽

命世壽如高舉
及孫碑等三
人及弟

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而王師反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至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劉克貞代鎮湖口克貞以病留令贇亦未進國主累促之令贇以長筏大艦帥水陸諸軍至虎踞洲與王師遇舟筏俱焚令贇死餘衆皆潰金陵受圍經歲城中斗米者相救藉自潤州降後不聞外信或云令贇已敗國主猶意其不寔冬百姓疫死士卒乏食諫云大軍決以十有一月乙未破城國主議遣其子清源公仲寓出通降款左右以謂堅壘如此天象無變豈可計日取降是日城果陷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

特字忠厚為水行
及弟承假帥世襲
官



高宗敬學士
廣學法元

墨跡。國主嘗謂所幸寶儀黃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爾可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文籍盡燬。光政使陳喬曰。吾當大攻。使國家致此。非死無以謝。乃自縊。死。諸將戰沒者猶數十人。昇元寺閣崇構。因山為基。高可十丈。平旦閣影半江。梁時為瓦棺閣。至南唐。民俗猶因其名。士大夫暨豪民富商之家。美女火婦。避難於其上。逾數百人。越兵舉火焚之。哭聲動天。一旦而墟。大將曹彬整軍成列。至其宮門。門開。國主跪拜。納降。彬答拜。為之盡禮。先是宮中預積薪。埋誓言。社稷失守。當携血屠。赴火。既降無國主之說。故書名。既見彬。彬諭

以歸。朝俸祿有限。費用日廣。當厚自齋裝。一歸。有司之籍。即無及矣。遣煜入治裝。裨將梁迥田欽祚力爭。以謂苟有不虞。必將誰執。彬笑而不答。迥等固諫。彬曰。彼能出降。安能死乎。翌日治舟。彬遣健卒五百人。為津致輜重登舟。一卒負籠下道。旋。彬立斬之。負擔者固敢蹉跌。煜以箴中黃金分遺。迥臣辦裝。張佖得金二百兩。詣彬自陳。不受。請奏其事。彬以金輸官。而不以聞。煜舉族冒雨乘舟。百司官屬僅千艘。煜渡中江。望石城泣下。自賦詩云。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

卷之三

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淡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

堪開坐細思量互沐口登普光寺擊拳讚念久之散

施婚帛甚衆九年春停至京師封遠命侯授左千

牛衛上將軍太宗皇帝登極改封隴西公太平興

國三年公病書公者皇命翰林醫官視疾中使慰

諭者數四翌日薨在偽位十有五年年四十二追封

吳王以王禮葬洛京之北卽山江南人聞之巷哭鼓

齊王著雜說百篇時人以為可繼典論又妙於音律

舊曲有念家山王親演為念家山破其聲焦殺而其

名不祥乃取微也復書王者皇朝追封也徐鉉曰

綱五指子皆孝而後主時甚效睦

親族亦無不至唯以好生當民為除帝欲群臣和於

朝不欲聞人過章疏有糾論稍許者皆寢不報酷好

古道而國制勢設羣臣多守帝充位不克如意數日

天下無周公仲尼吾道不可行也已刑法太寬亦無

過此及大兵之際上下感思故人無異志咸令不素

著故莫盡死力蓋亦天授大宋非人謀所及也

嗚呼隋文帝初輔政于周內有五王之難外罹尉遲

迴司馬消難王謀之亂方是時指鹿逐兔未知適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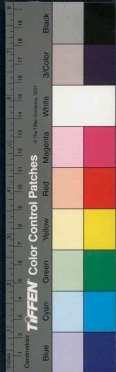
武夫悍將誰無覬覦蕭蕭承武皇享國之長有席卷

山南之勢而區區敬慎不敢連樹迴策者信其臣柳

莊之言預知隋公之必興故也劫迴叢爾江南復觀

真人之作而不為之退聽其罪當如何哉李氏有國

肇於天福或於開運削於顯德亡於開寶豈非有幸



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繼以周世宗之時，割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感矣。及屬皇朝，善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偽，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為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國者也。

南唐書卷之五

南唐書卷之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之所以為憲者，毋傾城之格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為事，以貞為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徽傳太姒，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闈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



於亂世而不容於治世。繼以周世宗之時，割國降號，稽首稱藩，其勢固已感矣。及屬皇朝，善天之下，莫不翹首太平，而猶竊土賊民，十有六年。外示柔服，內懷僭偽，豈非所謂逆命者哉。及其計窮勢迫，身為亡虜，猶有故國之思，何大愚之不靈也。若此，後主樂府詞云：故國夢初歸，覺來雙淚垂。又云：小園昨夜又西風，故國不堪翹首月，明中國者也。

南唐書卷之五

南唐書卷之六
女憲傳第一

嗚呼！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齊家之法，在於女憲。而女之所以為憲者，毋傾城之格也。毋索家之言也。究德性之厚，原道化之本，不過於以順為事，以貞為節而已。順貞以化天下，何往不格哉。是故觀刑二女，虞舜惟帝，徽傳太子，西伯惟王。帝王之德配天地，而推其本始，以言之，必自於閨闈之近者。凡以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作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為亂兵畧取
父歿以父兄在朝
封父表得恩賜
祖妣氏皆為廢
海會王太后為廢
祖命為結皇躬
唐唐子即居善居

女憲傳

先主元恭皇后宋氏不知其世裔也幼為亂兵畧取
義祖得之常置帳下會先主喪其正室義祖指宋氏
謂先主曰是必有福今以乞女先主御之不書葬之
惡生嗣主及景遷景遂立為繼室治內有法
不苟言笑常以端嚴自持雖妾媵之間儼如賓客義
祖死于建業知詢等督先主奔赴先主欲往宋氏從
容諫曰移孝為忠臣子之常況權重身危而輒罷所
執何異大河倒持柄不在我矣先主大悟因寢其行
而命周宗赴金陵天祚二年封齊王妃先主受禪冊

帝建隆黃帝始建
治年召起制心口
以此為始故書于上
為二

命為皇后昇元末先主服餌金石性多暴怒左右賴
后以范者甚眾嗣主即位上冊為皇太后每元宗朝
太后言惟勞其良苦而已至於治理無一言及之常
曰婦人預外事非國之福也保大三年殂葬永陵謚
元恭

元恭元宗六宮列
女字中

元恭元宗六宮列
女字中
元恭元宗六宮列
女字中
元恭元宗六宮列
女字中

先主种氏不知其品秩也江西良家女性警悟通書
計常親雜去飾而態度閑雅宛若神仙初進入宮年
甫十六久不得幸宋后教數薦引既承恩寵服御輒
亞於后而諸宮罕得進御及生江王景邁僭侈尤甚
一日先主幸元子齊王宮遇其親理樂器先主大怒



封太妃

太章次女

切責數日。种氏乘間言景邁才過齊王。先主作色曰。子之過。父戒之常理也。國家大計。女子何預。遂叱內臣。捧庭下去。替珣幽于別宮。數月。命削髮為尼。先主祖种氏泣曰。人彘骨酥。復見於此矣。其後歸景邁宮。宋太后屢欲甘心。賴元宗保全之。竟以壽終。每於后
貌而於婿
御詳言之
 嗣主光穆皇后鍾氏。度州刺史太章之女。太章初為裨將。義祖用之。以殺張顛。既而自大。先主欲絕之。義祖曰。昔無太章。吾族赤矣。汝曹安所託乎。今日富貴。太章力也。背之不可。乃命以太章女配嗣主。義祖初

見歎曰。非此兒不敵此女。嗣主起家自尚書郎。至于將相。鍾氏始封縣君。累加國夫人。昇元中封齊王妃。嗣主即位。冊為皇后。后少長富貴。不事玩好。副葬大練。淡如也。既居大位。歲時賜予。必先諸媼。然後及中宮。以故嗣主樂推諸弟。而終無間言者。后勉之為多。淮上兵起。國步多艱。后亦損常膳。不舉樂者數月。後主即位。冊為太后。以父為太章。故號聖尊后。乾德三年。聖尊后祖葬順陵。謚光穆。大章
 嗚呼。南唐建國始。僭皇后之號。及其衰削。猶有國后之稱。至於六宮品秩。雖無所考。而內夫人之品。保儀



之狹。各因事見。其餘名號。借擬天子。亦可知矣。前朝
後主昭惠后周氏。小字娥皇。大司徒宗之女。甫十九
歲。歸于王宮。適書史善音律。尤工琵琶。元宗賞其藝。
取所御琵琶。時謂之燒槽者。賜焉。燒槽之說。即蔡邕
焦桐之義。或謂煇材而斲之。或謂因焚而存之。元宗
南幸豫章。詔音存閱。以今婦稱後主。即位。冊為國后。
后雖在幼齡。婦順母儀。宛如老成。唐之盛時。霓裳羽
衣。最為大曲。羅虬替師曠職。其音遂絕。後主獨得其
譜。樂工曹生亦善琵琶。按譜粗得其聲。而未盡善也。
后輒變易訛謬。頗去淫溢。繫手新音。清越可聽。後主

嘗演念家山舊曲。后復作邀醉舞。恨來遲。新破。皆行
于時。中書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
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
非吉徵也。歲餘。周后子母雖死。後主國步浸微。音之
所起。實由人心。而嘽緩。嗾殺。治亂。應之。豈虛言乎。后
生三子。皆秀嶷。其季仲宣。傑。寧。清。峻。后尤鍾愛。自鞠
視之。后既病。仲宣甫四歲。保育於別院。忽遘暴疾。數
日卒。后聞之。哀號頓仆。遂致大漸。後主朝夕視食。藥
非親嘗不進。衣不解帶者累夕。后雖病亟。莫逆如常。
謂後主曰。婢子多幸。託質君門。冒寵乘華。凡十載矣。

女子之榮莫過於此所不足者子孺身歿無以報德
遂以元宗所賜琵琶及常臂玉環親遺後主又自為
書請薄葬越三日沐浴正衣冠自內含王殂于瑤光
殿之西室時乾德二年十一月甲戌也享年二十九
明年正月壬午遷靈柩于園寢後主哀苦骨立杖而
後起踐之也何譏也自為誄曰天長地久嗟嗟蒸民
嗜欲既勝悲歎糾紛緣情攸定觸事來洋憤盈世逸
樂歎愁歎況烏還矣茂夏凋春年彌念曠得故亡新
關景頽岸世閨川奔外物交感猶傷昔人說夢高唐
誕誇洛浦搗屈平虛赤憫終古況我心摧興哀有地

蒼蒼何辜藏子伉儷窈窕難追不祿于世玉潤珠圓
頊然破碎柔儀俊德孤狀鮮雙纖瓊挺秀婉孌開揚
艷不至冶慧或無傷盤紳美諫慎肅惟常環珮爰節
造次有章含翠發笑擢秀騰芳鬢雲留鬢服彩飛光
情潮春媚愛語風香環安稟興金冶昭祥婉容無犯
均教多方茫茫獨逝捨我何卿昔我新婚燕爾情好
媒無勞辭筮無違報歸妹遂終咸文協兆俛仰同心
綢繆是道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終姓告
嗚呼哀哉志心既遠孝愛克全殷勤柔握力訴危言
遺情昭昭哀淚漣漣何為忍心覽其哀編絕艷易凋



連城易脆。實曰能容。壯心是醉。信美堪餐。朝餓是慰。
如何一旦。同心曠世。嗚呼哀哉。豐才富藝。女也克肖。
采戲傳能。奕基逞妙。媚動占相。歌縈柔調。茲蕞爰贊。
奇器傳華。翠虬一舉。紅袖飛花。情馳天降。思接雲涯。
發揚掩抑。纖繁洪奮。窮幽極致。莫得微瑕。審音者仰。
止。達樂者興。嗟曲演未遑。破傳邀舞。利撥迅手。吟商。
逞羽。制華常調。法移牲度。剪遏繁態。蕩成新姬。霓裳。
舊曲。韜音淪世。失味齊音。猶傷孔氏。故國遺聲。忍乎。
湮墜。我稽其美。爾揚其祕。程度餘律。重新雅製。非子。
而誰。誠各有類。今也則亡。永從遐逝。嗚呼哀哉。該茲。

碩美。鬱此芳風。事傳遐禩。人難與同。式瞻虛館。空尋。
所蹤。追悼良時。心存目憶。景旭離憂。風和繡額。燕燕。
交音。洋洋接色。蝶亂落花。雨晴寒食。接筆窮歡。是宴。
是息。含桃薦實。畏日流空。林暉晚籜。連舞疎紅。煙輕。
麗服。雪瑩脩容。纖眉苑月。高髻凌風。輯柔爾顏。何樂。
靡從。蟬響吟愁。槐凋落怨。四氣窮衰。萃此秋晏。我心。
無憂。物莫絲亂。絃爾清商。艷爾醉盼。情如何其。式歌。
且宴。寒生蕙幔。雪舞蘭堂。珠籠暮捲。金爐夕香。麝爾。
渥丹。婉爾清揚。耿耿夜飲。予何爾忘。年去年來。殊歡。
逸賞。不足光陰。先懷悵快。如何倏然。已為疇景。嗚呼。

哀哉孰謂逝者荏苒彌踈我思妹子永念猶初愛而不見我心燬如寒暑斯疾吾寧御諸嗚呼哀哉萬物無心風煙若故唯日唯月以陰以雨事則依然人手何所悄悄房櫳孰堪其處嗚呼哀哉佳名鎮在望月傷娥雙眸永隔見鏡無波皇皇望絕心如之何草樹蒼蒼哀摧無際歷歷前截多多遺致綠竹聲悄綺羅香杳想淚乎悒悒恍越手憔悴嗚呼哀哉歲云莫兮無相見期情眷亂兮誰將回依維昔之時兮亦如此維今之心兮不如斯嗚呼哀哉神之不仁兮歛怒為德既取我子兮又毀我室鏡重輪兮何年蘭馨香兮

何日嗚呼哀哉天漫漫兮愁雲騰空暖暖兮愁煙起娥眉寂寞兮閉佳城哀寢悲氛兮竟徒爾嗚呼哀哉日月有時兮龜著既許蕭瑟淒咽兮旂常是舉龍輻一駕兮無束轡金屋千秋兮永無主嗚呼哀哉木交杓兮風索索烏相鳴兮飛翼翼弔孤影兮孰我哀私自怜兮痛無極嗚呼哀哉應寤皆感兮何響不哀窮求弗獲兮此心曠措孰無聲兮何續神永逝兮長乖嗚呼哀哉杳杳香真茫茫天步拔血撫柳選子何所荀雲路之可窮冀傳情於方士嗚呼哀哉每於花朝月夕無不傷懷如又見桐花叢舊枝一樓煙雨暮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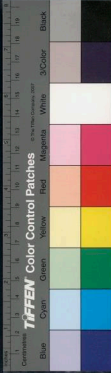


樓凭欄悵恨人誰會。不覺蒼然淚眼低。層城無漫見
嬌姿。佳節纏哀不自持。空有當年舊煙月。芙蓉池上
哭娥眉。皆因后作。又嘗與后移植梅花于瑤光殿之
西。及花時而后已殂。因成詩見意曰。殷勤移植地。曲
檻小欄邊。共約重芳日。還憂不或妍。阻風開步障。乘
月溉寒泉。誰料花前後。娥眉却不全。此不特叙其幽
思。且以興內助之艱難。而不得與之同樂。又云。夫却
煙花主。東君自不知。清香更何用。猶叢去年枝。此足
以見光景於人無情。而人於景物不可認。而有之也。
悲夫。至於書靈蓮手巾云。浮生苦憔悴。壯歲失嬋娟。

汗手遺香漬。痕眉染黛煙。書琵琶背云。仗自有如削。
難勝數縷條。天香留鳳尾。餘燼在檀槽。觸物寓意類
如此。初烈祖為刺史時。后父宗給使左右。及贊禪代。
尤為親信。元宗以宗為社稷元老。故聘其女為吳王
妃。克相其夫。顯於諸子。而身居國母。可謂賢也。陵曰
懿陵。諡昭惠。方是時。南唐雖去帝號。而其餘制度。尚
未減損。如元宗之葬。猶稱皇帝。故昭惠雖謂之國后。
而羣臣國人皆稱曰皇后焉。
後主繼室周后。昭惠之母弟也。警敏有才思。神彩端
靜。二后之貌。見周宗傳。昭惠感疾。后常出入卧內。而昭惠未之

禮人倫之本。承祖宗主祭祀。請恭拜。佑以為王者婚禮。不可與庶人同。請不答拜。又車服之制。互有矛盾。議久不決。後主令文安郡公徐遊評。其是非。時佑方寵用。遊希音奏佑為是。既而遊病疽。絃戲謂人曰。周孔亦有樂乎。將納采。後主先令校鵠代白鴈。被以文綉。使衛書後靡。不經類如此。及親迎。民庶觀者。或登屋極。至有墜瓦而斃者。后自昭惠殯。常在禁中。後主樂府詞。有^祕懽步^香增手^提金^鑄鞋之類。多傳于外。至納后。乃成禮而已。翌日。大醮羣臣。韓熙載以下。皆為詩以諷焉。而後主不之譴。歸于京師。去號位。徙夫

知也。一日因立帳前。昭惠驚曰。妹在此耶。后初未識。嫌疑。即以實告曰。既歿日矣。昭惠惡之。返卧不復顧。昭惠殯后。未勝禮服。待年宮中。明年。鍾太后殯。後主服喪。故中宮位號。久而未正。至開寶元年。始議立后為國后。南唐李國日淺。而三世皆娶于藩。故國主婚禮。議者不一。詔中書舍人徐鉉。知制誥潘佑。與禮官恭議。鉉曰。婚禮。古不用樂。佑以為。今古不相沿襲。固請用樂。鉉曰。樂古房樂。無鍾鼓。佑曲引詩。窈窕淑女。鍾鼓樂之。則房樂宜有鍾鼓。后初見君。後魏書有。后先拜。後起。帝後拜。先起之文。鉉因此以為夫婦之



之爵。太平興國三年。隴西公薨。周氏亦薨。後主保儀黃氏世為江夏人。父守忠。遇亂流徙。湘湖事馬氏為裨將。馬希萼之難。守忠死之。邊錫下湖南。得黃氏。甫數歲。奇其貌。內後宮。後主即位。選為保儀。容態華嚴。冠絕當世。顏顰笑無不妍。妓其書學。伎能皆出於天性。後主雖屬意。會小周專房。由是進御稀。而品秩不加。第以掌墨寶而已。墨寶書籍之類。黃氏服勤降禮。以事小周。故同時美女。率多過害。而黃氏獨不遭謫。以其事之盡也。初。元宗後主皆妙於筆札。博收古畫。有獻者。厚賞之。宮中圖籍萬卷。尤多鍾王墨跡。

皆繫保儀所掌。都城將陷。後主謂黃氏曰。此皆吾所寶惜。城若不守。即焚之。無使散逸。及城陷。圖籍俱燬。靡有遺者。黃氏隨後主。停至京師。辛嗚呼。魯文公成禮于齊。春秋譏之。謂其非婚姻之正也。矧周氏御於宮中者數年。然後以迎禮歸之。吁。可恠哉。周官九嬪。世婦女御。有德則充。否則闕焉。故無常數。而又掌于冢宰。則知先王之所以治內。至正而盡禮也。後世德不勝色。肆情敗度。怨女以千數。淫費以萬計。况亂世乎。以烈祖之英傑。尚困於种氏。北雉之微。幾致家索。元宗適丁兵革。擣女謁之。或舊史不載。觀其樂府。



艷麗則天機亦淺矣。後主二周，抑又甚焉。故予惡書之，皆不免為春秋之罪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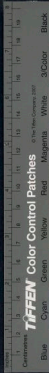
徐主，義祖長女也。性嫻睦，動循禮法，嘗懼塞擇配，初義祖疑李德誠有忒志，德誠不自安，因使其子建勳入謁義祖。義祖見之，太驚，曰：「有子如此，非惡人也。」以主妻之。烈祖受禪，徐為郡公主。建勳為宰相，上章改時政，許之。建勳密表曰：「制置大事，若可以臣下請，是以善歸己，以過歸君也。」請宣中旨行之。表未報，而建勳命中書舍人草制，給事中常夢錫奏建勳專造制書，烈祖大怒，欲罷建勳。徐主入謂烈祖曰：「吾父在日，

凡不嘗求兒與李郎耶？何弃之速！」烈祖曰：「此國事也，吾與李郎親舊如故，召入禁中，慰喻久之，建勳致政，賜號鍾山公。徐主四時拜賜，自稱鍾山老嫗，而不稱所封郡國。蓋將有所激也。」元宗優容之。先建勳卒，承興公主，烈祖女也。烈祖為吳相，東政，以女為吳世子璉妃。及禪代，宋齊立，請離其婚。烈祖不許，封承興公主。人每稱為公主，則流涕憤惋。或問其故，曰：「吾為冢婦，而廟不血食，可不悲乎？」諸凡惡之。烈祖曰：「內夫家而外父家，婦人之德也。」何罪之有！乃以吳世子為中書令，池州節度使璉卒，主亦繼卒。吳人哀之。



嗚呼三代而下形史詳矣南唐載籍疏脫婦順女憲
不可得而書也老嫗之稱流涕之感其旨微哉
余洪妻鄭氏洪事王延政為大將會南唐平建州鄭
氏有殊色為亂兵畧取裨將王建封逼之鄭氏志不
可奪劫以利刃亦不為屈建封嗜人肉而畧婦人百
許人日殺一人以食引鄭示之曰汝懼乎鄭曰願早
充庖為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查文徽文徽見
之曰國色也將以薦牀席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
夫節婦宜加旌賞以勵風俗王司徒出於卒伍不識
禮義且無足恠君侯知書為國大將當有表率群下

風化遠方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其欲妾有死
而已連殺為惠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伺之
吳媛其先汴州浚儀人唐史臣競之後也父志野義
不食梁粟僑廬陵務德不曜媛生數歲口無戲言順
奉姆教宛如夙授豪民段生五十而無子因以禮聘
之歸段氏為雜室生子暮月段生卒父母以其少而
美俾移所天媛斃面自誓志不可奪抱孤嬰以奉舅
姑匿費溫漬皆躬為之教其子為成人而生業益厚
韓熙載使江西錄其清節云



南唐書卷之六

南唐書卷之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繫論也。漢鑿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叢漢則善惡兼容。汾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辨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為尚書九卿。出為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汾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之七。宗室傳。之七。宗室傳。之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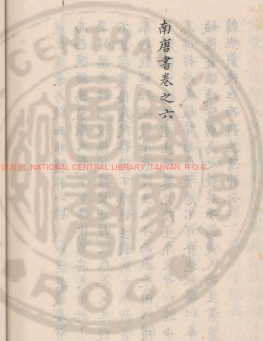
南唐書卷之六

南唐書卷之七

宗室傳第二

嗚呼。性有善惡。法有賞刑。弗可繫論也。漢鑿秦之弊。而宗戚子弟。茅土過制。魏規漢之失。而黃初之後。宗戚虛封。叢漢則善惡兼容。汾魏則賢否并棄。賞刑惡得而辨哉。唐有天下。子弟得預外任。格則庸。否則戚。故入為尚書九卿。出為都督刺史。間有人焉。南唐宗室。委任尤重。豈汾唐之舊歟。抑亦董之得其道歟。蓋天下分裂。君無世臣。臣無定主。委任宗室。猶愈於他人故也。作宗室傳。之七。宗室傳。之七。宗室傳。之七。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楚王景遷烈祖第二子元宗母弟也幼警悟讀書一覽輒不忘及長美姿儀風度和雅尚吳公主為駙馬都尉而服用素儉不事華侈烈祖愛其純謹大和三年烈祖出鎮金陵以元宗為司徒平章事居中輔政宋齊丘每忌元宗欲自結於景遷乃薦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賞其聲聞齊丘奏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咸稱景遷之美烈祖於是召元宗至金陵授鎮海軍節度副使即以景遷為太保平章事代秉國政有奪嫡之漸此齊丘謀也所以然者以景遷幼懦他日得國授之已為元老易於窺竊烈祖覺之遂

罷齊丘以為己副景遷猶摠大政天祚二年景遷病請以兄弟自代乃拜其弟景遂為門下侍郎叅政事景遷卒葬飲馬池之陽禪代之後諸子例封王爵保大初元宗政封諸弟追贈景遷楚王命江文蔚為碑以表其墓以其泰死無子故後主亡國詩云兄弟四人三百口謂元宗景遂景達景邁也景遷不與焉晉王景遂烈祖第三子元宗母弟也制行雅循有君子之風天祚二年景遂病不能輔政即以景遂為門下侍郎叅政事父子四人迭輔政在李氏也烈祖受禪封壽王諫皇祖於丹陽景遂往督喪事望樞哀慟觀者悅之



元宗即位改王燕娥以景遂代儲副固諫不許遂立
為太弟景遂用易字曰退身以示不處之志恭摠政
事時有獻替閭與朝士官屬飲宴賦詩嘗以玉杯行
酒座客傳斝以為寶贊善張易乘醉擲之曰貴寶輕
士殿下得無累乎座皆失色而景遂飲容謝之由是
待易愈謹易遷工部侍郎泛海使契丹景遂手疏曰
朝臣如張易者宜置諸左右不宜仗之泛不測之淵
投足遠夷元宗荅以此行非易不可遂行顯德五年
累表讓儲副乞守舊封授江西道兵馬大元帥封普
王適當克疑啓求大臣以自副命兵部侍郎李徽古

陸書云太子力與
使王任乾就之
未款禮已清

副之以徽古傲狠專恣陵忽過甚景遂欲斬徽古而
自拘於有司察吏諫止一日暴疾嚮空頓揖退謂左
右曰上帝命我代許旌陽遂卒年三十七復贈太弟
諡文成如關公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
齊王景達字子通烈祖第四子元宗之母弟也順義
四年旱七月既望雲祀得雨景達以是日生因小字
兩師成童爽悟與羣兒異烈祖薨之物封信王元宗
即位改封鄂王景選侍中進封燕王及景遂為太弟
以景達為元帥中書令徙王齊為理嚴察人多憚之
好神仙脩鍊之事託空徐錯獻述仙賦以諷遂絕所

陸作茲據此致
作銘



妖嘗從元宗遊苑中乘小舟而覆左右惶駭景達入
水負元宗出性非善水而能蹈之者忠誠之至也元
宗多與宗賊逆臣曲宴如馮延巳陳覺魏岑之徒喧
笑無度景達每呵責之嘗與延巳會飲延巳欲以詭
佞賣恩佯醉撫景達首曰爾不得忘我景達大怒入
白元宗請致之死元宗愍諭而已出謂所親曰吾悔
不先斬以聞太子讚善張易從容謂景達曰羣小構
扇其禍不細大玉力未能去自宜隱忍景達由是罕
預曲宴每被召輒辭以疾景達雖剛毅而不歷軍容
及為元帥帥師淮上軍政皆出於陳覺署紙尾而已

朱元叛諸軍大敗景達與覺遁還金陵上印綬尋拜
浙西節度使景達復以用兵之地固辭改撫州元帥
自淮南敗績日以酣飲為務及至鎮委任寮屬怠於
視事後主即位就加太師尚書令奉以叔父之禮開
寶四年卒於鎮年四十七陸倕追贈太弟葬廬山謚孝昭
江王景邁字宣遠烈祖第五子也烈祖初受禪以十
二月二日為仁壽節南唐祚前惟此一見景邁以是
日生故小字仁壽烈祖愛其母种氏而景邁為季由
是愛過之意過於諸子及种氏得罪景邁尚幼元恭
皇后鞠之如已出烈祖以其母嘗有改立之請故封



齊不加以遠嫌也。至元宗即位始封保寧王。改封信
王。出為慶州節度使。簡易節儉。度人安之時。諸王大
臣皆喜。浮屠而獨景。過非毀佛書。專以六經名教為
事。賴縣令卒成喪之日。其尉卻維良張樂飲酒。景過
立奏黜之。書記孫峴海錄諫其過。失景過為之加禮。
及峴卒。厚給其家。時人以此美之。後主即位。徙王江
就拜侍中。開寶元年。年三十二。贈中書令。謚昭順。
太子翼。元宗元子。初封東平郡公。元宗即位。徙王南
昌。避儲副之位。留守東都。保大三年。立景遂為太弟。
以其為燕王。依前東都留守。八年。移鎮潤州。周師至

廣陵。越人寇常州。元宗以翼尚少。不習軍事。召還都。
翼會將吏問之。裨將趙鐸曰。大王為元帥之重。眾心
所恃。一卻。臣則部下搖矣。翼乃奏多壘之秋。義無就
逸。乞効用以死報國。元宗許之。乃命柴克宏將兵為
援。以救常州。克宏未至。樞密副使李徽古遣使追而
代之。翼奏克宏可用。果敗越師。擒獲甚眾。先是有吳
以來。戰獲將士皆不殺。至是。翼盡殺之。越人不敢西
嚮者二十年。顯德五年。始還儲副之地。泰決國事。蒞
下有法。未幾。卒。有司以其靖難之功。謚宣武。司空尉
張洎。翼所薦進士也。上書論之。以太子之德。承順孝



陸書有云
遂為屬事之
云伯知之宋非
莫事故故瑞
序之這是祝
善為詩格調
注古

愛而已不當探頭武功以垂後世非防微杜漸之旨
也其言甚切元宗善之下其議有司改謚文獻泊由
是知名改上元尉遷監察御史冀之門人若是亦可
想見其為人

慶王茂字子松元宗第二子甫數歲容貌秀潔有成
人風封安樂公拜侍衛諸軍都虞候時有木平和尚
者言人禍福壽夭輒驗元宗以茂見之曰其餘不足
問所欲知者壽數爾木平為書九十七字後至十九
歲卒追贈慶王葬建業城南五里命韓熙載碑以表
之

陸善字子師

韓王從善元宗第七子後主之母弟也祔封紀國公
後主即位進王韓罷識沉遠尤善武畧開寶中江南
迫感後主憂之從善自請朝京師以紓國難乃奉表
朝貢

初

太祖悅之留授泰寧軍節度使錫賚頗優因命從
善貽書後主督之入覲從善曰臣兄以庸菲之才嗣
守宗廟陛下垂覆載之恩許其入朝實千載一遇敢
不奉詔從善遂為書喻以上意而後主不從

王師之討也於此也金陵平從善病卒初從善與鍾
謨親狎嘗有改立之請謨亦由此得罪元宗殂於豫

雍熙四年

四十一



陸作鑑

章獨從善扈從因懷非望就徐遊求遺詔遊正色不與至建業具其事以聞後主不問待之愈厚從善奉使不返其妻泣詣後主後主無以為辭每聞其至輒避之妻憂思卒國人哀之
鄧王從益元宗第八子也警敏有文初封舒公進王鄧開寶初出鎮宣州後主幸近臣錢綺霞閣自為詩序以送之其畧云秋山滴翠暮壑澄空愛公此行暢乎遊覽其詩有咫尺煙江幾多地不須懷抱重淒淒之句君臣廢賦可為盛事徐鉉詩云禁裏花光似水清林煙池影共離情暫移黃閣只三載却望紫垣都

錢王具陸

教程滿坐清風天子送隨車甘雨郡人迎綺霞閣上詩題在從此還應有頌聲最為警策五年南唐貶損制度從益去王爵封江國公

後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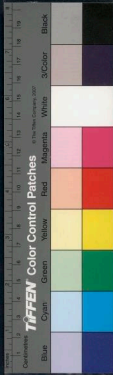
王從謙

楊中為神武大將軍淳化五年以本官出為平遠行軍

吉王從謙元宗第九子後主母弟也風采峭整喜為律詩動有規誨後主燕閒嘗與侍臣弈從謙甫數歲侍側後主命賦觀碁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竟沉吟相對終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斯有失守分固無侵若算機著處滄滄海未深後主賞歎久之始封鄂公

王宜春徙封吉開寶五年損制度降封鄂國公

後主



從慶傳亡

從信傳亡

宣城公仲宣後主子也小字瑤保三歲讀孝經若成
誦然聞奏樂輒審音調宮中燕侍頗合禮度出見士
大夫改容顧揖如成人禮乾德二年卒年四歲始封
宣城公追贈岐王諡懷獻母昭惠先病聞仲宣死哀
苦增劇遂至於祖故後主挽辭曰珠碎眼前珍花凋
世外春未銷心裏恨又失掌中身玉筍猶殘藥香奩
已染塵前哀將後感無淚可沾巾又艷質同芳樹浮
危道畧同正悲春落實又苦兩傷叢穰麗今何在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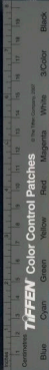
零事已空沉沉無問處千載謝東風皆并其母子悼
之枚仲宣卒後主哀甚然恐重傷昭惠常默坐飲泣
而已因爲詩以寫志云永念難消釋孤懷痛自嗟雨
深秋寂寞愁引病增加咽絕風前思昏矇眼上花空
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吟詠數四左右為之泣下
鵝啼春秋魯君未踰年而卒者書于卒以其不全乎
君也先君未葬而嗣君卒者書于某卒猶云父前子
名也皆不作謚太子莫有謚固非春秋之法至於仲
宣幼穉則又甚矣東晉瑯琊世子卒而賀循以為不
可作謚君子謂其知禮

南唐書卷之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
 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
 烈祖之奉徐溫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為之而
 已傳曰張市人之足則解以放鷺兒則以嘔大親則
 已矣由是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溫字誦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刻殺寡言
 罕與人交衆中凜然可畏目為徐瞋會唐末大亂販
 鹽為盜從吳武王揚行密起合泚劫兵數萬號其軍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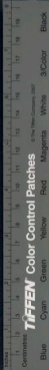


南唐書卷之八

義養傳第三

嗚呼大亂之世三綱五常掃地盡矣故動干戈於骨
 肉假父子於異類皆滅天性之厚而反人倫之正也
 烈祖之奉徐溫彌篤於諸子者豈得已哉抑為之而
 已傳曰張市人之足則解以放鷺兒則以嘔大親則
 已矣由是觀之親疎恩義不亦遠乎作義養傳
 徐溫字誦美海州朐山人烈祖之養父也刻殺寡言
 罕與人交象中凜然可畏目為徐瞋會唐末大亂販
 鹽為盜從吳武王揚行密起合泚劫兵數萬號其軍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殺朱也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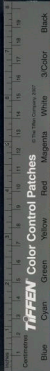
殺朱也壽

為黑雲長劍所與莽事者劉威陶雅之徒號三十六
英雄獨溫未嘗有戰功行密用其謀殺朱延壽以功
遷右衛指揮使始預謀議行密病出長子渥為宣州
觀察使溫私謂渥曰今王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其人
為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
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知弱
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
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
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見隱作
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

立楊渥

殺楊渥

渥嗣立召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
乎遂殺之渥之入廣陵也留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
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溫與張顥典衡兵
召璠等為東院馬軍以自備而溫顥共惡璠等侵權
因擁衛兵入拽璠等斬之渥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
殺溫顥蓋不自安共遣羣盜入寢中執渥渥說羣盜
餘及殺溫等者皆為刺史羣盜皆諾唯紀詳不從執
渥繼殺之初溫顥之謀殺渥約分其地以臣於梁及
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
顥雖剛愎而闇於成事此易為也明日顥列餉戟府



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徙然後入
 顓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顓三問可求前寮
 啓曰方今四境多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為之太遠
 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過皆先王一等人也公
 難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
 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顓不能對可求因趨
 出書一教內袖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為及出
 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
 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
 旨教切聞者感動顓氣色皆沮卒無能為隆演乃得

立顓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
 公捨衛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亦憂之可求因說
 顓曰公與徐溫同受顧托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
 殺之信乎顓曰事已行已安可止可求曰甚易也明
 伯從顓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志一飯
 之恩況公楊氏二世將今初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
 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留不願去也由
 是不行顓覺可求有附溫意將殺之可求詣溫謀先
 殺顓陰使鍾大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衛堂斬顓大章
 諾之而溫猶疑其不果夜半往約曰吾有老母懼事



殺彊類

不成且止大章曰言已出口寧可已乎明日遂殺穎
及紀祥葉歸以弑澹之罪入白渥母文氏文氏泣曰
吾兒年幼禍亂若此得保百口以歸合肥公之惠也
溫遂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宣州節度使李遇心尤不
平溫乃遣徐玠使越而直過宣州因說遇入覲遇初
許之玠乘酒呼曰君言入謁是良圖也不爾則為反
矣遇怒曰君言遇及且殺景王者誰也溫乃使榮再
用旆遇於宣州行密薦將人人自疑溫因偽下之恭
謹如見行密諸將乃安八年溫遷行軍司馬潤州刺
史鎮海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十年遣招討使李濤攻

殺李遇

越戰于臨安裨將曹筠奔于越濤敗被執溫聞遣人
語筠曰吾用汝為將汝軍有求吾不能給是吾過也
敵筠妻子不誅厚遇之秋越人攻毗陵溫戰于無錫
筠感溫前言臨陣奔歸遂敗越兵十二年封溫齊國
公燕浙西招討使始就鎮潤州以昇常宣池黃六州
為齊國城昇州建大都督府十四年溫徙治之以其
子知訓輔隆演於廣陵而大政溫遙決之知訓為朱
瑾所殺烈祖自潤州先入遂得政溫雖姦詐多疑而
善用將吏江西劉信圍虔州久不克信使人說譚全
播出降遣使報溫溫怒曰信以十倍之衆攻一城不



下而反用說客降之何以威敵國答其使者而遣之
曰吾以答信也因命濟師遂破全播或誣信逗留將
反信聞之因自獻捷至金陵見溫溫與信博信斂斂
子厲聲祝曰劉信欲背吳願為惡未苟無二心當成
澤化溫遽止之擲六子皆赤溫慙自以危酒飲信然
終疑之及唐師伐蜀溫急召信至廣陵以為右統軍
託以內儀遂奪其地溫客尤見信者唯賂知祥嚴可
求可求善籌畫知祥長於財利溫常以軍旅問可求
國用問知祥吳人謂之嚴賂溫亦自喜為智詐尤得
吳人之心初隨行袁破趙煌諸將皆爭取金帛溫獨

陸言無

據餘米作粥以食餓者十六年溫請陸演即皇帝位
不許又請以吳王稱制乃許遂建國改元拜溫大丞
相都督中外諸軍事東封東海郡王陸演率溫越次立
其弟溥順義七年溫又請溥即皇帝位未許而溫病
卒年六十六追贈齊王諡曰武烈祖受禪諡武皇帝
廟號義祖

知訓溫表子也少學兵法不能竟尤喜劍士角觝之
戲怙溫權勢多為不誅溫出鎮潤州留知訓輔政常
陵侮諸將而對吳主陸演無君臣禮陸演幼懦嘗飲
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侍酒知訓為參軍陸演鶉衣



六十一

鬢髻為蒼鶻。知訓因使酒罵座。語侵隆演。隆演愧耻。泣涕。而知訓愈陵辱之。左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一吏。乃止。李德誠有女樂。知訓求之。德誠曰。此輩皆有。所生。且復年長。不足以接貴人。後求少妙者。進之。知訓對德誠使者罵曰。吾殺德誠。并取其妻。亦易爾。初學兵於未瑾。瑾力教之。後回求馬於瑾。瑾不與。遂有隙。夜遣壯士殺瑾。瑾手刃數人。瘞舍後。知訓知曲在己。隱而不聞。俄出瑾為靜淮節度使。瑾詣知訓別。且願獻前馬。知訓喜。往謁瑾家。瑾妻出拜。知訓答拜。瑾以笏擊陸。遂斬知訓。提其首入告。吳主曰。為國去賊。

陸士曰無

為民除害。在今日矣。吳主驚曰。彼有父在。吾不敢預聞。瑾怒曰。堅子不足與語。遂自殺。坐誅者。數家。初。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陳。曰。不足為也。因反顧。一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謀亂兵皆潰。瑾嘗有德於知訓者也。及其凶終。吳人皆謂曲在知訓。知訓凶悍。多見烈祖書。吳才彥能傳。此不復書。知訓溫弟二子也。烈祖東吳。政威權寢減。金陵行軍司馬徐玠。諷溫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宜假於他人。宜以親子代之。溫即遣知訓入覲。謀代烈祖輔政。而溫

南唐書卷之八

六



暴卒知詢奔還金陵爵位如温而知詢暗懦待諸弟
不厚徐玠知其終敗乃輸誠於烈祖知詢內為諸弟
所構外為徐玠所賣而不知也意以已控強兵居重
地烈祖雖管大政而無兵去之甚易温喪未終辱請
烈祖至金陵烈祖反使人諭之入朝因疏其罪狀責
校左統軍知詢面數烈祖曰先王之喪爾為人子而
不親臨反羅我耶烈祖曰聞爾懇劍待我我亦不憚
獨迫於君命不得往爾為人臣而畜乘輿非及而何
周廷望者知詢之親吏嘗偽貢致於烈祖時得烈祖
之陰謀以告知詢知詢將入朝廷望諫止不從既行

廷望曰公之此行有往日而無還日泣送之至是知
詢以廷望之言質烈祖烈祖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
廷望也遂斬廷望知詢被譴金陵為之一空後數歲
知詢復起為潤州節度使往時幕府皆去獨李建勳
隨之知詢至鎮常會寮佐譚宴終日遂絕顧望移鎮
江西卒於任

知詢温第三子也温卒知詢守金陵所為多不法知
詢每得其陰謀以告烈祖知詢之欺知詢構之為多
烈祖德之以為江西節度使知詢先娶吳功臣吕師
道女非嫡出知詢常切齒因醉刺殺之後吕氏教為

鳳知誨惡之請僧誦經為陳因果僧亦見呂氏曰吾
不解此志在報冤爾及鎮江西歲餘呂氏不復見知
誨喜甚有家人自淮南迴於江心遇絲舟有婦人漸
過視之乃呂氏也招家人曰為我謝相公善自愛我
今它適矣因遺繡履曰相公謂爾不信以此示之家
人至江西首語其事以履示知誨知誨熟視未畢輒
見呂氏在側曰爾謂我真不來耶頃刻知誨暴卒以
知詢代鎮江西遇其喪於中塗知詢撫棺哭曰弟用
心如此吾亦不怨但何面目見先王於地下聞者傷
之烈祖受禪並尊溫為義祖徐氏諸子封拜與李氏

同而知誨之後特優子景遼景進出入宮禁預聞機
務專掌浮屠修造之事當時言當政者以二人為首
景進後避元宗諱改名進及事
復主封文安郡公尤信任焉
知諫溫第四子也真悟喜文徐氏諸子知諫最為雅
直初知訓輔政無所醜藉溫留知諫除助之諸將常
惡知訓陵已而以知諫為長者烈祖自潤州入覲知
訓會飲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醉決欲害烈祖知諫
以謀告烈祖烈祖獲免後事亡其不書封爵者皆卒于吳也
魏王徐知證溫第五子也在吳歷判史節度使烈祖
受禪封江王改王魏徐氏諸子知證最為長年及元



宗之世尤見優禮每入宮元宗輒以家人遇之親捧
觴為壽自起舞以祝之知證亦以叔父自處辛年四

十三

梁王徐知諤温第六子也起家為太子中舍累遷刺
史節度使知詢收以知諤為金陵尹烈祖受禪封統
王進王梁知諤博采奇物寶貨充物其家有蜀客持
鳳頭至自言得於南蠻賈者知諤以錢五十萬易之
其頭正類雉鷄廣可五寸冠上正平可以為枕朱冠
紺毛金喙星眼飛禽之枯首也來自萬里而毛羽不
脫文彩如生人咸異之嘗遊蘇山陰地為廣場編虎

謚曰懷字子快
蜀有集五閣
中集

皮為大幘率寮屬會于下號曰虎帳忽遇暴風飄虎
帳碎如飛蝶知諤驚遽棄歸數日病卒

嗚呼惟厲與崇君子難言存而勿論可也呂氏之事
載于別錄陳公彭年作也其辭典雅頗有史法而公
歸皇朝奉大政為名臣顧其言可不諒耶



南唐書卷之八

南唐書卷之九

列傳第四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祿皆
 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
 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
 深入蒙犯天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歎
 喘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
 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
 兵十萬來爭其地危于象牙潭焚人取高安為之援
 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列室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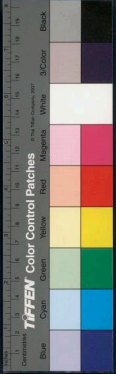
南唐書卷之八

南唐書卷之九

列傳第四

周本舒州宿松人漢南郡太守瑜之後祠廟隴祿皆
 在子孫守故土者猶數十戶本少孤貧嘗在田里獨
 格猛虎唐末大亂投楊行密軍中以勇敢聞常先登
 深入蒙犯天石身無完肌及歸營自燒鐵烙其創歎
 喘言笑自若軍中猛將皆服之累遷淮南馬步軍使
 天祐五年楊氏始得江西撫州刺史危全諷率諸郡
 兵十萬來爭其地危于象牙潭焚人取高安為之援
 江南守將劉威告急列室嚴可求薦本可用時本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破危全定報
江西

軍圍蘇州不克耻之稱疾不出可求即卧内強起之
本曰蘇州之役非彼強我弱也蓋上將權輕下皆專
命故爾今必見用願無任偏裨可求為言揚氏許之
得選兵七千使救高安本曰楚人非欲取高安也為
全諷聲援爾若先敗全諷楚人必走乃疾趨象牙潭
劉威要之要搗不留威曰賊勢甚盛宜審觀形勝計
定而後進何其遽也本曰賊有十倍之衆使吾軍知
之必將奪氣須乘其銳而用之既至指授諸將戮力
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楚人果遁吉
州刺史彭玕信州刺史危仔昌棄城走於是江西之

破危全定

地始定以本為信州刺史越將陳璋據衢州歸歎越
人圍之本受命以兵迎璋既至越人解圍陣於城下
璋以其衆來奔裨將呂師道曰敵去我咫尺而陣不
動是輕我也必擊之本曰吾受命迎陳使君陳君今
在此吾事訖矣何為復戰且彼近而不動必有以待
我也擊可勝乎待其先動擊未晚也璋亦以為然乃
還越入躡之至中道宿半夜佯驚棄輜重走先設伏
於道左越人急追至伏所前後夾擊盡殲其衆越人
累至皆敗之唐莊宗入洛陽吳遣司農卿盧巖使于
洛陽莊宗問吳之名將存否而本預焉由是召入為



入事李德誠
中相高傳
註是臥去處
兩海

惟武統軍出為壽州節度使移鎮廬州拜太尉中書
令封西平王本不知書而愛重儒士賓禮寮屬不撓
其權史民愛之性純朴伎藝無能者唯軍旅之事則
如夙習烈祖將受禪徐珣周宗等以本及李德誠皆
位望隆重故諷之以為推戴之首本以昏耄仍不知
時變皆少子祚左右其事時吳宗室臨川王濛宸處
滌陽聞將授終乃殺監守者與親信二騎趨詣本本
將見之祚固執不可本怒曰我家郎君也何不使我
一見祚閉中門拒之濛被殺吳室遂移本隨衆至建
康勸進由是愧恨殺拜而卒子觀有戰功亦至廬州

節度使
李德誠廣陵人也少事宣州趙錙為給使吳攻宣州
錙敗德誠及韓球猶隨左右城中推立裨將周進思
為主錙使德誠往諭進思以城降德誠暴得熱疾委
頓不能受命乃使球往進思斬球擲其首於外德誠
是夕即愈錙死事吳武王常從征討累遷淮南馬步
軍使擒安仁義於潤州以功拜潤州留後歷撫虔洪
三鎮加中書令封南平王烈祖建齊國德誠率諸將
勸進乃其子建勳之謀也昇元中德誠自洪州入朝
烈祖以德誠前代功臣父子皆奉佐命優禮之間其



合紀人

來觀遣內夫人迎於道以書其借因百察候於門朝
堂設煙為具每有大議遣執政就第諮問信王景達
先娶德誠女烈祖復姓有司以同姓非禮制曰南平
王國之元老婚不可離信王妃可氏南平楊氏將帥
德誠最無大功特以相妯頸達而名位青考諸將莫
及有子二十人建勳為相而建封為將相無阿黨將
死國事君子善之其餘皆任右職建勳別傳
王與少與兄結俱事吳武王與始為小校後周本伐
危全諶將賊本親院藏水柵分命諸將指山頭一小
營謂與曰往攻彼以撓賊與唯唯不行本曰爾憚往

昇平四年壬午
七十八歲忠懿

從前本紀全

耶與曰公必若以與為可使願得此柵攻之往彼何
為本大喜曰亦知此為賊要害耶乃命之與乘輕舟
先進破其前鋒因排柵而入諸軍乘之遂擒全諶累
遣諸軍都虞候讓皇之世祿去公室掌禁兵者尤難
其人烈祖以與為控鶴都虞候持重有法出為光州
刺史先是與兄子極為海州副使叛入北方以為刺
史聞與在光州問遣親信通書贊與執之以聞因求
罷耶復為控鶴都虞候遷左金吾大將軍除浙西節
度使從讓皇至潤州移鎮鄂州監軍甌庭堅與與不
協或告庭堅交通境外烈祖使中使繫庭堅下大理



元嘉中
李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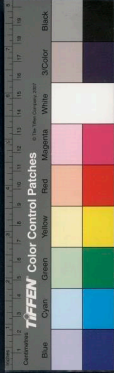
李章

與先知之容見庭壁曰可乘輕舟自歸闕庭無與中
使逃庭堅懼從其計遂獲免由是寮屬稱其長者與
少時從軍圍潤州為大弩射中右耳自左耳次旁一
人中之猶死與卧病百許日及愈耳亦不聾又嘗攻
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旦有流星下墜銖避當富貴
及旦與伏劍倚柵木驅士攻城城中飛大石正中其
柵及與鎧甲之半皆糜碎而與無傷與曰所夢流星
是也由此自負終為使相卒年七十四凡館為廣州
節度使先卒

李章廬江人從吳武王為騎將與未瑾相悅瑾殺徐

陸倕

知訓自到義祖入誅瑾黨章與同事六人當斬五人
已斬次至章厲聲曰四郎多壘而斬壯士耶時馬仁
裕監斬壯其言聞於烈祖釋之隸洪州為軍校累遷
推武軍都虞候左街使章雖老而心尚壯善撫士卒
勤於職務出為廣州節度使為理嚴重禁嚴左右賓
禮寮屬會周年移鎮廬州加中書令卒年九十
王安廬江人也少投吳武王為親兵武王嘗升高塚
望巖安捧匜跪侍側左右皆注目前視碑旁有執槩
者疾走往趨王所左右驚惕失措安置匜跪於地取
弓射之一發而墮徐內弓破中復捧匜如初顏色不



度州北海市
漢節度使使
遠至使者安
名犯漢祖清
乃賜名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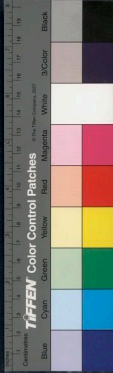
變武王奇之曰汝有器度當至富貴因加獎拔累遷
袁州刺史歷典數郡皆以沉默寬厚為理事烈祖為
神武統軍代李章為處州節度使卒年七十三
韋建少居吳武王軍中嘗從征討以膂力聞後隸處
州王綰為裨將郡境曠遠旁接谿洞群盜充斥建率
勵勇士所至克復百姓賴之累遷諸軍都虞候為左
衛使出為袁州刺史建不知書而性淳厚清靜自處
無所侵撓郡中大治數年入為統軍以劉仁贍代之
仁贍敏悟親綜簿書時有釐革郡政益治而百姓猶
思建為歷任皆如是至老不衰出為鄂州節度使卒

年八十

高審思少事楊行密以驍勇聞於軍中劉信平虔州
審思為裨將屢立戰功審思為人重厚寡言烈祖奇
之常使綜領親兵拜壽州節度使增修城隍守備甚
嚴或謂之曰以公威畧守此堅城何懼而過為畏懦
也審思曰兵械多變不可不懼過為之防上策也願
德之役壽州城隍最堅亦審思之遺績爾

後事舊
文亡

辛十鎮年七十
五贈太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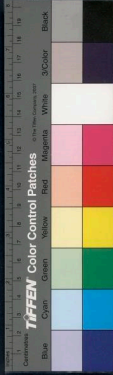
南唐書卷之九

南唐書卷之九
李德誠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東
嶺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
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
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為金陵巡官徐溫卒
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殺察屬皆受
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為副使預禪代之

南唐書卷之十
列傳第五

南唐書卷之十
列傳第五
鳴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為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
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蒞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東
嶺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
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
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為金陵巡官徐溫卒
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殺察屬皆受
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為副使預禪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九

南唐書卷之九
李德誠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東
嶺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
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
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為金陵巡官徐溫卒
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殺察屬皆受
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為副使預禪代之

南唐書卷之十
列傳第五

南唐書卷之十
列傳第五
鳴呼論其時則南唐號為文獻之地繩以法則可嘉
之士無幾幸而獲全始終者蒞蘆之才信有之矣
李建勳字致堯南平王德誠之子初德誠守潤州東
嶺夜出候者以聞而徐溫疑其有變徙鎮江州德誠
猶不自安乃遣建勳入謁溫見之歎曰有子如是
非惡人也即以女妻建勳起家為金陵巡官徐溫卒
知詢代鎮而建勳仍佐幕府及知詢被殺察屬皆受
譴獨建勳自全烈祖出鎮金陵以為副使預禪代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計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元宗即位東宮官屬稍稍侵
權罷建勳為撫州節度使召拜司空乃營亭榭於鍾
山適意泉石累表乞骸骨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
先是宋齊丘退居青陽號九華先生未幾一徵而起
時論薄之建勳年齒未衰時望方重或謂曰公未及
老無大疾苦遠有是命欲復為九華先生耶建勳曰
平生常笑宋公輕出處吾豈敢違素心自知非壽考
者欲求數年閑適爾因為詩以見志曰桃花流水須
相信不學劉郎去又來建勳博覽經史民情政體無
不詳練惜乎怯而無幹未嘗忤言故雖有蘊藉而卒

嘗請名全事
贈湖南傳記

此風人其三字
去馬年人

不得行其為詩少時猶浮靡晚年頗清淡平易見稱
於時保大十年卒臨卒顧謂門人曰吾死欲以布素
曠野深瘞任民耕闢不須封樹登甲戌之後公卿營
域越人發掘殆盡而獨建勳以不知葬所獲免
常夢錫字孟圖少警悟通書記事岐王李茂真為泰
隴判官茂真幸從儼襲位補寶雞令從儼左右有惡
之者夢錫浚淮詣廣陵烈祖辟致門下薦為大理司
直徙至金陵為觀察推官烈祖受禪拜殿中侍御史
禮部員外郎每從容奏事烈祖以為有識量命直中
書省參掌詔命夢錫重厚詞氣方直多知故事除給



事出時以樞密院隸門下機務多委焉夢錫數言時
政繁碎宜修復舊典為後代法又言宋齊丘陳覺姦
狠馮延巳魏岑並小人不宜左右春宮元宗即位許
以翰林學士待之而以齊丘故黜為池州節度判官
及齊丘罷召為戶部郎中遂諫議大夫翰林學士時
特置宣政院於內庭命夢錫專掌逾年罷宣政院為
學士如初既而姦黨愈熾夢錫終不結驥遂稱病縱
酒希復朝謁會鍾謨李德明分掌吏兵二部以夢錫
人望求為長吏以自重乃除戶部尚書知省事固辭
不獲著無尾而已夢錫無子以其婿王繼沂掌家務

夢錫字興宗

夢錫字興宗

或言繼沂亂內夢錫盡出妻妾室為之一空奏黜繼
沂于虔州時馮延巳為相勸夢錫貶饒州團練副使
病留廣陵東都留守周宗常敦喻之明年齊復尋改
吏部侍郎轉禮部尚書到地之後公卿在虔有言及
大朝者夢錫笑曰羣公常欲致君為堯舜何故今日
自為小朝耶座皆失色每公集往往暗嗚大咤以故
不為士大夫景慕然其儲公忘私固赤古之遺直也
顯德五年辛酉年六月一踰月宋齊丘貶元宗歎曰夢
錫生平欲殺齊丘恨不使見之贈左僕射

孟曰原



斗備身還秘書郎烈祖以女妻之少長貴勢性恭恪
恂恂如也烈祖受禪為兵部侍郎尚書左丞元宗即
位改禮部尚書中書侍郎方宋齊立用事績常守正
不為黨附常夢錫屢言齊立喜黨元宗謂夢錫曰吾
觀大臣中唯厥績能中立雖然無與拔者卿可助之
夢錫因喻旨於績績亦善過之不盡用其言也及夢
錫罷宣政院績亦出為池州刺史項之復為中書侍
郎兼三司使出守江西久而不召數歲入為中書侍
郎知高書者尋拜門下侍郎平章事剏地之後罷為
少傅元宗南還拜左僕射使輔太子居守後主即位

改司空平章事其後機務歸樞密院績亦與羣輩不
協遂出鎮浙西逾年稱疾罷歸卒於私第晚歲尤屈
身下士旌別善惡書者人劉真有學識性方言直動
多忤物績薦之為監察御史起居舍人時論善之績
自以少貴倦學命羣從子弟皆礪以儒業諸子及孫
舉進士者十餘人績疾病不亂與賓客譚論如平常
後主使內夫人問之績遺託國事言不及私又極陳
羣臣所宜用捨者辭氣慨澀翌日卒年七十四
潘承祐晉安人任安為光州司法參軍郡有大獄羣
吏不直承祐固爭之不得因棄官歸闕嶺及匡火據



闕任至大理少卿王延政鎮建州辟為度支判官延
政與福州構隙承祐極諫不納會晉安使至延政大
聞以誇示之辭氣益悻承祐長號固諫其言甚切延
政大怒謂軍士曰汝河為我食判官肉承祐曰與其
不義而生孰若抱義而死事勢如此發死為幸久之
乃解及延政僭號以為吏部尚書而用其倖臣楊思
恭為僕射承祐復身逐逐承祐歸私第查文徽下建
州以禮致之元宗以為衛尉少卿遷鴻臚卿委以南
方之事升降人物制置郡縣多用其言薦陳誨林仁
肇皆著功勳老病乞骸骨以禮部尚書致仕卒於洪

州西山其子慎修官至負外郎
鳴喙績薦劉奩以其直承祐薦陳誨林仁肇以其忠
忠直之效獨立於亂世難矣哉然非忠直之難而知
其忠直者為尤難乎於績承祐有取焉
游簡言字敏中其先建安人父恭登進士策有名於
時仕吳為駕部員外郎知制誥簡言少孤力學起家
為秘書省正字烈祖鎮金陵辟為戶曹參軍掌元帥
府文翰遷觀察使官及禪代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
中書舍人保大中為翰林學士禮部侍郎守職恭恪
國家之務非其任者未嘗肯言貞介獨立不為阿附



元宗重之。俄判中書省兼兵部選事。及淮上兵起。越人背盟。寇毘陵。乃除簡言中書侍郎奉使讓越。先見其子德為千牛備身而後行。至境召還。元宗南遷。以簡言輔太子居守。辭以不能事。少貴。乃令從行。後主即位。初未之知。後頗愛之。自吏部尚書遷左僕射。委以南省之事。簡言躬親簿領。督責稽緩。勵以威嚴。寮吏畏之。於是六職辦集。以執方不為群輩所附。人有請托者。必固違戾。不復顧其理道。數年。以疾辭。不許。及拜相。而疾亟。卒。年五十七。

張延翰字德華。宋州潁山人。少遊長安。俊避亂江淮。

事吳為鹽城令。有治績。遷楚州行軍司馬。烈祖輔政。以潁陽為封邑。乃以延翰為工部郎中。判江州。入為知雜侍御史。張宣以功臣為左街使。率意驕暴。延翰勅之。由是豪猾屏跡。遷禮部侍郎。時貢院未備。士有獻書可采者。隨即考試。公平詳審。士論美之。兼知選事。吏不容姦。畏之如神明。進擢孤寒。不附貴勢。元宗輔政。大臣中唯重延翰。謂左右曰。張君此所議論。必盡公正。或有條理。至於簿領。無不明白。吾得傾心信之。由是六司總領殆遍。及禪代。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延翰有時望。當其作相。人以為晚。既而多病。撥務廢。



闕烈祖素以國器推重不許免相醫藥勞問不絕于道卒年五十七壯大夫數惜之贈太僕卿
徐玠字彞珪彭城人也敏幹有辭辯事郡帥崔洪為軍吏與洪同歸于吳吳武王著玠為糧料使拜吉州刺史貪猥不治罷之徐義祖出鎮潤昇玠珪行軍司馬性說佞善揣人意會烈祖輔政人望頗歸玠珪義祖曰居中輔政之重不可假於異姓宜以嫡子代之溫即遣其子知詢入廣陵將代烈祖輔政會溫暴卒知詢還金陵拜昇州都度使知溫之制所為多不法玠知其必敗反自結於烈祖烈祖出鎮金陵仍以玠

為行軍司馬與周宗李建勳孫晟首贊禪代遂拜右丞相出鎮宣州玠妻楊吳武王女也先適宣州節度使李遇之子義祖攻宣州族誅遇楊以王女免更適玠至是玠得宣州楊感憤卒玠連鎮宣洪二郡皆以貪濁為理營求百端人多鄙之罷鎮復相位拜司徒兼侍中特以舊人崇其虛名實不與政好修養服餌常以賤價市丹砂之最下者其鄙嗇如此保大元年李夷鄴不知何許人也昇元中為翰林學士烈祖殂大臣欲以宋后監國命中書侍郎孫晟草遺詔夷鄴

年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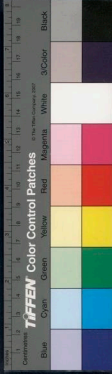
陸子昂三年路堂
故唐可會堂并
正官孫父表并
李夷鄴去年五
李夷鄴



曰此非先音必喜人詐爲大行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安肯自作禍階且嗣君明德聞於天下汝曹何處爲亡國之事乎若遂宣行吾對百寮裂之必矣於是監國之議遂寢元宗即位語爽鄴曰疾風勁草於卿見之茂節性率易好飲酒不拘小節常遺親友書曰余宵好月能相過乎赴召者甚衆夷鄴已醉指酒壺曰本用相待酒興輒來自倒之矣其踈豁多類此嗚呼士之可貴者信義而已履信抱義而不奪於勢利則終始一節尚何渝哉徐玠始甚構先主既而附之以聞知詢與夫崔從反覆於彥範三思之間者何

任天中以新時
御幸臨口簡

異初徐溫忌李遇功使玠同隙旋覆遇宗楊氏遂以
譽人爲所天及觀舊治迺感憤卒嚮也不能即死以
全其節既又貳於新人而懷其舊與夫從一而終者
異矣



南唐書卷之十一
列傳第六
幼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
事母以孝聞幼隸節度使王茂章為親兵茂章叛入
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
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
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餉招之結曰我從王府來
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
以為軍事授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橫彥能每以書切
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眾劫吳主登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十一
列傳第六
幼彥能上蔡人也父禮遇亂徙居宣城彥能少孤貧
事母以孝聞初隸節度使王茂章為親兵茂章叛入
越彥能當從使家人扶其母俟於路彥能至抱母泣
告茂章曰老母在此不能從公茂章許之乃馳入宣
州城中已亂彥能登城以餉招之結曰我從王府來
爾輩無動大軍且至矣眾信之稍定義祖聞而嘉之
以為軍事授使屬徐知訓知訓恣橫彥能每以書切
諫雖不見納亦常寵遇牙將馬謙帥眾劫吳主登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欲誅知訓。朱瑾虜兵却之。彥能手劍斬。誅知訓。忌烈祖。每欲加害。嘗召烈祖飲。伏劍士於室中。彥能行酒。以手搗烈祖而推之。烈祖悟。起去。又嘗從知訓會。烈祖于山光寺。是日知訓大沉醉。決欲害烈祖。徐知諫以謀告烈祖。烈祖乃奔。知訓授彥能劍。使追殺之。及於中途。彥能舉劍揚袖。以示烈祖。還始以弗及。既而朱瑾殺知訓。義祖稍知其罪惡。將吏多被譴責。見彥能諫書。善之。復使事知諫於潤州。烈祖愛禪。召入禁衛。叙其舊恩。遷天成軍都虞候。左衛使。元宗即位。出為饒信二州刺史。建州留後。撫州節度使。彥能喜讀

金陵故志
彥能傳
本志補志

書。委任文史。耶政修理。亦好篇詠。嘗與李建勳贈答。建勳奏之。元宗笑曰。吾不知彥能。乃西班學士也。性修嚴。所居雖傳舍。一日必葺。閻宗何敬洙皆故人也。每飲酒。常蓬首裸袒。彥能往。則皆儼然。卒年六十。有八子。彥能子彥能。在襄陽。時彥能。後元宗。周宗。字君太。林陵人也。帶給使。烈祖左右。署為牙吏。多使喻旨四方。敏於事。任恩寵。日給。義祖卒。于金陵。知詢謂宗曰。僕射望高。履危無。西渡宗。堅請知詢。手札示信。遽得。故若帖。書曰。不必奔赴。既而徐氏諸子。果以不奔。赴讓烈祖。烈祖因出所書。若紙示之。知詢

金陵故志

彥能傳

本志補志



同君計出即入口
我成語也疑是
月字

覲顏而已。及烈祖鎮金陵，宗爲都押衙，烈祖位望已重，常覆嫌疑，同理白鬚，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宗竊窺其意，請如廣陵，告宋齊立以禪代之事，齊立手疏。天時人事未可，請新宗以減。」烈祖懼，欲斬宗而行。軍司馬徐玠固爭得免，跣于池州數歲，復召如初。既贖禪代，累遷樞密使，宗亦淳謹自守而已。初，俞文正爲烈祖幕賓，而宗及馬仁裕皆徒給使，至是宗出鎮江州，文正猶爲九江太守。鞞問宗曰：「馬押衙何在？」宗知其涼德，笑曰：「馬相公出鎮浙西久矣。」文正嘗預公宴，佷首咋曰：「下官飲量甚局，令公素知之，座皆愕然。」

徐州人

而宗不之罪，其寬厚類如此。連歷將相，奉法循理，然貲產巨億，儉嗇愈甚，論者鄙之。留守東都，以老病乞骸骨，乃以司徒致仕。周兵初起，而宗幸宋齊立撫棺哭曰：「君太餘賤，宋亦得時，去亦得時。」元宗聞之，不平。宗娶繼室，生二女，皆國色，繼爲國后，侈靡之盛，冠于當時。宗子宗元，字德寬，北平王燧之後，遇亂徙居彭城，世爲將。仁裕母方娘，夢人謂曰：「北平來歸，及生，有紫氣滿庭，穀歲學兵書，若成誦然。」初，同周宗，給使烈祖左右，小心敏幹，署爲右職。烈祖移鎮潤州，仁裕監蒜山渡。



首聞朱瑾之亂馳白烈祖即日以州兵渡江定亂烈祖得政基於此也以功拜左領軍將軍烈祖以女妻之是為興國公主出為楚州刺史入為左金吾大將軍烈祖受禪遷潤州節度使明年移鎮廬州為理寬簡吏民便之烈祖左右小臣貴達者唯仁裕與周宗為親信周宗後密而仁裕常餘宗力贊禪代之事仁裕多就外任無所關預時人稱其長者卒年三十九子文義別傳文義字文舉嗚呼貴賤時也上下分也君子知時之無止知分之無常則貴賤上下吾何預焉况生亂世事偏國易年

唐陸人

陸人簡事

衣以畫錦起徒步為朱輪達者觀之特戲事爾文正之抗周宗豈足以識此哉文正字希夷何敬洙幼為吳將李簡所養簡性殘忍左右過供鮮獲全活敬洙暮與羣兒戲庭下有蒼頭取簡所愛碓碾戲諸僮曰誰敢破此羣僮爭肩吐舌相視敬洙厲色曰死生有命乃一擲破之翌日簡責破碓之由敬洙自陳因壯其果敢捨之勿救簡鎮鄂州令相術董紹顏徧閱諸子紹顏白諸郎皆善然祿壽無及公者時敬洙侍側指敬洙曰此奇相也可與公齊簡由是益奇之視如己子及長用為軍校敬洙軀貌短陋而



趨捷有力簡辛烈祖以為金陵裨將累遷天威軍都
虞侯建州之後為應援使初至以為僻陋山郡不當
勞師辭氣甚憤查文徽開喻之勢不可止乃與邊錫
協心戮力破西巖延平軍威大振遂下建州敬洙應
受上賞王建封爭之以為己功敬洙於是推建封功
第一除敬洙楚州刺史嘗從數人親出里巷察人疾
苦吏之苛劾無不知之每坐廳事與賓客譚宴民有
白事者隨其所言親加剖析無不厭服會連歲出師
楚州當供億之地民不知勞亦敬洙為之節制也及
移鎮鄂州稍自矜驕周師伐淮南元宗使敬洙移郭

將鄂州刺史
王師上將軍
成武

元宗嘗太子可
海州刺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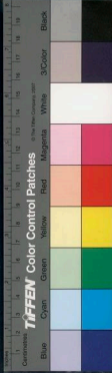
外居入入城為備敬洙不從乃背城除地為戰場曰
職當効死於此安能閉門自固也元宗善之未幾召
還都羊老有足疾後主以其勲舊優禮之拜上將軍
奉以上公之秩列門戟統二年
柴克家吳功臣再用之子疏爽任義不拘小行以父
廢為即將累遷龍武軍都虞候常與賓客博奕以釐
酒為務雖職當偏將而未嘗言兵時皆以為非才故
久不遷亦不屑意淮甸兵起越人寇常州以克家為
撫州刺史克家上書乞從軍効用元宗善之使帥師
救常州時精兵皆在江北克家將老弱數千介胄朽



竊入白樞密副使李徽古曰今以竊兵赴難罷甲當
得堅利者此色何用徽古素輕其為人因慢罵遣之
衆皆憤怒而克宏怡然進及京口徽古使召還以朱
業代將克宏不從至常州徽古又使召之克宏曰吾
刺日破敵爾未召我必嘉人也命斬之使者告以李
樞密之命克宏曰李樞密親來軍容在我况其使乎
遂斬以徇常州有隋末陳果仁祠果仁見夢於克宏
曰吾與陰兵助爾及戰有黑牛二頭術突越兵克宏
繼之大敗越人俘獻甚衆克宏奏封果仁為武烈大
帝賊走朱業方至克宏善過之以功拜江州節度使

復請北出命未下而發瘍卒克宏嘗為宣州巡檢使
宣州城墮不修戰守無備問其故吏云自項年田頔
李遇繼叛後為宣州者無復為兵備克宏大笑曰時
移事異安有此理即繕修守禦之備不日完緝明年
越寇至郡人安之

劉崇俊字德修楚州山陽人祖金事吳有功為濠州
刺史振威名于境上世典濠梁崇俊弱冠嗣父仁規
位為濠州刺史仁規苛酷崇俊初立頗務仁惠數年
之後亦漸專恣不拘文法多蓄無賴輩使之過淮剽
掠鄉邑獲美婦良馬以自奉雖然郡中畏憚政亦甚



文鎮之即日安輯人忘其亂三十年間出領藩鎮入
 掌禁兵官至使相常褒衣博帶與士大夫譚宴風度
 夷曠時人親重之福州之役迫于君命雖為大將上
 則陳覺輩專恣下則王建封劉從勳跋扈崇文不餒
 制及師潰元宗歸罪于陳覺馮延魯而崇文及諸將
 皆弗問頃之移鎮廬州入為神武侍御統軍復出夏
 口其治皆如初後主即位崇文手疏時宜政體備陳
 箴誨加中書令未拜而卒大皇帝命以崇文為
 遺儲不知何許人也事烈祖累遷通事舍人保大初
 年張遇賢為營屯諸軍都虞候查文徽出師建州鏑

理嘗招集騎士得數百人則披以精甲貢于金陵以
 幸恩寵俄升濠州為定遠軍遂拜節度使其子節尚
 元宗女太寧公主會壽州姚景元崇俊重略權要求
 兼領壽州元宗佯不諗其意乃移鎮壽州而使楚州
 刺史劉彥貞馳入濠州代之崇俊自悼失計享年四
 十
 王崇文字光福吳功臣館之子性重厚儒雅博綜經
 史少為軍校小心敏幹尚烈祖妹廣德公主出為歙
 吉二州刺史吉州民多爭訟吉稱難治崇文奉法循
 理無所侵撓吏民便之遷虔州節度使初平建州崇



率洪州屯兵與之俱行遂下建陽。趙建衆訂潭等州諸將皆爭功而錡獨不言。人以此多之。拜錡信州刺史。八年。為希範入潭州。楚國大亂。命錡以州兵如界上。覘楚九年。錡率所領出宜春。遂討長沙。破其軍于龍回閣。希範若蒙相繼送款。錡盡還馬氏之族。歸于金陵。以功拜湖南節度使。錡性柔懦。柳下無法。初平建州。民所剋復。唯以金活為務。閩人德之。號邊羅漢。及起湘潭。市不改肆。楚人益喜。號邊善薩。既而政出多門。荏苒無斷。人皆失望。遂號為邊和尚。由是用事者以剋楚為功。不欲耗費于國。乃重飲于楚。錡不能

鎮撫。楚人多怨。及劉言破益陽。乘勝攻長沙。錡不能守。挺身宵遁。將吏皆奔潰。元宗削錡官流饒州。未幾復用。世宗伐淮南。遣錡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錡與許文綽皆被擒。

世宗以爲右千
牛衛上將軍及
劉淮南引八等
三子中會後

南唐書卷之十一
世宗伐淮南遣錡帥師出拒周兵及朱元叛錡與許文綽皆被擒



南唐書卷之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
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
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于
葦谷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
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
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
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
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十二
列傳第七
盧文進字大用范陽人也為劉守光騎將唐莊宗攻
范陽文進先降拜蔚州刺史莊宗以屬其弟存矩存
矩為新州團練使統山後八軍莊宗與劉鄩相拒于
葦谷存矩會兵擊鄩存矩募山後勁兵數千人課民
出馬民以十牛易一馬山後之人皆怨而兵又不樂
南行至祁溝關聚而謀為亂文進有女少而美存矩
求為側室文進以其大將不敢拒雖與心常歎之也
因與亂軍殺存矩反攻新州不克攻武州又不克遂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奔于契丹契丹使守平州明宗即位文進自平州率
衆數萬湯唐明宗得之喜甚以為義成軍節度使居
歲餘徙鎮威勝如同平章事入為上將軍出鎮昭義
使安遠普高祖立與契丹約為父子文進懼不自安
天福元年冬殺其行軍司馬姚知兆副使杜重資送
款于烈祖烈祖遣祖全恩以兵二千陣于安陸俟文
進出殿之而文進居數鎮頗有善政兵民愛之其
將行也從數騎至營中別其裨將李藏機等告以避
契丹之意將士皆拜為訣烈祖以文進為天雄統軍
宣潤節度使文進身長七尺狀貌偉然自其奔契丹

也數引契丹攻掠幽薊虜其人民殺契丹以中國織
維工作無不備契丹由此益強同光中契丹數以輕
騎出入塞上攻掠幽趙人無寧歲唐兵屯涿州歲時
饋運自瓦橋關至幽州嚴斥堠常若鈔奪為唐患者
十餘年皆文進為之也及其來奔始晦迹務恭謹禮
接文士謙曰若不足其而談論近代朝廷儀制臺閣
故事而已未嘗言兵入為武衛上將軍以病棄初文
進攻新州不克夜走墜整一躍而出明日視之乃郡
之黑龍潭也絕岸數丈深不可測又嘗有大地徑至
座間引首及膝文進取食飼之而去由是自負反復



歸時不衛難
軍領長成軍
十年全徒年
全語

而還為晉兵所逼大敗我師于馬黃谷承裕戰死烈
祖以金全為天威統軍遷潤州節度使漢隱帝時李
守貞以河中反乞兵于金陵金全與查文徽等出師
沐陽諸將銳于進取金全獨以為遠不相及乃止保
大九年以金全為大將權兵淮上方與諸將會食候
言潤有羸兵數百欲掩之金全不許曰過潤者斬及
暮伏兵四起旌旗蔽日金鼓聞數十里金全曰適可
與戰乎及歸語人曰吾得全軍而還為功大矣其後
不復用卒于鎮

功晏球欲厚賞之仁沼退而不言此天下之忠臣也
及頒賜所停物仁沼悉以分故人親戚之貧者此天
下之廉士也宜納仁沼而遣漢榮漢榮聞之夜使人
殺令圖而鳩仁沼天福五年夏晉高祖以馬全節代
金全而仁沼二子欲詣京師訴其父寃漢榮大懼結
金全曰前日天子召漢榮公違詔而不進仁沼之死
其二子將訴于朝今以金節代是召公對獄也金
全信之遂送款于烈祖晉高祖發兵三萬授馬全節
討之烈祖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帥師迎之金全未
奔行至沁川引領北望涕泣而訣承裕入安州大掠



同輩六人告彥僑曰天下紛，能者先立，我輩空自困，可相與起事。彥僑給曰：吾當宿直，爾以兵入。吾為內應。是夜六人果至，彥僑伏劍盡斬之。呼刺史曰：彥僑巡警無狀，竊盜竊賊，幸伏其罪矣。請公親出以安衆。刺史出，彥僑又斬之。自領州事，衆不附。遂棄奔于吳。烈祖以為都押衙，累遷和州刺史，入為天威統軍。彥僑自以發迹凶亂，于是小心勤恪，烈祖善之。親至其家拜其父及烈祖，榮禪拜池和節度使，時給事中常夢錫左遷池州，幕府彥僑待之盡禮，人稱其有識量焉。

唐宗周以淮南元
宗遠使幕府

林仁肇，建陽人也。剛毅有膂力，姿質偉岸，文身為虎兒。因謂之林虎兒。事閔為裨將，閔亡，潘承祐薦之。署為軍校。周世宗征淮南，仁肇將偏師出援壽州。攻城南大寨，斬獲甚衆，遂破濠州水柵，以功授淮南屯營應援使。周人據正陽浮橋以為棧道，仁肇率敢死士載芻藁舉火焚橋，迎流逆風，火弗及城，合戰不克。仁肇殿而退。周駙馬都尉張永德，猿臂善射，發無不斃。追仁肇射之，矢至，仁肇輒格去。永德驚曰：彼有人焉，未可逼也。及割地，拜潤州節度使，移鎮武昌。會李重進以揚州叛，朝廷討平之，而淮南諸郡所守各不過



陳仲英
祖反開書

千人仁肇密說俊主曰中原承衰亂之後前年征蜀
今取交廣遷往數千里兵必罷弊請假臣兵數萬北
渡直抵青春分據正陽因其思舊之民累年之累復
取淮南勢如轉丸仍乞臣起兵之日開于北朝言臣
據兵竊叛事成歸國否則請族臣家以明陛下之無
貳後主驚曰爾無妄言宗社危矣乾德三年以仁肇
為洪州節度使留守南都仁肇素出于偏任雖在將
帥之位常與士卒均食同服以故多得士心又與皇
甫繼勳米令贊輩不協因搆仁肇求援皇朝欲自王
江西復主潛使人鳩之仁肇少有風疾口氣頗臭醫

士云肺掩不正及遇鴆而家人討其不臭翌日奉初
仁肇見知于陳喬曰今仁肇將外吾掌機務固雖
迫蹙未易圖也及仁肇死喬歎曰事勢如此而殺忠
臣吾不知其死所矣此為喬對替也陳誨建安人也始生數月足動能履其父異之因小
字阿鐵及長趨捷有勇又呼為陳鐵事王氏有戰功
建州被圍誨救出挑戰唐兵多苦之及城陷為王建
封所獲將殺之誨走且婦查文徽文徽禮之復以為
將使領兵招懷散亡文徽表其能聞入潘承祐亦
薦之授劔州刺史破馬先進以功拜建州節度使委



以南方之事誨繕修守備，却政無斂。周師伐淮，旬誨遣其子德誠率師赴難。青春之後，諸將多運撓，唯德誠力戰，未嘗挫劔。師還，拜德誠和州刺史。誨由是思寵日加，改其軍名忠義，以旌之。諸子皆至顯職。在鎮十年，以疾求罷，乃以其弟劔州刺史諫為留後。召誨還都，疾甚，後主親往視之，未幾卒。諫亦自中唐令堅，山東人也，無賴，好恃勢力，絕人。晉漢之間，為盜犯法，械送京師，未至，謂守吏曰：「吾不死，則為徒卒，因市酒為訣。」守者皆醉，令堅破械逃去。保大七年，附賊帥成師，明末崛起，卒任累遷，偏將。淮南兵起，出

援壽春，與林仁肇同破城南大寨，左右奮擊，前無功敵。遂復濠州，以功授神衛軍都虞候。後主即位，常掌親兵。開寶五年，除吉州刺史，委以邊務，頗有節制。後主歸于京師，委諭順命，令堅私約袁州刺史劉茂忠不降，未發而令堅卒。



南唐書卷之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社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感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瞭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餘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十三
儒者傳上第八
嗚呼西晉之亡也左社比肩雕題接武而衣冠典禮會于南史五代之亂也禮樂崩壞文獻俱亡而儒衣書服感于南唐豈斯文之未喪而天將有所寓歟不然則聖王之大典掃地盡矣南唐累世好儒而儒者之盛見于載籍瞭然可觀如韓熙載之不羈江文蔚之高才徐鉉之典瞻高越之華藻潘佑之清逸皆能擅價于一時而徐鉉湯悅張洎之徒又足以爭名于天下其餘落不可勝數故曰江左三十年間文物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契丹入汴之事此
邊照載上無清
能事于五王者
及世宗朝傳載
九代照載亦可
不絕述載法中

有元之和風。豈虛言乎。作儒者傳。又十英閣。此
韓熙載字叔言。北海人也。弱冠擢進士第。同光末。北
海軍亂。推熙載父光嗣為留後。明宗即位。平北海。光
嗣見殺。熙載未奔于吳。放蕩嬉戲。不拘名節。里民趙
氏女有美色。熙載娶為正室。連補和常。除三州從事。
亦晏然不介意。烈祖愛禪。除秘書郎。輔元宗于東宮。
熙載譁笑而已。不預世務。及元宗即位。拜虞部員外
郎。史館脩撰。于是始嘗朝廷之事。所當條理者。前後
數上。又吉古禮儀。不如式者。隨事舉正。由是宋齊立
之黨大忌之。烈祖山陵。元宗以熙載知禮。遂兼太常

博士。時江文蔚判寺。所議雖同。而謚法廟號。皆成于
熙載之手。既薨。遷知制誥。熙載性懶。朝直多闕。為馮
延巳劾奏。器其職。陳覺等喪師南闕。持款不誅。熙載
上疏請置于法。元宗手札敦諭。而宋齊立大怒。乃誣
以醉酒披猖。點為和州司馬。其實熙載生平不能飲。
久之。微為虞部郎中。史館脩撰。拜中書舍人。制誥典
雅。有元之和風。建鐵錢之議。遣兵部尚書。既而錢貨
漸弊。頗亦自悔。奉使中原。為感懷詩三章。署于館壁。
云。未到故鄉時。將為故鄉好。及至親得歸。寧如身不
到。日前相識無一人。出入空傷我懷抱。風雨蕭蕭。旅



館秋歸來。聽下和衣倒。夢中忽到江南路。尋得花中
舊。處處桃臉蛾眉笑出門。爭向前頭擁將去。又僕本
江北人。今作江南客。再去江北遊。舉目無相識。金風
吹我寒。秋月為誰白。不如歸去來。江南有人憶。或問
江南何不食。剝皮羊。熙載對曰。江南地產羅餠。故爾
時皆不喻。迨熙載去。乃悟。使追之不及。中原使至。熙
載接伴。結曰。老夫竊觀吾子音容氣貌。一若先德。况
忝世舊。故不可跪。使者因拜之。熙載才名遠布四方。
建碑表者。皆戴金帛。求為之文。而常俸賜賚。月不下
數千緡。廣納儒生。苟有才藝。必延致門下。以舒雅之

徒為門生高弟。凡數十輩。由是所用之資。月入不供。
及奉使臨川。借官錢三十萬。所司以月俸預納。熙載
上書諫之。云。家無盈日之厨。野乏百金之產。累數百
言。後主批其奏云。言偏而辯。古人惡之。熙載俸有常
秩。錫賚尚優。而謂厨無盈日。無乃過歟。命有司放免。
逐月所刻料錢。仍賜內庫絹百疋。錦千兩。以充時服。
熙載上謝御批。其畧曰。水火相濟。日月無私。既示其
瑕。又憐其憔悴。免逋欠。使資于昏旦。賜綿絹令禦
其風霜。神造雖洪。粉身未報。熙載畜女樂四十餘人。
不加檢束。恣其出入。與賓客聚雜。後主累欲相之。而



此載清史稿
三卷以此通入
于古史稿

為秘書監，羣婢俄集如初。後主笑曰：「吾于今乃知卿之心矣。」後上書極陳時政，論古今之得失。書曰：「皇極要覽，進中書侍郎。開寶三年病卒，年六十三。後主深痛惜之，以為不得熙載為相，欲追贈之前代有此否。潘祐以謂潘劉穆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即其事也。乃贈熙載平章事，謚文靖。梅願尚書，命集賢殿學士徐鉉集其遺文藏之書殿。熙載才高氣逸，無所卑屈，舉朝未嘗拜一人。初嚴續請熙載撰其父可求神道碑，欲苟稱譽，遺珍貨巨萬，仍報未勝衣。歌妓姿色纖妙者，婦焉熙載受之。文既成，但叙其譜裔品

惡其如此，乃左校右庶子，分司于外，入朝辭復上表乞住闕下。其畧曰：「朽作無生之骨，猶思仰慕于聖賢。生為萬物之靈，寧使困窮于終老。魂迴象闕，心滯金門。程限至終，炎蒸漸減，重念臣向化將踰于四紀，抒誠已歷于三朝，無煨草之功，可資于國，有滔天之罪，見純于時，陛下以無為之心，示好生之德，雖一命已寬于時，痛切感深，仁而再遷，欲赴于避，征轉資陰德。今則羸形愈倦，壯志全消，老妻對面而呻吟，稚子環牀而號哭，勁風振樹，豈得長寧。逝水朝宗，不堪永訣。表上未報，于是畫小羣婢，使之即散。後主乃喜，遂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ColorChecker.com
© 2009 Munsell Color Services Lab

李使同傳元宗
開國文相相繼
黃口冠其極
視山等不可少也

秩而已。續陳之封還熙載。熙載亦知其體止寫一闕於泥金帶云。風柳搖。無定枝。陽臺雲雨夢中歸。他年蓬島音塵斷。容取搏前齋舞衣。宋齊立自署碑碣。每求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墨臭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織。善提獎後進。每見一文可採者。輒自繕寫。仍為播之聲名。善譚論。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分書及畫。名重當時。見者以為神仙中人。

江文蔚。字君章。許人也。長興中。舉進士。為河南府巡官。避推賢。有高才。與韓熙載名相上下。而熙載不持檢操。文蔚既擅價一時。又勵行義。自為郎時。南唐禮

唐書文蔚傳

儀草創。文蔚撰述。朝覲會同。祭祀宴饗。禮儀上之。遂正朝廷紀綱。烈祖殂。元宗以文蔚知禮。宜董治山陵事。除文蔚工部員外郎。判太常寺。以議委禮。于是烈祖山陵制度。皆文蔚等裁定。既葬。以文蔚遷居諫職。以熙載遷知制誥。論者美之。以為各當其任。文蔚之居諫職。秉心貞亮。不容阿順。每將言事。必多左遷。時宋齊立。陳覺馮延巳。魏岑皆以容悅得用人。情不平。及宋齊立。拜為諫議大夫。而延巳為相。魏岑亦居近密。文蔚上表。其言曰。二凶移去。未稱民情。四罪盡除。方明國典。表既上。而元宗惡其大言。黜為江州司士。



書和音舉取王
九年及第一
以在公任人

延已亦羅相出鎮臨川岑猶在職未幾延已自臨川
再入相宣內制畢拜恩閣下百寮皆言曰白麻甚嘉
猶不稱文蔚表爾其直言見重于時者如此後事也
高越燕人也少學進士清警有才思文價揚于北土
時咸武軍節度使盧文進有女美而慧善屬文時稱
如學士越聞而慕焉往謁文進文進以妻之晉高祖
即位文進南奔越與之俱來初投鄂州張宣久不見
知越以鷹詩誦之曰晴空不礙摩天翻未肯平原淺
草飛運至廣陵烈祖愛其詞學時齊國立制凡禱祠
燕餞之文越多為撰之烈祖受禪累遷禮部員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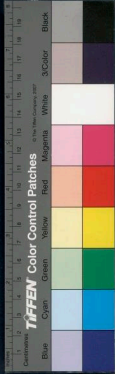
以以盧之進完
出為新刊司奉
軍人及進士
書舍人及進士
進士及進士
進士及進士
進士及進士
進士及進士
進士及進士
進士及進士
進士及進士

書舍人保大中諸將取潭衡舉朝稱慶越謂潭衡一
時之凶亂取之甚易觀諸將之才善守為難既而進
兵于衡遂授王建期進攻潭州蓋錫避地諸郡皆降
舉無遺策是時越與江文蔚俱以辭賦知名故江淮
士者品論人物皆以越為首稱越文蔚
孫鈞字伯奐性聰敏好學唐末都官員外郎鄭谷避
亂歸江淮鈞從之遊故其所吟詩頗有鄭體及吳武
王據有江淮文雅之士駢集遂與沈彬李建勳為詩
社彬好評詩建勳嘗與彬議時鈞不在席以鈞詩詰
之彬曰此非有風雅製度但得入閭烟火氣多爾鈞



遠出讓彬曰非有風雅固然而謂得人間烟火氣何
耶彬笑曰子夜坐句云刻多仄襟蒼虬跡坐久烟消
寶鴨香非壚上作而何闍座大笑金山寺題詠衆因
稱道唐張祐有僧掃夜船月龍出曉堂雲之句欲和
衆皆闍筆勦復吟云山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
懸倒影鐘磬隔蕙塵過橋妨僧定鷺濤濺佛身誰言
題詠處流響更無人時人號為絕唱有詩百篇行于
世烈祖召見授宗正卿卒
嗚呼居田里中而妄意天下者士之志也昔賈誼欲
拯單于之頭遠羈南越未必踐言而志之所尚豈易

量即韓熙載初與李穀相善及熙載南奔穀送至正
陽酒酣臨訣熙載謂穀曰江淮用吾為相當長驅以
定中原穀曰中國用吾為相取江淮如探囊中物爾
周師南征命穀為將以取淮南而熙載落魄終不得
大用及其既死假之名器與夫生不能用死而誅之
者何異哉



南唐書卷之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于陳旼精思不懈至
決日不甞旼卒猶居二十年詩長于五言自號五言
金城後主即位請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
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
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
旅二年侯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竦相善陳
旼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
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

南唐書卷之十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十四
儒者傳下第九
劉洞廬陵人也少遊廬山學詩于陳旼精思不懈至
泱日不甞旼卒猶居二十年詩長于五言自號五言
金城後主即位詣金陵獻詩百篇後主覽其首篇石
城懷古云石城古岸頭一望思悠悠幾許六朝事不
禁江水流後主掩卷為之改容不復讀其餘者洞羈
旅二年侯召不報遂還廬陵與同門夏竦相善陳
旼嘗謂已詩埒賈島洞亦自言有浪仙之體恨不得
與之同時言詩也虔州陳德誠尤重其詞學及金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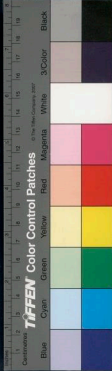
南唐書卷之十三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 O. C.



受園洞為詩署于路旁云千里長江皆渡馬十年養
士得何人又云飄憶潘郎章奏內陰山日暮好沾巾
初潘佑表云家國陰如日將暮洞以訛之開寶八
年年其遺集行于世世謂仙字
江為其先宋州人避亂建陽遂為建陽人造廬山白
底洞師事處士陳旼居二十年有風人之體時金陵
初復唐制以進士取人為有題白廬寺詩云吟登蕭
寺旂檀閣醉倚王家狀瑁楚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
詩稱善久之為由是徵隸自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
求舉屢然于有司為快不能自己欲東書亡越而

會同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為睿吟隋堤柳詩云
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感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
柳兩葉風花作恨媒感傳于時世謂仙字
汪台符歙州人也能文章通古今有王佐才聞烈祖
移鎮金陵台符上書陳民間利害十餘條大率以富
國阜民為務烈祖善之而宋齊立疾其才高屢為試
營台符由是不平齊立始字超回台符貽書請之曰
聞足下齊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稱字齊立大慚改
字子嵩因使親信訪台符乘舟痛飲推沉石城蚬蚶
磯下昇元中限民田物畜高下為三等科其均輸以



字與名世家
齊書

為定制又使氏入米請鹽貨鬻有征稅舟行有力勝
皆用台符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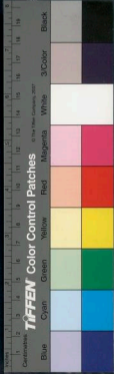
史虛白山東人世儒學與韓熙載友善唐晉之間中
原多事遂因熙載渡淮開宋齊立總相爾事虛白放
言曰彼可代而相矣齊立欲窮其伎因宴寮屬而致
虛白酒教行出詩百詠俾齊屬恣女奴玩肆多方撓
之虛白談笑獻酬筆不停綴衆皆大驚及見烈祖說
之曰今據江淮摘煮山海人民豐阜咸洛之地陛下
之光業世亂久矣人思舊德反旆長驅易若屈指烈
祖雖善其說然以初基方輯睦隣境未暇北顧乃署

郡從事虛白耻其初言之失意頗不平遂南遊廬山
以詩酒自娛元宗即位韓熙載薦之召見問為治之
理虛白曰臣草野之人漁釣而已邦國大計不敢預
知因醉溺于殿陛元宗曰真處士也賜田五頃遣還
及晝江為累虛白為割江賦以請云舟車有限沿汀
魯以俱閑莫斃無知尚浮游而不止元宗南遷至星
子激復召至問處士隱居有所得乎對曰臣得漢父
一聯云風雨撥却屋全家醉不知元宗變色久之復
賜粟帛遣歸卒于家年六十七



大理司直或告故南平王鍾鐔夫人與僧通姦大理
卿蕭儼崇法議徙鵬曰法之行自貴者始遂曲法誅
之人皆以為寬會宋齊丘得罪鵬坐黨免官辛昭慶
博通經史擬元經作唐春秋三十卷著治書五十篇
皆引古以勵今獻之為左右所沮俾就舉進士昭慶
不平復上書曰臣所述皆先聖之遺旨以懲勸褒貶
為任其餘摘裂章句補綴雕虫臣自火耻而不為因
得召對補揚子尉不受復歸永川邑宰覽之修謁往
候昭慶不與之見宰銜之會閩編戶乃籍昭慶為新
振軍昭慶復走金陵再獻經國治民論各十餘篇大

抵皆指述池州采石堤要害倫禦之處及東海隅可
以拓之之畧後主覽而悅之邊署為著作郎常以才
名自居然朝無引援久之不遷開寶歲貢方物賤表
及使命廷勞燕餞之辭一出于昭慶皇朝諸公亦
推其辭藻徐鉉徐鉉尤嫉之鉉前通謁而不署名銜
昭慶怒乃詬而擲之由是有隙昭慶之居與客將李
師義為隣而師義與鉉為姻鉉因令師義召昭慶
飲潛置鴆于酒昭慶飲之不疑詰旦入朝及階而仆
扶出遂絕諸竅皆出血昭慶前所獻治書內有禁絕
三篇多天文孫吳之術及經國論等皆行于世唯唐



春秋為鉉錯所匿

康仁傑，泉州人也。少祝髮為僧，喜儒學，頗自勵。因遊江淮，會陳德誠，出次池陽。仁傑以詩投之，有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篋，煙侵衣之句。德誠勉令就仕，乃薦仁傑于執政者。仁傑易儒服，至金陵，會學公荀沐，宴昇元閣。仁傑造席和登閣詩，有雲散使疑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之句。座皆大驚。後主間之，問左右曰：仁傑如何人？或對曰：亦詩中苦吟者也。然其遠人慕化而至，宜姑息而已。時陳洪進據漳泉，遂召問其風土民俗。仁傑對答無滯，仍獻所業。授鄂州文學，補

深陽簿。考滿，出吉州，括量屯田。仁傑視肥磽，稽田疇，無不允當。性循素儉，門無私謁。其所進待，乃儒生名士。吟嘯終日，曾不火急。晚年彌苦其志，嘗以詩召嘉禾峯僧云：只在此山寧有意，向來求佛本無心。時皆稱善。入授汾陽令。及金陵敗，仁傑亦卒。其妻某，入廬山國學，苦節自勵。一夕見人掌自牖隙入，中有讀易二字，倏爾而却。喬默審其祥，取易讀之。探索精微，迨數年。山下有僧夜夢人指大星曰：此伍喬星也。僧與喬初不相知。達旦入國學訪問，得喬，喜甚。勉之。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3 Color

Black

進取喬以潛之。卷僧報聲索予之喬出與郡計明年春試畫八卦賦。露後望鍾山詩。是歲同試數百人。初中有司之選者必延之澄堂。而加慰飲焉。先是宋貞觀登坐。張油續至。主司覽程文。遂揖貞觀南坐。而引泊西首。酒數行。喬始上卷。主司讀之。驚嘆。乃以貞觀處席北。辟泊居南。登喬為賓首。覆考榜出。喬果第一。泊第二。貞觀第三。時稱主司精于衡鑑。元宗命勒喬程文于石。以為永式。署宣州幕府。考滿遷。考功郎。卒于官。

周樹和川人也。杜門讀書。不治產業。其妻諫曰。君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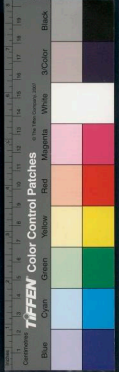
兄弟皆力田。故以致豐羨。而獨不調。玩故紙。以自困。寧有益耶。樹笑曰。耕田不如耕道。非兒女子所知也。聞烈祖鎮金陵。招辟儒生。樹固獻所習。烈祖善之。禪代之後。制度革創。無取士之科。會有事于南郊。樹著郊望論。數千言。廣陳前古得失上之。署諸衛巡官。元宗與壽王景遂。貽書交辟。置之門下。賜予頗優。告歸省母。以所得金玉繒幣。陳列于庭。樹顧其妻曰。伯叔田畝。孰愈。妻曰。此男子之事。非婦人所能知。樹素鄙于鄉里。至是。猶有慢言者。親友以告。樹笑曰。昔魯人埋孔子。謂之東家丘。况庸人乎。授大理司直。以母憂



歸彝謁朱川令直造其廳署令詰之曰君雖朝者直
察其如桑梓何樹怒因自誓曰吾不歸令于茲有如
白日服闋諸建康以前官出宰永川前令覲顏而去
為政廉平鄉里率化有爭訟者以理和解之秩滿邑
人詣郡乞留連任七考累遷尚書郎卒于官
夏竇松廬陵吉陽人也少學詩于建陽江為為藉旅
卧病竇松躬嘗藥餌夜不解帶為德之典虞數年終
就其業與詩人劉涸頤頤名于當世百勝軍節度使
陳德誠以詩美之曰建水鶴傳劉夜坐螺川新有夏
江城蓋劉涸嘗有夜坐詩最為警策而竇松有宿江

城詩云雁飛南浦砧初新月滿西樓酒半醒又曉來
羸驥依前去目斷遠山數點青故德誠紀之其為當
時延譽類如此晚進儒生求為師事者多齋金泉不
遠數百里輻輳其門竇松贖貨每授弟子未嘗會講
唯贊帛稍厚者背衆與議而給曰詩之旨訣我有一
葫蘆兒授之將待價由是多私賂焉

徐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于江左錯弟進士累
遷屯田郎中知制誥集賢殿學士鉉錯兄弟俱參近
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云錯著質論十餘
篇後主札批其首後主文集復命錯為序君臣上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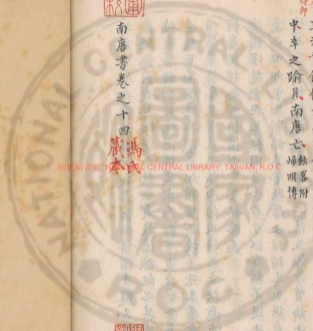
陸文定公年三十一
五續札刻傳印
福口文

互為寶飾儒者崇之錯以聞寶八年卒于金陵圍城
中卒之踰月南唐七婦明傳



南唐書卷之十四

馮氏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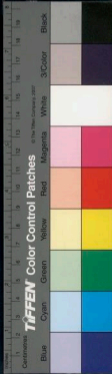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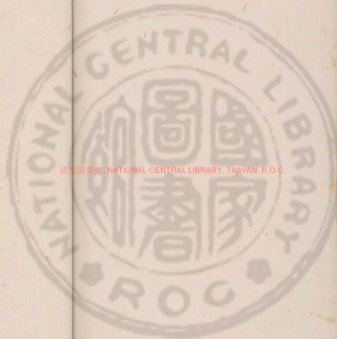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藏 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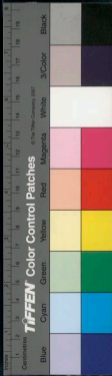


11195183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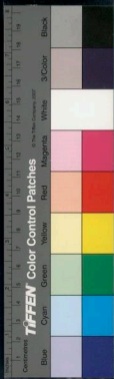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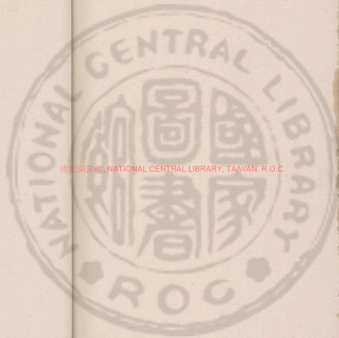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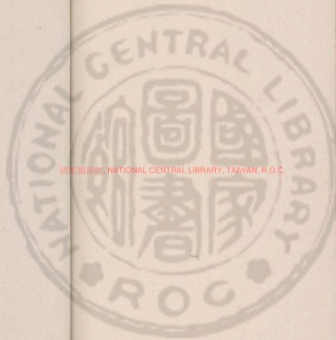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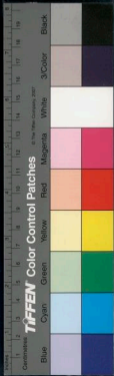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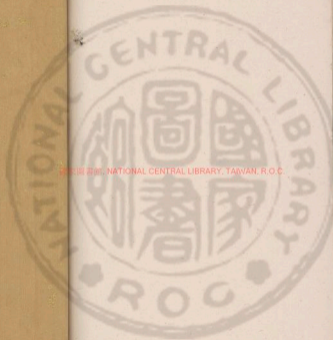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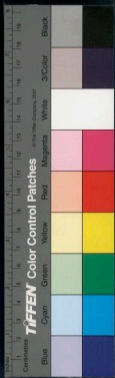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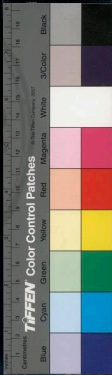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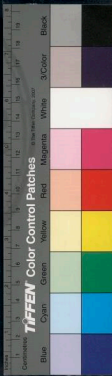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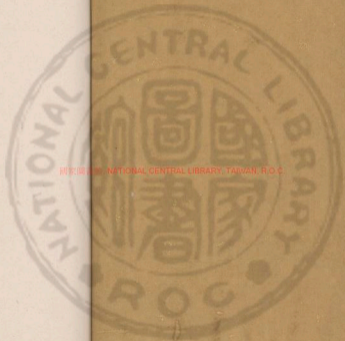


©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NJANG P. D. 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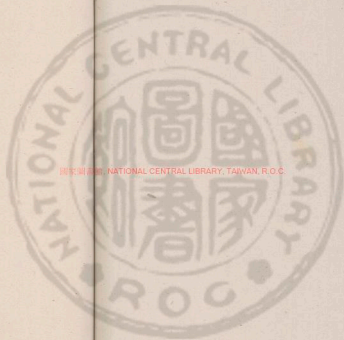
201-0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0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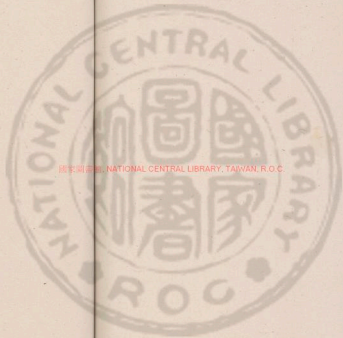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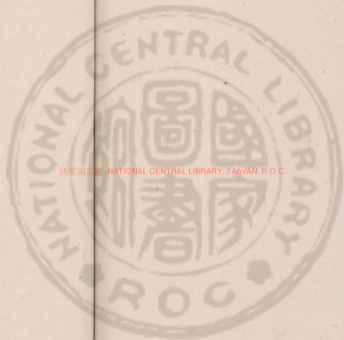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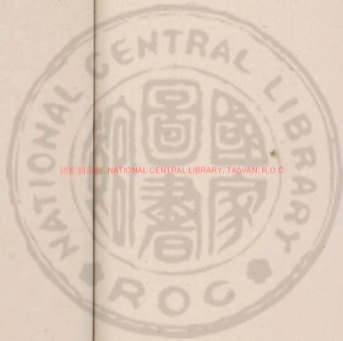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令南唐書卷之五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馬令南唐書 卷十五之卷三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
南
德者傳第
為研古之所銘陸士者道德長年已而時命大謀則
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造物雖入以高為也物
與人其為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
德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德者
雖不無以語其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
者數次手及作隱者傳
江寧孫守宰陰濟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術高潔烈祖
輔政辟置門下屬為秘書郎父之夢孫自陳廷儒無

上

南

德者傳第

七

卷

之

七

卷

之

七

卷

之

七

卷

之

七

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

德者傳第

七

卷

之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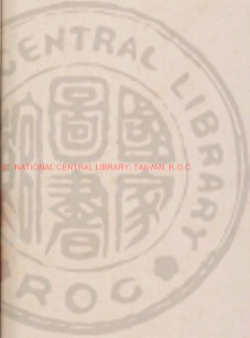
上古
南唐書卷之十五

隱者傳第十

嗚呼古之所謂隱士者道德足乎已而時命大謬則泊然自適於性命之真而非違物離人以為高也物與人莫為之累而已矣此伯夷叔齊朱張柳下惠之徒所以有德於天下後世也自秦漢而下士之隱者雖不足以語此而前史載之詳矣南唐之士僅可觀者叙次于左作隱者傳



馮氏
藏本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於民而後已因求一
縣以自効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
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示以誥指庭下地曰
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於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
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幽前舍居
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
正廳非禮也禮止之矣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叫囂甚
喧夢孫從容整衣冠叱曰夢孫為縣令合居此廳爾
為鬼神應有祠宇立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
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為事邑

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勸耒耜事繼母甚謹
每晨夜其潔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
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蜀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
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盧中齊已為詩侶迄不過
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
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又素隱清操
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理於東宮未幾
乞罷以尚書郎致任禪代之後絕不求進高安士人
多為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逾八十詣南昌求見



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即弟
今為天子翼接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
帛遣還署其子元為秘書省正字相尤工詩而未嘗
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玉氣收鷹行高送
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
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
瀟水清如飯不為離人割新愁皆感稱於士大夫惜
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楊學方外之術這無所
異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免葬此及楊卒發之得
石椁一上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

葬焉

陳旣南閩人性沉澹志操古朴而不苟於仕進一卧
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
鞭進止闕肆回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
極自依下一會皆同是列頭誰論非酒濃沉遠慮花
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
以官旣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業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
無不精究常以台弦之罷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
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元所進擢不惟

陸三投請士帝
誓不受



士論自料與齊立不合乃築室於西山日以詩酒為
事會宋齊立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立亦不為之
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
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
部負外郎任皖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
逸莫教千古弔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
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南陶
所居幽遠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飲有所問
而恐陶不盡言因偽使人責鮓至陶門陶果出唱鮓
喜甚責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

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祖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
養煉丹為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
綬疎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
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稱亭詩云伏
龍山橫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
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適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
採而餅之開寶中常見一雙角髮被褐與老媪質藥
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
藍採禾藍採禾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
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為陶之夫婦云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務之裔形陋而性或
寓廬阜白鹿洞桑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屨短襦
至軒亦無齋裝唯自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
衣就浴澗出而暎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
晝亦常參列人自珠之爾其可裸程乎堅癖嗜魚或
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醢鹽熟即啗之遊深陽下
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淞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唐
以大唐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蕪
蕪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
樓端情脈脈後或居茅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

能測舊與契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輒于江南
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舉蹙不答堅嘗至陽羨
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凌波澗步若平地然衆昉神
之不知其所在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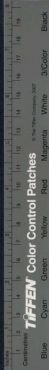
毛炯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山每
與諸生曲講苟獲贖銀卽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
兩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
升炯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卽飲
不醉不止嘗宿于酒家大醉候坐爐炭主人出之翌
日尻痛炯疑因酒垂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



于道旁。有里首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為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炯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炯。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醉之道。兩者固殊。安用掖為。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肘。由是人頗重之。是真全於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於南臺。小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有詩集傳于世。

顏翽。魯郡公真卿之後。唐末徙居木川。翽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辭翰。謹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

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翽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為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逸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蕘。水却負外。即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聞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毅中丞。蒯懿史館孫伯純。各為詩序。以述其幽德。翽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章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家人未嘗見其喜愠。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棗。詣邑求治。令尹下詗評。



之。謂償以已縮。其訟遂止。年七十餘。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卧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搆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給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堦道下。見宮室制度。閤殿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玉。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為多。

嗚呼。業不素修。自羣鹿豕。斯謂之隱者。樵夫牧子之事。爾非吾所謂隱也。故隱士儒術。出處雖異。易地則

皆然。或曰江夢孫沈彬嘗仕矣。而列于隱士。劉洞史虛白嘗隱矣。而列于儒術。何哉。曰彬與夢孫志於隱。而仕不得已焉。洞與虛白志於仕。而隱不得已焉。予何容心乎。亦各成其志而已。至如陳陶。巍然有政。而所得多矣。志不足言之也。



南唐書卷之十六
義死傳上第十一
嗚呼大哉君乎。猶天之覆焉。猶地之載焉。天地以為
籠。而東西南北。鬼方殊域。無出於天地之度內。則君
臣之義。孰可逃哉。此事君者。無適而非君也。且人情
莫不喜安存而惡危亡也。及以身事人。而與君同戚。
則由是而循義。由是而死節。將以終吾身而已。又豈
偷生忍耻。以獲罪於天下。後世觀禮曰。大夫死。衆士
死。制子思曰。如佞去。君誰與守。此君臣之義盡矣。雖
然。任以行道。而致君為堯舜。躋時為太平者。君子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欲也。所欲者不可必得，則不擇地而安之，不臨難而免之者，亦所以行吾道也。故唐虞之際，君臣都俞於廟堂之上，則所謂守節備義者，存之而弗試，不幸罹於亂世，而人君威於憂勞之地，則上焉學士大夫，下焉武夫悍卒，披肝瀝膽，夷險一節，忠義皎然，貫諸白日之上，是亦哀世之意也。魏鄭公所以願為良臣而不願為忠臣者，可謂有意於致君矣。嗚呼！三代而下，縉紳先生多能言之，五代之際，霸據角立，君無世臣，一無定主，而視神器為遺廬，則士之全節者無幾。劉仁瞻之守孤城，孫晟之不負永陵一抔土，與夫

淮陰法澤人

張彥能、皇甫暉、孟堅、陳壽、劉彥貞、朱令贊、胡則之徒，雖非蹈道有足稱者，作義死傳。

劉仁瞻，字守惠，彭城人也。父金，事吳武王為濠滁二州刺史，以驍勇知名。仁瞻為將，輕財重士，法令嚴肅，頗通兵法。事烈祖為左監門衛將軍，黃表二州刺史，拜武昌軍節度使。平楚之役，仁瞻以舟師克巴陵，撫納降附，人皆悅。集入掌親軍，出鎮壽州。先是，每歲淮水淺，涸分兵屯守，謂之把淺。監軍吳廷紹以為境上無事，虛費糧用，悉罷之。仁瞻以為不可，未及報，而周師糧至，郡人皆恐。仁瞻神氣閑暇，部分守禦，有若平



常群情乃安。五代史周師先至而後以仁瞻守青州。錄遺事到錄皆與此。彥貞輩不用其言以至喪敗。故用當以此書為是。仁瞻軍令益倍。用周鏡計破城南大寨。剋獲甚衆。仁瞻按兵城守。世宗圍之。敦重以方舟載礮。自泚河中流擊其城。又東巨竹數十竿。上施板屋。號為竹龍。載甲士以攻之。又決其水。若入泚河。攻之。百端自正月至于四月。不能下。而歲大暑。霖雨彌旬。周兵營寨水深數尺。淮泚暴漲。礮舟竹龍皆飄南岸。為唐兵所焚。周兵多死。世宗東趨濠梁。以李重進為廬壽都招討使。元宗遣元帥齊王景達等。列砦紫金山下。為夾道。

以屬城中。而重進與張永德兩軍相疑不協。仁瞻屢請出戰。景達不許。由是憤惋成疾。明年正月。世宗獲至淮上。盡破紫金山砦。壞其夾道。淮兵大敗。諸將多見擒。而廣陵馮延魯。光州張經。舒州周彝。泰州方訥。泗州范再遇。策或走或降。皆不能守。江南君臣亦皆震懼。奉表稱臣。願割土地輸貢賦。以効誠款。而仁瞻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江南使者孫晟等至城。喻仁瞻降。晟望城中。改其辭呼曰。無讓臣節。援兵即至矣。仁瞻於是城守益堅。仁瞻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瞻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



益忠肅
加封忠肅
王五進封

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三月仁瞻病甚
喘垂死其副使孫明詐為仁瞻書以城降世宗命
昇仁瞻至帳前歎嗟久之賜以玉帶御馬復使入城
養疾是日卒世宗制曰劉仁瞻盡忠所事抗節無虧
前代名臣幾人可比予之南伐得爾為多乃拜仁瞻
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天平軍節度使仁瞻不能受而
卒年五十八世宗遣使弔祭喪事官給追封彭城郡
王以其子崇讚為懷州刺史賜莊宅各一區元宗聞
仁瞻卒哭之慟及贈太師焚其詔曰視今有知鑿周
惠耶歎吾命耶夜夢仁瞻拜揖下若受命然壽州故

治壽春世宗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
正曰吾以誰仁瞻之節也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工於
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道士惡晟為妖以杖驅出
之易儒服北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為
著作佐郎天成中朱守殷鎮許州辟為判官守殷反
伏誅晟乃棄其妻子亡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
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盡其像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
晟未奔于吳時烈祖輔政多招四方之士得晟喜甚



高祖代加封忠
翰林學士中書
舍人十書等
元宗三書等
通鑑之書高好
州書是使年
我孫故成不
得奔州城生
賊乞補御某
遠在僑册

最為人口吃過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辨風生
聽者志倦烈祖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為右僕
射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最輕延巳為人嘗曰金碗玉
盃而盛狗屎可乎最事烈祖元宗二十餘年官至司
空家益富驕每食不設几案使象妓各執一器環立
而侍號向臺盤時人多效之周世宗征淮元宗懼始
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滁州奉書以求和世宗不答
又遣翰林學士鍾諤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臣
不答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最奉表謾與最等皆
言唐願割壽濠楚泗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

世宗使最
討心陰至誠
下語之書度文
國恩三可開門
近亮世宗治之
世宗可謂不
度使外無疑是
王宗曾遣書

軍而世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
留使者不遣而攻壽州益急謾等曰願陛下寬臣五
日之誅容臣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
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謾與最皆見
留德明等既還元宗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雨班
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州兵所得楊泰諸
州皆不能守唐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
永德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初最之奉使也語崇
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忍負永陵一坯土及崇
質還而最留與鍾謾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



芳能昭業戰死餘衆皆死誓無降者世宗屠其城嚴
兵以戍之元宗嘉芳能忠贈侍中

世宗時芳能
無社不殺也

開晟死贈魯國公
張芳能為楚州守將周師伐淮南諸郡皆降獨楚州
不可下周人圍之數月城中兵食殆盡而芳能與其
副鄭昭業城守蓋堅世宗親督兵洞屋穿穴而焚之

贈芳能忠

陸守芳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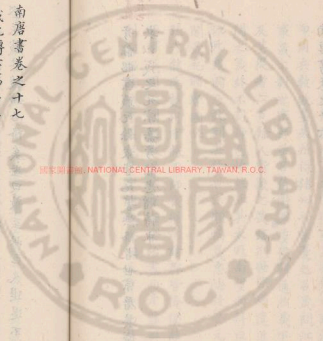
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
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
事晟不對世宗怒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救晟下獄
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刑世宗猶遣近臣
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
以死報國乃就刑其後世宗頗悔晟忠悔殺之元宗



南唐書卷之十七

南唐書卷之十七

六



RESERVED F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十七
義死傳下第十二

加字
海至居北
李德裕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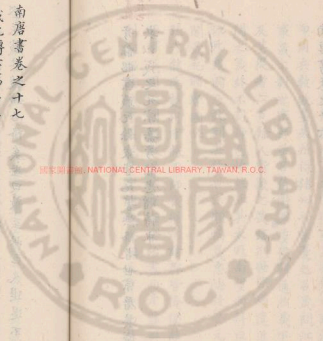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
興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
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
拒周師彥貞舉止踈抗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
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
天子從正陽橋子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
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
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

南唐書卷之十七

南唐書卷之十七

南唐書卷之十七

六



RESERVED FOR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十七
義死傳下第十二

加字
海至居北
李德裕後

皇甫暉山東人也事石晉為密州刺史虜陷中原暉
興秦州刺史王建來歸授神衛軍都虞候俄拜江州
節度使周師伐淮南暉率江州屯兵會劉彥貞等以
拒周師彥貞舉止踈抗失大將體而暉獨持重軍陣
整肅士樂用命雖中原名將往往憚之及彥貞敗死
天子從正陽橋子下蔡暉與林仁肇爭之不勝周有
神將操鉞一麾暉衆大敗收兵返走且戰且行欲
退保滁州時滁州守將王紹顏先遁去城中已亂暉

南唐書卷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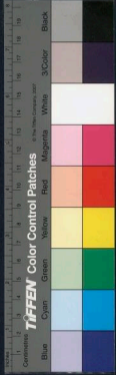
刀戰劍重死于天兵于繼勳別有傳實訓曰太

於孫州是受命之禍也國光閉語曰

太祖挺身力戰身無暇袖既而捨暉

孟聖初事王祖為建州裨將延政與職有隙聖知其必敗會遣鎬伐建陽聖以其衆先降鎬等資其策以取南閩及陳覺矯命攻晉安聖隸馮延魯軍中李仁達先求救於越以兵數千人入城勅守而江淮諸軍大集四面合勢晉安窘甚越人沿海濟師旁岸阻濤藉箸乃可登南面諸軍聚而射之著不得施久之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為援也却吾軍以誘之登岸殲其援城必降矣聖曰敵至此已久進退不可

求一戰而死無路爾今與之戰必致死力可盡殺乎不若聖壁以拒之援兵遠涉大海不戰而困城可圍也延魯不聽揮兵少却越人登岸未定聖曰可擊矣延魯又不聽既而合戰延魯敗走聖死之諸軍皆潰陳喬字子喬世為廬陵王荀人祖岳任大唐為南昌觀察判官著唐書自高祖訖于穆宗為統紀一百卷行于世父濬任吳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撰吳錄二十卷喬幼敏悟耽翫文史以廢授太常寺奉禮郎烈祖即位頗罷重之遷尚書郎拜中書舍人元宗既失淮甸耻其降號欲授機務于太弟而陳覺之徒固有



窺竊之計輒謂元宗曰宋齊丘嘗贊烈祖瓌家為國
終成大業是社稷之臣也今若委以國事庶寧邊鄙
而陛下優游遠處以養喬松之壽遵鴻湖之蹟亦千
載一遇也元宗由是欲傳位而以齊丘輔政喬聞之
排闥而入諫曰臣聞社稷之重焉可假之他人今且
授之則百官朝請皆歸齊丘一民尺土非陛下所有
尚能制齊丘而再有之乎臣見淳齒李兌復作而讓
皇幽囚于丹陽亦陛下之所親見一日垂涕泣求為
田舍翁不可得矣元宗愕然曰微卿義落賊人轂中
於是引喬入見后及諸子指喬曰此忠臣也他日國

家急難汝母子可託之我死無恨矣傳位之意遂止
而齊丘黨與亦由此以敗及元宗南遷留喬輔太子
監國後主即位遷吏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門下侍
郎兼樞密使遂總軍國事政由己出李平潘佑之死
亦因喬間焉開寶中

太祖皇帝遣使召後主入朝後主欲往以喬為介喬
曰陛下與臣俱受先帝顧命委以社稷大計今往而
見留則國非已有悔將何及臣雖死實覲面於先帝
後主曰苟不得已而入其如稽緩之讓何喬曰臣請
坐之後主由是連年拒命皆喬為之謀也及



王師問罪喬誓以死守時降樞密院為光政院喬為
光政使而張洎為副同掌機密嘗語後主勢雖迫蹙
二臣之節不隳也及城將陷後主自為降款俾喬與
世子仲寓開城門納之喬遽歸府以款授于承露後
主促之愈急喬入見曰自古豈有不亡之國乎降無
益也喬意欲與後主俱死而不忍言臣請城下一戰而死後主執其
手注曰盍與我北歸喬曰臣當大政而致國家如此
非死無以報臣死而歸之以逆命之罪則陛下保無
恙也掣其手去入視事堂召二親吏解所服金帶遺
之曰吾死掩屍無泄遂自縊二吏徹榻瘞之後主求

喬不得張洎曰已死北軍矣語未畢而王師遽入後
主俘于京師

太祖皇帝責其拒命勞師累以陳喬固執為對喬為
人孝悌博睦宗族之貧者分祿以給之雖居權要家
無餘貲先喪其妻後主為娶國戚喬曰臣家素貧寡
不能成禮後主貸之俾就婚焉惜乎不知時變死非
其所然亦忠於所事者也金陵既平政葬喬初求喬
屍不得或見丈夫衣黃半臂舉一手障面及發其瘞
以右手加額如所見焉

美言難死之志
軍中條例三前



外郎父喪免起為將軍遂歷武職連刺海楚二州長
於吏事聲績日洽拜濠州節度使承劉崇俊虎攻之
後裁以法度吏民頗服及移鎮壽春新自矜大務為
聚斂以奪民利壽春有安豐塘溉田萬頃彥貞託以
浚城隍大興工役決水城下而田畝皆涸因急其徵
賦民皆鬻田而去彥貞取上腴者賤價買之於是復
漲塘水歲積巨億賂遣權要以沽聲名魏岑受賄尤
劇羣議雖然推唱以謂彥貞用兵如鞞鼓理民如龔
黃倚之若長城及周世宗征淮南命大將李穀攻自
壽州元宗使彥貞督諸路兵出拒周師以江州皇甫

暉為援李穀曰吾無水戰之具而使唐兵斷正陽浮
橋則我背腹受敵乃焚其芻糧退屯正陽是時世宗
親征行至圍鎮聞穀軍却意唐兵必追之遣李重進
急趨正陽曰唐兵且至宜急擊之彥貞等聞穀退軍
皆以為怯裨將成師朗曰追之可大獲劉仁聘使人
喻之曰君來赴援未交戰而敵人退不可測也慎勿
追逐君為大將安危以之脫有不利大事去矣前軍
張全約亦曰不可追彥貞曰軍容在我汝輩何知沮
吾事者斬其眾止躁撓貪功自任類如此比至正陽
而重進先至未及食而戰彥貞施利刃於拒馬維以

鐵索又剝木為獸號捷馬牌以皮囊布鐵蒺藜于地周兵見而知其怯一鼓敗之彥貞死于陣初彥貞鼓行劉仁瞻曰未戰而奔必有伏兵我師遇之無遺類也乃號令軍中為城守之備既而彥貞果敗諸軍皆潰惟張全約帥所領奔壽州以其覆軍畏地自彥貞始故思不及其子孫交泰元年贈彥貞中書令而已朱令贇大將軍業從子也嘗從業軍初為小校趨捷善射推首鷹目軍中號朱深眼累遷神衛都虞候會林仁肇卒以令贇為鎮南軍節度使王師問罪後主召令贇赴難令贇至湖口與諸將議曰今若前進

而王師據我後則上江阻隔退乏糧道亟為虜矣乃以書招南郡留守柴克貞代鎮湖口克貞病不能舉令贇遲之俊主命益急使者旁午令贇不得已自海陽湖縛大筏載軍糧器用戰艦數百艘欲斷朱石浮橋直趨金陵或說令贇曰江水淺流不利舟筏可俟或夏大江汎溢順流而下勢不可禦令贇曰業已進俟或夏乎遂帥水陸一十五萬至虎蹲洲與王師遇令贇不識兵機自乘大航危簷重楫建大將旗幟中流指麾王師聚攻之令贇先創巨舟實葭葦灌膏油欲順風縱火謂之火油機至此勢蹙乃以



定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
嗚呼甚哉死之難也非死之難而處死者為難也非
處死之難而擇其所處為尤難是故或輕鴻毛或重
太山其死雖一而輕重之異者在得其所與不得其
所爾劉仁贍輩於死生之際亦庶幾焉

劉仁贍字子
詳則就而殺之
推則名則定
則言在仁贍
五年則誓以死守城將臨
太宗皇帝嘉其盡節於所事遣使喻翰城下日拒命
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

火油機前拒而反風迴燭自焚大筏水陸諸軍不戰
而潰令贗投火死糧器供焚煙燭不絕者浹日自是
金陵絕無外援以至於亡
胡則為江州副使金陵既下後主歸于京師諸郡
皆送款則謂所部曰吾等世受主恩忍負之遂殺謀
降者嬰城固守
朝廷遣使諭旨猶不奉命將軍曹翰帥師圍城

RESERVE NATIONAL LIBRARY, TAIWAN



南唐書卷之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人之所敬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鷓鴣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為。曾未得其萬一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僮來。故懷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十八
廉隅傳第十三
嗚呼崇高富有。人之所敬也。其崇高乎天地之間者。若鷓鴣巢於一枝。一枝之外。無所居也。其富有於萬物之上者。若偃鼠飲於長河。滿腹之外。無所容也。天地亦大矣。萬物亦衆矣。一身之所為。曾未得其萬一之一。而固已厭足。則一身之外。我何與焉。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許由聞其風而悅之。其無待於外而傲睨於萬物之上。則在我者。皆道之真。而在彼者。皆物之粗。道者。吾之所固有。而物者。時之所僮來。故懷

REPRODUCED B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數尺後車數十乘不足以望吾泰山嵒之安也
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不足以易吾飲水曲肱之樂
也古之人其志有在於是者王子搜聞其風而悅之
大而天下重而一國有所不愛則脩吾身以標準於
天下不亦貴乎則效豫世喪已於物忘其於利則清
風不競而廉隅遂喪如姚景之取予有節魯崇範之
一介不受馬文義之不入府庫許規之不顧遺金皆
後世之難能者作庶幾傳
姚景始事劉全為廐卒全暇日至廐中見景晝眠有
二赤地悠揚景面少頃入鼻竅而寤全由是奇之引

為親信俄遷裨將全以女妻之烈祖亦重其為人使
典親兵歷制置刺史拜清淮軍節度使壽春望鎮俱
億滋厚而王將斂率浮於他郡民尤苦之景至一切
供億悉罷去常俸不給利衣弊冠漠然古風初吏請
家諱景大署于紙尾曰諱職吏於是屬吏拱手稍知
廉隅諸子為牙將景登城見其長子導從甚盛過市
市人皆廢業辟路景召其子杖之
魯崇範廬陵人也竈薪不屬而讀書自若烈祖初建
學校于亂世典籍多闕旁求諸郡崇範雖寔九經子
文世藏于家刺史賈皓就取進之薦其名不報皓以



已婚償其直崇範笑曰墳典天下公器世亂藏於家
世治藏于國其實一也吾非書肆何佑直以償耶卻
之皓謝曰俗文晚濁以遺先生羞不然何以見高義
會結赴闕與崇範俱至金陵表薦之召試東宮授太
子洗馬復守廉儉唯食月俸其餘四時錫餼非次優
與拜而弗取悉班諸親舊之貧者元宗即位尤重之
除東宮使卒于仕

馬文義彭城人也父仁裕事烈祖為使相文義以廢
授千牛備身補浙西支使建州之後隸祖全思為判官
既下建州將吏皆入府庫爭取金貝文義獨收氏籍

歸幕故建州雖經亂而民皆安堵文義與有力焉遷
讚善大夫卒子禹昌甫二歲妻朱氏大將軍業女也
時贈一無所受蓋其廉如此故能率其妻如此許
許規高陽人祖儂義不食梁粟自雍州祿負東走隱
江南山谷中終身不出儒生稠生規好道家志
故不事立嘗竊放宣歙間聞旁舍呻呼就訊之曰我
某郡人也察君長者且死願以骸骨贖因指囊中黃
金十斤曰以是交長者規許諾敬負其骨千里并黃
金置死者家父驚愧之因獻金如亡兒言以為許君
壽規不顧竟去聞者以規為長者云子述事後主為



監察御史亦有清節。後仕於皇朝。示平。其節與
奇政傳第十四
嗚呼。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剛與柔。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蓋陰陽和同。剛柔相濟。然後交通成
和而物生焉。人位其中。戴仁抱義。所以贊天地之化
育也。苟念戾殘忍而不全乎仁義。則猶天之獨陽而
無陰。地之獨剛而無柔。其於生成也殆矣。古之聖人
所以德刑並用。而治乎民心者。先以知此而已。循致
後世。依勢作威。倚法以刑。則滅天地之德。剝生民之
性。苛細慘烈。無所不為。可不痛哉。昔孔子適楚。有婦

人哭於路而哀。使子貢問之。曰。爾之哭。重有憂乎。曰。
然。子貢問其故。曰。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
又死焉。是以哀之。子貢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孔子
聞之。曰。小子志之。苛政猛於虎。作奇政傳第十四
張宣字致用。少事吳為軍校。隸大將梁集。愛人載
下。諸將化之。唯宣頗肆暴虐。部曲苦之。從劉信圍虔
州。虔人乞師於楚。信遣宣及高審思分兵禦之。大敗。
楚師累遷諸軍都虞候。徙為左街使。皆以嚴酷為理。
及鎮鄂州。置地室以鞠罪人。罪無閔小大。入之則無
全活。未幾境內大治。道不捨遺。會雪中炭肆有闕者。



錄問之言市炭一秤而輕不及數宣使秤之信然乃
斬賣炭者梟首懸炭于市白是賣炭者率以十五斤
為秤無敢輕重李德柔字子懷鄆陽人也始為小吏善伺公之秋捕
李德柔字子懷鄆陽人也始為小吏善伺公之秋捕
獲亡命所至必得時日為李貓兒累遷大理御持法
苛峻獄有未成則以蘆席卷因而倒置之死者甚衆
德柔本無學術妄稱博學每呼馬為韓盧染工為伶
倫雖然不附姦佞善守職分故終其天年初元宗欲
置北寺獄德柔諫曰世豈乏士而伴閹豎得以弄其
文墨耶其議遂寢論者韙之

嗚呼唐末大亂方鎮借擬悉以宦官給事考諸前史
吳越最多唯南唐載籍脫略閩人內侍用否輕重不
可悉考案浮屠傳後主對佛像燃命燈以決大疎自
夕至旦火滅則誅之不滅則賞之由是富商大賈遺
賂內官伴續燈獲免者甚衆而此又有置獄北寺之
說則閹豎之職雖無考據而同僚抵賊竊弄威德亦
已甚矣幸而國君儒雅未嘗嬖倖故不見斥於當時



南唐書卷之十九 雜錄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為人君而不道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而不道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耻於自明而為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十九 樂毅傳第五
誅死傳第十五
嗚呼三代之際刑不上大夫而霸者之命亦曰無專殺大夫則古之所以任大夫者未嘗不以賢而所以待大夫者未嘗不以禮及其世亂刑濫故殺之甚有見於春秋者書人以殺以其罪也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是以為人君而不道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而不道春秋之義者必陷誅死之罪後世君子耻於自明而為小人之所誣則賢不肖駢死於市朝而陷其君於首惡之名者無世無之良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史所以直筆書之使後世為臣者知誅之不可犯為
君者知刑之不可濫如陳蕃李固之死君子觀之未
嘗不扼腕而歎之董卓王甫之死君子觀之未嘗不
憮然而快之是其刑之當否雖千載之後猶足以感
發人之喜怒也南唐李國日淺可名之士無幾而誅
死大半如宋齊丘陳覺李徽古李德明鍾謨張密諸
仁規王建封范冲敏皇甫繼勳林仁肇潘佑李平皆
死於非命就其未死之行以考之則知其所死者不
能無當否矣然則南唐之亡非人亡之亦自亡也為
國而自去其股肱譬諸排空之鳥而自折其羽翮孰

有不困者哉昔孔子適晉至河而還者聞晉殺竇鳴
犢舜華也故曰剗胎而麟不至覆巢而鳳不翔君子
惡傷其類也作誅死傳詳晉書西晉書之傳詳歐
褚仁規字可則廣陵人也始為軍中少吏勤幹敏給
可被繁使累除右職出為海陵鹽監使海陵民好爭
訟吏多不能直乃以仁規兼縣事所部魚鹽竹葦之
地財用所出國家每有大役常賦不能給仁規使行
視民家所有輟籍取之事訖則以次償備固有遺遺
以故民不甚怨而供億公費不知恨極烈祖喜之反
以海陵為泰州遷仁規為刺史不移治所政亦如故



上元人

晚年國家少事仁規括克不已多入私門刑罰滋暴
加以奢縱宣徽使陳覺有宿憾寮啓其狀待御史王
仲遵亦劾之烈祖陽不問而陰欲罷其跡會將東遊
乃召以為靜江軍都虞候督舟師以從及還都遂留
不遣仁規方承恩遇被摧折不勝忿恚乃上書自
陳無過而為譴佞所間辭甚許作烈祖下其事命陳
覺充泰州按鞠使仁規聞覺徃按歎曰吾嘗孤立所
知者主上而已陳覺首搆吾事而今以屬之何以自
明遂自劾即日收付大理賜死妻子徙和州陳覺
王建封少為軍校晚勇任俠平建州功冠諸將拜信

州刺史為人剛鷲無所忌憚及陳覺等搆命討李仁
達建封帥師圍福州與諸將爭功城垂尅而先退諸
軍由此潰散遂失晉安元宗大怒陳覺馮延魯皆被
流竄而建封不自安元宗召選慰撫之使掌禁兵建
封怙罪愈多僭侈時魏岑鍾謨李德明皆當清要而
岑諛佞尤甚謨及德明亦輕脫俱不協衆望戶部員
外郎范仲敏頗耿介負氣深疾岑等而與建封相善
以建封方被寵任可去羣黨自勸建封上書歷詆用
事者請盡去羣小選用正人元宗大怒以其忤旨握
禁兵不當干預國政流建封池州賜死于路仲敏棄



重
李德明不知何許人也落魄員大節累遷兵部員外郎文理院學士周世宗伐淮南下滁州元宗懼先遣牙將王知朗奉書于世宗不荅未幾楊光舒秦蘄相次遣元宗益懼乃遣德明與鍾謨奉表稱臣請獻壽濠泗楚北海六州以求罷兵世宗亦不荅德明與鍾謨皆留行在明年元宗復使孫晟王崇質割去帝號願効貢賦世宗猶不荅於是鍾謨等見世宗英武而師甚威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還取江南表盡獻江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

質還江南而謨晟皆見留德明等歸或稱世宗英武元宗惡之宋齊立陳覺等皆以割地無益德明賣國以圖利元宗大怒命斬德明于夜而益兵以拒周初德明與鍾謨皆以尚書郎待制恃恩用事百官側目且號為鍾李及謨還因覆案齊立黨與追贈德明徐州刺史
皇甫繼勳江州節度使暉之子少以父蔭為軍校帝從暉軍中滁州之役暉力戰甚急繼勳欲造暉操戈擊之弗及遂逸以暉死事故繼勳思澤優渥累遷將軍池饒二州刺史性謹厚勤於為理吏民安輯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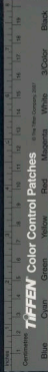
諸軍卸虞候數年南唐老将亡歿殆盡雖勳雖大遂
拜大將軍贊產優饒而錫賚頗優於是營第宅侈津
服蓄妓樂備珍美擇近郊之地植花構亭珠翠環列
擬於玉室及王師東伐雖勳保惜贊富無効死之
志欲後主速降而口不敢發每於衆中但言國數窮
從而已或聞賊績則怡愉竊喜或有敢死之士請出
効命則杖而拘之由是軍情愈恚百姓切齒迨臣屢
以為言後主優容之後託以軍旅稀後朝見召之亦
不至後主於是不能容乃親巡城勞軍還誘雖勳入
宮責其流言不用命之狀收付大理始出門而衆軍

之士雲集備劉雖勳項刻而盡
嗚呼天屬之厚不可薄也於其所厚而薄之則其咎
無不薄矣皇甫雖勳叛父於垂死之際及其事君又
可知也忠孝人之大倫而不忠不孝者無容於天地
之度內然則雖勳之死豈特人怨哉
雖謾字仲蓋會稽人也倫建康少真悟博學屬文穎
脫時輩元宗寵用之授自下位累遷吏部郎中顯德
中周師下楊光等州元宗遣謾與李德明奉表於世
宗未報而孫晟王崇質繼至謾等謂世宗曰唐畏陸
下神武保無二心願歸取表盡獻淮南之地世宗許



之遣德明崇質還江南而最與謨皆留行在既而江
南拒命世宗大怒案誅最及館中二百餘人同死獨
款謨以為羅州司馬謨在羅州以詩貽其州將其畧
云綱一歸畫塞垣淚幾十驚聞警戶吏謂北雜慈眷
色重江南家事戰塵中江南暨周平世宗召謨授衛
尉卿故還國謨作詩以獻其畧云三年擢武羣侯服
一日迴鑿萬國春南北通款永無事謝思歸去老陪
臣世宗覽而悅之賜黃金五百兩意將以問其君臣
也元宗果銜之謨歸為禮部侍郎判尚書省國政悉
秉於中臺相府但糾轄而已謨既秉權鑄大錢改制

度恃其才能挾中朝之勢尤橫恣不法世宗每遣使
至必賜詔存問時太子箕奈愆廢政謨薦其所知閻
式為太子司議郎百司開啓多由之初李德明與謨
善德明之死給事中唐錫與宋齊丘同議至是錫不
自安又頗納順謨知之面詰其狀錫大懼及謨復使
周以世宗之言覆按齊立黨與使覺李微古以下皆
伏誅錫益懼會信州刺史張懋入為天威軍都虞候
常詣謨第相歡或至夜分錫時掌樞要因構謨與懋
謀為不軌元宗疑之太子箕奈從嘉以汝當立而謨
曰從嘉輕肆請立紀國公從善元宗大怒尚以世宗



之故未即加誅乃罷其職為國子司業及世宗崩遂
貶謨著作佐郎饒州安置遣中使領侍衛軍十人即
日監督上道馳驛發遣家屬自後而去謨時病風眩
作絕旬十餘章其辭皆悽愴至郡月餘遣人就縊殺
之謨尤好古碑奉使中原每道旁碑碣必駐馬歷覽
嘗見龜趺大碣半沒水中謨欣然解衣以手捫揣然
記其文他日水涸以所錄本就證之無差其真謨如
此初使者至謨望拜曰臣無負國使者曰詔問孫晟
獨免狀謨復拜曰臣聞命矣遂就縊縊亦賜死于宣
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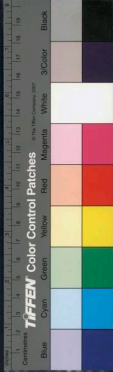
潘佑散騎常侍處常之子氣宇孤峻閉門讀書不營
貲產文章瞻逸尤敏於論議時譽蕩然中書舍人陳
喬戶部侍郎韓熙載薦之以秘書省正字釋褐俄直
崇文館輔後主於東宮後主即位遷虞部員外郎史
館脩撰後主納后歷代久無其禮開元禮亦多闕傳
士陳致雍習知沿革隨事補正後主使徐鉉與佑參
議佑立論以沮之文彩可觀後主奇其議頗見施用
由是恩寵日洽改知制誥明年居中用事極論時政
無所迴避後主手札敦喻佑七表不止因請休官遠
去乃徙佑專知國史悉罷其職時江南衰削國步多



報佑所止諫疏有家國陰，如日將暮之辭，後主惡之。又其所薦黜，與時輩不憚因誣以他事，劾佑。自劉母及妻子徙鏡州，佑自言其母方娠，夢古衣冠人告曰：我顏延之也，與夫人為子，及生七歲，始能語，曰：兒懷傷，白龍為上帝所罰也。因吟詩曰：只因騎折玉龍腰，謫在人間三十六。至是，累以三十六歲卒。李平初為河中李守貞從事，漢隱帝立，守貞據城叛，隱帝命周太祖討之，守貞遣平與朱元春表來乞降，未返而河中平遂留江，賊越人寇毘陵，平自言有武畧，因以為將，因竊乃遷衛尉少卿，使領偏師巡江北。

本姓名曰楊河
子名道士

進逼蘄州，周師先遁，平入保其城，即以爲蘄州刺史。會朱元叛，元宗恐其不自安，召之還都，使者失旨，鎖平送建康。元宗慰勉之，拜建州節度副使，徵爲衛尉卿。平本好神像，修養之事，而動多恠妄，自言像人神鬼，常與通接。滿佑亦好仙，平因與親善之。言佑父處常，今已爲像官，而已與佑亦像官也。家置靜室，人莫能窺，佑既獲用，請復井田法，深抑豪民，有買貧戶田者，使即還之。又依周禮造武籍，復造牛籍，曠土盡令種桑，薦平判司農寺，以督之。命行于下，急如星火。州縣吏胥，因以爲姦，百姓大擾，聚而爲亂。後主知立法



有黨也。予之所論，一入于黨與，則宜無君子而各著
予篇者，未必皆小人嗚呼，弗可不察也。作黨與傳，
宋齊丘豫章人也，其父誠為江西鍾傳副使，卒於任。
時天下已亂，經籍道熄，齊丘獨好學，有大志。及鍾傳
敗，齊丘益窮，隨衆東下，糊口於侶。優魏氏烈祖時為
昇州刺史，延四方之士，齊丘依焉。同以鳳皇臺詩見
志曰：嗟峨壓洪泉，窄峯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
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顏背城郭。山麋龍虎健，水黑鱗
鱗作。白虹飲吞人，赤驥相埒噪。壺棟泥金碧，石路盤
碗碗。倒掛哭月懷危立，思天鶴鑿池養蛟龍。栽松棲

鸞鷲。梁間燕教鷗，石罅地懸鼓。春花如春頤，去草如
去惡。日晚巖城鼓，風來薊寺鐺。掃地驅塵埃，翦蒿除
鳥雀。金桃帶葉摘，綠李和衣嚼。貞竹無威衰，媚柳先
摧落。塵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
調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鬼
敲啄。松孤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怜啄木鳥，去盡終
不錯。晚風吹梧桐，樹頭鳴啄。我、江、石、青、苔、何
淡薄。不話興亡事，舉首思秋暹。吁哉未到此，徧方同
尺蠖。籠鶴羨鳧毛，猛虎愛蝸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
橐籥。性、獨、自、語、天、帝、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錯



烈祖前此二
受命曰符
齊立符
與去祖

一略我欲烹長鯨四海為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為
增壤安得生羽翰雄飛上寥廓烈祖奇其才以國士
待之歛入江台符投書于烈祖齊立忌其名頗排斥
之齊立本字超回台符固是貽書侮之曰聞足下齊
大聖以為名超亞聖以為字齊立慙即改字子嵩隨
烈祖鎮京口入定朱瑾之難雖參謀議而怯於鼓鐸
故不預戰功烈祖輔政勵精為理脩舉禮法以過強
衆親附卿士寬隆薄賦人用安輯齊立頗有力焉烈
祖欲進用之而為徐義祖所惡乃以為殿直軍判官
凡十年義祖卒始拜右司負外郎累遷左諫議兵部

侍郎居中用事期以相之齊立自以名望甚淺欲為
退讓以自重乃告如豫章改葬其父因入九華山啓
求退居吳主連微不至元宗時為大將軍烈祖使元
宗親往敦迫乃起除中書侍詔遷右僕射平章事烈
祖出鎮金陵以元宗入輔政委齊立左右之齊立於
是蓋樹朋黨潛自封殖時烈祖權位日隆中外皆知
有禪代之勢而烈祖恭謹守道懼羣下不悅欲待嗣
君齊立亦盛贊其說與烈祖意合烈祖次子景遷吳
王之塔也美姿儀風度和雅烈祖鍾愛特甚齊立使
陳覺為景遷教授以質其聲價齊立泰決時政多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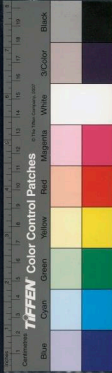


不法。輒歸過於元宗，而威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火而烈祖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於景遷，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上矣。此其日夕之謀也。烈祖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為己副。遙兼節度使，無所關預。徙容而已。行軍司馬徐玠副使，李建勳判官孫景，買澤英相王令謀，都校周宗之徒，相為推挽，決行大事。既建齊國，以齊丘為左丞相，遷司空。徐玠為右丞相。明年，烈祖即位，徐玠為使相。張居諒、張延翰、李建勳皆平章事。周宗為樞密使。齊丘但遷司徒而已。自悼失計，復耻無功，不勝其忿。受

宣之日，開制辭云：布衣時，陛下乃一刺吏爾。今日為

之及恩抗表，臣為晉表

天子，可不用老臣矣。拂衣而出，閤門請罪。烈祖但遜辭以喻之，不為改官。齊丘久之，計無所出，乃更上書請議遷讓。皇他郡，以絕人望。吳世子璉、烈祖子瑒也。又請絕其婚，而斥遠之。其詞云：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之。聞者莫不大笑。居數年，復自陳以輔相之重，不可不與政。烈祖許其入中書視事。又以兩者事多委給事舍人，而中外繁劇之務，皆在尚書省。乃求知尚書省事，亦許之。於是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史，皆用所親。吏視事數月，有親吏夏



昌圖者盜官錢三百萬齊立特判償其死烈祖大怒
切責所司刑部官吏自劾請罪久之乃解昌圖坐斬
齊立卧疾不出烈祖遣壽王景遠往問之許其出鎮
本州旬日遂起拜洪州節度使委任羣小政事不治
所居舊里愛親坊改為衣錦坊大啓第宅窮極宏壯
居坊中人皆使修飾牆屋門巷極備華潔民不堪命
相率逃去坊中為之空前後四任本州其行事多類
此在富貴權要之地三十年唯欲人之順己其一言
不同者必被排擯酷好術數凡天文地理占相卜祝
之徒在門下者數十人厚祿以給之相傳言齊丘少

時曾夢乘龍上天凡文武百司皆布朋黨每國家有
善政其黨輒但言宋公之為也事有不合羣望者則
曰不用宋公之言也每舉一事必知物議不可則羣
黨競以巧詞先為之地及有論議者皆以墮其計中
羣臣敢言者常夢錫蕭儼江文蔚韓熙載等十數人
而常蕭尤甚夢錫性褊而簡言儼無文而辭繁碎故
皆不能勝然雖正久切齒而流俗詭遠之人猶瞻仰
以為元老故趨附者益多及國家多難因欲遂其窺
竊之計卒以此敗元宗謂近臣曰齊丘之才安能當
此大難不過率國中以降白為功爾窺竊之計與當
大難之事皆其



陳希陳及故歸青陽即舊第之外別院處之重門外
鑽穴牆以給食明年自縊死年七十三謚醜謬齊立
初館于倡妓魏氏藉其賞給遂以為正室亦封國夫
人無子以從子摩詰為嗣及後主即位召其妻子還
建康館給之連坐者皆宥齊立為文有天才而寡學
不經師友議論詞尚詭誕多違戾先王之章自以古
今獨步書札不工亦自矜傲而嗤鄙歐虞之徒馮延
巳亦工書遠勝齊立而伴為師授以求媚齊立謂之
白子書非不善然不能精意往似虞世南其何堪
也其狂瞽如此承二君不世之恩而自陷刑辟識者

知其有天道焉

嗚呼俗說江南堅甲精兵雖數十萬而長江天塹險
過湯池可當十萬國老宋齊立機變如神可當十萬
周世宗欲取江表故齊立以反間死斯言殆非君子
之說閻巷小人之語也龍象因是著于野錄以欺惑
後世而後世之人亦頗信之且民之至愚欺之則易
信况齊立益樹朋黨以賈譽於當時自非特立獨行
之士安能知其妄偽哉孔子嘗以鄉人皆好之為未
可蓋鄉人之情未必公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則
信善矣嗚呼善人吾不得見則齊立之事安所考信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我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不設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刺者不敢侮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救於我又冥禍於我此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是乎萌矣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言也夜南闕攻仁達以室其國用逆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間其忠言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行也然則齊丘之死自速辜爾謂之反間者妄也

南唐書卷之二十

精海使人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宋齊丘之客也齊丘薦為楚王景遷教授累遷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軌制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丘嘗選三婢予以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曰此令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耶三婢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不聽從而己李仁達據福州齊丘因薦覺有智畧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才刃

李遠稱其狀
命覺為三任
遠多運到為
使使元宗
元宗元宗
元宗元宗
元宗元宗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我蓋亦考其所言與其所行而已觀其著書云畫者
不敢易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刺者不敢侮木偶苟侮
之必貽禍始制作於我又要救於我又冥禍於我此
意以社稷之功自任而無復君臣之禮也又云見食
象者食牛不足見戴冕者戴冠不足則窺竊之計於
是乎萌矣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言也夜南闕攻仁遠
以室其國用逆常夢錫韓熙載江文蔚以間其忠言
予以是知齊丘之所行也然則齊丘之死自速辜爾
謂之反間者妄也
南唐書卷之二十

精海使人

南唐書卷之二十一

黨與傳下第十七

陳覺宋齊丘之客也齊丘薦為楚王景遷教授累遷
兵部侍郎宣徽使覺在外姦佞苛酷及居家不執制
義於一妻其妻李氏妬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宋齊
丘嘗選三婢予以之頗有容質李氏亦無難色奉事三
婢禮如舅姑晨夕承侍未嘗輒離左右人問其故則
曰此今公寵倖之人見之若面令公敢倨慢耶三婢
不自安求還宋第覺唯不聽從而己李仁達據福州
齊丘因薦覺有智畧可使喻旨於仁達必不勞才刃

李遠稱其狀
命覺為三任
遠多運到為
使使元宗齊
臣遠先取則使
太後十所

坐致闕下。元宗許之。乃以覺為福州宣喻使。既至。說
仁達入覲。仁達曰。安撫未定。請俟它年入覲。覺還。至
建安。趾說之不往。乃橋制發建汀撫信之兵。徃討之。
既而諸軍皆潰。士之戰死者無幾。國用遂為一空。於
是顯覺送建康。中外皆謂其必誅。而齊丘上表為請。
乃赦之。流覺于蘄州。未幾。復用如初。及赦壽春。又與
朱元有私隙。而寤之太甚。卒致元叛。淮甸既陷。舉國
震恐。齊丘等回之以圖慶。覺與李徽古俱為樞密副
使。徽古每於言議。無復臣禮。覺請元宗深居後宮。委
國事於宋公臣。時得入奉從。容譚釋老而已。元宗以

拳情方撓。不欲暴其事。及使中原回。乃羅近職。覺以
世宗之命告元宗曰。江南連年拚命。知是宰相嚴績
所為。可殺以謝過。元宗知其典禮有宿嫌也。不信。鍾
謨請覆實其事。乃遣謨告謝責己。言非績之罪。世宗
大驚曰。績果能如是。乃忠於所事也。何罪之有。朕為
天下主。肯殺人殺忠臣乎。謨還報。元宗乃下令數覺。
前後罪惡。貶饒州安置使。殺于路。
李徽古。宜春人也。昇元末。第進士。時宋齊丘廣樹黨
與。以張聲勢。徽古常出入門下。保大中。與陳覺同掌
機密。淮甸兵起。劉彥貞敗死。人心恟懼。元宗數曰。吾



家國一至於此因泣下微古曰陛下當以兵力拒敵
注有何益蓋酒過量耶乳保不至耶元宗變色左右
皆戰慄微古亦自若又與陳覺乘間言杜稷禍在朝
久請陛下燕居深宮國事盡付宋齊丘以紓哀亂元
宗以戎事未戢隱忍不發及畫江羅兵鍾謨至自京
師判尚書兼三省之政權勢特甚尤切齒齊丘黨與
常曰人臣窺國理不可容及陳覺未使中原欲弑世
宗之命殺嚴續謾乞復使周覆實其事齊立黨與逆
賊貶微古洪州殺之

馮延巳字正中廣陵人也父令顓事本郡為軍吏烈

一名延嗣

祖署為歙州鹽鐵院判官禪將樊思蘊作亂燒營而
火及令顓策叛卒皆釋兵救火其得人心如此時刺
史滑言病甚中外不知存否人心惶惶延巳年十四
徒步入見言復傳言教出謝將吏人情乃安及長有
辭學多伎藝烈祖以為秘書郎使與元宗遊處累遷
駕部郎中元帥府掌書記與陳覺友善自結於宋齊
丘以圖恩寵同府在已上者稍以計選出之元宗愛
其多能而嫌其輕脫貪求特以舊人不能離也孫晟
面數之曰君常鄙晟知之矣晟文筆不如君也技
藝不如君也談諧不如君也談佞不如君也然上置

君於親賢門下者期以道藝相輔不可悞邦國大計也聞者疑其言烈祖季年亦惡之復為常夢錫彈劾必欲斥去未果而烈祖短元宗即位延己喜形於色未聽政屢入白事一日數見元宗不悅因書記自有常職此各有所司何其繁也由是少止遂與宋齊丘更相推唱拜諫議大夫翰林學士復與其弟延魯交結魏岑陳覺查文徽侵損時政時人謂之五鬼保大四年自中書侍郎拜平章事時論不平出鎮撫州亦無善政延己無才而好大言及再入相乃言己之智畧足以經營天下而人主躬親庶務宰相備位何以

致理於是元宗悉以庶政委之奏可而已延己遵疑顧望責成胥吏之手又常笑烈祖戢兵以為難說無大畧安陸之後喪兵數千而輟食咨嗟者旬日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而宴樂擊鞠不輟此則真英雄主也故靈國殃民實此之由為相之後勅多徇私而故人親戚殆於謝絕與弟延魯如仇讐延魯所生乃延己之繼母也亦至疎隔既失湖湘人皆歸咎延己自劾元宗復使親政割地之後始乞罷相乃罷為宮傅逾年卒年五十七著樂章百餘闕其鶴冲天詞云晚月墜宿雲披銀燭錦屏幃建



章鐘勳王純低宮漏出花邊又歸國註詞云江水碧
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遠送瀟湘客蘆花千里霜月
白傷行色明朝便是關山隔見稱於世元宗樂府辭
云小樓吹徹玉笙寒延已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之句皆為警策元宗嘗戲延已曰吹皺一池春水于
卿何事延已曰未如陛下小樓吹徹玉笙寒元宗悅
初蕭儼深惡延已常廷斥之及儼為大理卿斷獄失
入累朝皆欲誅儼獨延已力爭以為赦前失入罪不
當死儼終獲免人皆疑之以謂裴冕損怨無以如此
延魯延已異母弟也初為江都判官累遷水部員外

郎中書舍人延魯銳於進趨常欲用事四方以要功
名延已詰曰士以文行飾身勤恪居職則寵光至矣
何用行險以圖祿利延魯曰兄自能如此弟不能惜
情待術資為宰相也建州之後雖查文徽尸其事而
延魯實贊之聞人先苦王氏亂政開唐師至皆伐木
開道壘漿來迎既尅建州軍無節制大掠數日民不
堪命故雖下其地而人皆解體劉從効李仁達之徒
得以鳩集其民專據郡縣者固其隙也及陳覺矯命
討晋安表言朝夕可克元宗不得已發諸路兵應之
延魯亦請行拜南面監軍使李仁達求救於越人



遣兵助守既而延魯魏岑王崇文等各領兵萬數四面俱至圍城數匝聲動天地有國以來出師之威未有也延魯等各務為己功犄角不相應諸將皆急莫肯用命故兵勢雖盛而城久不下越之救兵無所施力欲出不可越人復以舟師浮海而至旁岸阻濬不可登延魯軍中集射之舟人戢矢如蟻延魯曰城所以不下者恃此救也今不與之戰則眾糧坐甲何為哉不如却軍俟其登岸盡殺之城必降矣裨將益堅諫曰賊勢已窮堅壁固之功在漏刻延魯不聽越人登岸果致死力延魯遇敵先走其下皆潰孟堅死

之諸軍相次亦潰士之戰死者無幾而軍資器械委棄畧盡元宗大怒命鎖延魯陳覺至建康韓熙載勸奏請置之死宋齊丘固爭乃流延魯于舒州未幾復用為東都留守延魯初至自晉安身被五木鎖鑰甚固延已歎曰弟不肯為循資宰相一至於此兄弟由是有隙淮南兵起延魯棄揚州削髮為沙門逃歸周人執之歸于京師時誦之曰執節分符始作夫軍之賊披緇削髮潛為行脚之僧割地之後世宗以為刑部侍郎遣歸報聘遂留金陵拜戶部侍郎建隆初李重進來乞師元宗命延魯出告其使曰吾不相救非

之兵也。大丈夫不得志而反國有之矣。但不得其時。
爾昔周世宗初崩。人心未一。止黨作亂。大兵北征。君
不以此時反。今天下晏然。乃以一城之地抗。萬
萬兼之師。此自速死。爾晉安能救速死之人乎。
太祖皇帝親征。延魯入貢。太祖曰。爾國連吾叛。臣乎。延魯徐曰。臣等為天子。由
陛下使問之。而未知之。乃以實對。太祖曰。爾國能拒朕乎。延魯
太祖頷之。因曰。朕以大軍渡江。爾國能拒朕乎。延魯
曰。重進天下之嘉雄。陛下下一鼓平之。蕞爾江南。安足以抗。

楚國之受託
後主遣此書
入後主不從
還令後主

天威。但士大夫感其主恩。有必死之志。言極其
陛下能棄數萬之卒。與之血戰。則可矣。且大江設險。
風波不常。僮進未尅。城退乏糧。道亦官守之責也。
太祖笑曰。聊戲卿爾。吾與江南大義已明。何至於此。
乃頌師。以上皆見陳彭年別錄
魏卷。字景山。郟州人也。篤學諳識。而拙於屬文。常遊
覽四方。凡天下山川勝勢。風土美惡。無所不知。避亂
淮南。著郡從事。久不得志。教以計策。于宋齊丘。薦授
校書郎。尤好說佞。善揣人意。元宗即位。執意天下有
尅復中原之志。嘗請親祀南郊。元宗曰。後天下為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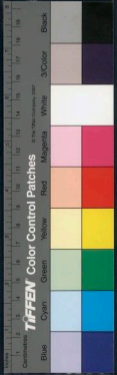
范仲敏建封
見其本為建封
李

蘇州蘇寧全
老悞

然後告謝天地及下南閩意以為諸國可指麾而定
容因待宴自言臣少遊元城好其風物陛下平中原
日臣獨乞任魏州元宗許之容趨拜下拜謝入嘗以
為倭保大六年李守貞乞師以容趨拜下拜謝入嘗以
守貞敗罪為也回使入為兵部侍郎拜樞密副使

查文徽不知何許人也用宋齊丘薦授元帥府掌書
記遷秘書郎元宗即位拜中書舍人保大中閩人連
重過朱文進弑其君曠遣使告亂馮延巳請執其使
以茂閑俄以民疫寢其謀文徽獨以為可許王延政

首亂宜攻自建州議者多不從唯馮延魯贊之翰林
待詔臧捕者與文徽同閑嘗賈於閑其知山川險易
為陳進兵之計文徽因是決行遣鶴帥洪州屯兵與
文徽會建安之民苦王氏亂政皆伐木開道以迎我
師遂下建陽方且傳檄諭福州而王延政先遣統軍
使吳承祐以遊兵巡福州境結白唐為我討賊大軍
至矣福州信之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函其首歸承
祐延政以其子雄昌守福州親帥眾以拒文徽文徽
始以福州之亂伐閑至此延政已平福州五郡之兵
大集敵勢甚威文徽等次于蓋竹退復屯建陽啓求



濟師滅備監偏師也邵武縣。武擒之斬于建州市
元宗復遣祖全思何敬洙率萬人至建陽與延政隔
谿水而陳全思使建陽降將孟堅潛師出其後裨將
武彥思馬存貴以輕銳維之腹背夾擊延政大敗還
而城守福州復亂李仁達救維昌及吳承祐以卓儼
明為主儼明老僧也徒衆數千自有重贖番手過
故推立之既而無統御之略仁達復殺之而自稱留
後延政益不振建州之險要曰西巖延平津相繼下
俄克建州執王延政歸于建康漳泉汀皆平而唯福
州羈縻而已遂以文徽為撫州刺史入為諫議大夫

拜建州節度使及陳覺矯命敗績福州遂屬吳越後
二年福州詐言吳越成兵亂殺李仁達而遣文徽與
劍州刺史陳誨帥舟師應福州以兵出迎誨曰越人
謬信疑信無信也未可速進文徽曰久則生變乘其
未定亟取之留誨屯江口進至西門伏兵發文徽被
擒誨與越人戰大敗之獲其將馬先進等元宗送先
進等還越亦歸文徽後事

游踪過嘉祥寺

金陵春色似秋香

三禪不可易然猶

十年乃免過海以

工部尚書致仕

卷之五十四

十三年吳越王



南唐書卷之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
矣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節
屋之燕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皇朝者
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策及長志
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愛禪遷大理
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起貌稱職烈祖享年性不
恚羣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二十二
歸明傳上第十八
嗚呼生草昧之世事偏據之國君臣上下冥行而已
矣及其一覩聖人之化而得其所歸則何異於離節
屋之燕即天日之鑒哉故南唐之士及事皇朝者
皆謂之歸明而歸明之士未必皆善也作歸明傳
蕭儼廬陵人也甫十歲詣廣陵以童子擢策及長志
量穩正交不苟合授秘書省正字烈祖愛禪遷大理
司直拜刑部郎中明清平起貌稱職烈祖享年性不
恚羣臣多貽訶責陳覺居近職不自安請告數月烈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祖祖覺以宣遺詔日出余儼劾曰陳覺側聆私室以
俊非廷請索其罪不許元宗即位委政齊王景遂馮
廷已魏岑之徒因以隔絕中外儼上書極論遂出聽
政昇元之法禁以良人為賤賣奴婢者通官作券至
是馮廷魯等欲廣置故妾因矯遺制許其私賣已子
儼駭曰此非大行之命廷魯矯為之爾昔廷魯為東
都判官上疏貧民不自給者聽贖已子大行聞臣
曰往者陛下出府金以贖民子故得天下歸心大寶
自至今乃許民賣子以資豪民非防微之道也由是
廷魯之請不行今復行之故知其矯先旨也議者以

遺詔已出不可改遂行烈祖山陵儼與韓熙載江文
蔚同定禮儀禮法遷大理卿兼給事中因新獄失入
罪不當死遂貶南昌令因歸葬廬後瘞中素極詣郡
廳設拜教守桑梓言談服御不改鄉俗會醢故老姻
舊語笑雍雅俄復舊官後主初嗣位屢與聲侍對弄
儼入向事舉卷授行地後主大怒曰汝與魏徵孰愈
儼從容曰臣若非魏徵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默然
罷弄儼束身方直彈奏不阿百官貴戚欲枉避之歸
皇朝以老病居鄉里因訟至郡言辭舛錯郡倖不知



如此母不
三修

其疾以為惡諫乃詰之曰江南用汝輩為正卿不亡
何待卒年七十至無一金此言其家無餘財劉承勳不知何許人也美風度善數計事烈祖為郡
從事改糧料刑宦出納無弊號為稱職遷德昌宮使
南唐自吳建國保有江淮龍山澤之利蓄藏頗盈德
昌宮其外府也金帛泉貨多在焉殫代之後邦國新
造而簿籍淆亂鈎校不明承勳由是多入私家盜用
無算家富故樂造百數人每置一妓賞數百緡而珠
金服飾亦各稱此承勳善為說佞常以寶貨遺賂權
要故雖朱門甲第窮極奢侈而久弗之譴太祖皇

帝既平荆湖詔江南具舟運相中米承勳請行乃督
巨艘數百艘自長沙抵迎鑿木以葦心預自結於
皇朝為異時計及金陵平承勳歸于京師首陳運
米事以為己績太祖曰此李煜勒王之職豈汝功
耶特弗叙用既而窮困裸袒丐食於路不勝其苦凍
餒而卒

邵拙宣城人也孤峭不撓博通經史飲酒常至百盞
偶沉酣遂絕飲雖筵宴終日唯茶漿而已著書埒韓
柳有詩三百篇尚書即孫遵為之序命曰盧叢集曹
卽趙慶以詩貽之云邁古文章金鸞驚出羣行止玉



薩蠻勸絳罇酒其辭云王京人去秋蕭索畫簷鵲起
梧桐落款枕悄無言月和殘夢圓背燈惟暗灺甚處
砧聲急看黛小山攜芭蕉生暮寒歌數闋回謂絳曰
子之疾食廢即愈語朝未蒞食之痰果差迨數夕又
夢前白衣麗人曰妾乃玉真也他日富貴相見於圓
子坡絳寤襟懷豁然唯不測圓子坡之說後入奎陵
詣後主上書陳京口至洞壑要衝之地宜立柵屯戍
其餘利害數千事書上未報復為書請光政陳益
與語數日大奇之因表署為本院承旨經營制置頗
見幹績俄轉沿江諸營兵馬監押絳於是召募無賴

少年便習舟楫水道者得馬雄王川軍等數千人立
為偏裨使督辛伍日習水戰節以金鼓麾以旗幟迴
舟轉戈皆如節制時有一舟應節稍遲即斬其舟長
復試之可使泝逆流蹈巨浪常於海門遮獲越人船
舫鹽貨獻于金陵後主賞其功拜上柱國及王師
克池州授凌波軍都虞候沿江都部署王師屢攻
秦淮口水柵絳數拒之皇甫繼勳鄭彥等忌絳功
名出已說後主遣絳出援舟楫率所部百艘為八
字陣突圍出至京口麾兵三戰越人三北就拜絳太
師自絳出建康水陸之攻愈急絳還赴難會宣州叛



乃授絳宣州節度使討平之金陵既平諸郡皆下絳獨不順殺歙州刺史龔慎儀謀奔嶺表朝廷教遣使諭之絳遂降授冀州團練使龔慎儀姓穎為右讚善大夫上言求復李父之讐乃命斬絳絳臨刑有白衣婦人同斬安貌宛如所夢問其受刑之地即因于坡也婦人姓耿名玉其夫死與前婦之子通當極法與絳同斬焉

別茂忠廬陵安城人也貌魁梧善用大槊劉畧旁縣頗為茂忠縣吏捕獲之械送本郡會赦減死論時上江羣盜趙晟蕭崇等聚徒數百郡縣捕之彌年不獲茂忠於是自陳擒晟等以贖餘罪郡將釋之示以恩信茂忠感憤因亡入賊中與捕吏為內應討平之署茂忠諸色捕捉軍頭又廬陵有吳先等招集亡命屠鷓鴣洞四出攻剽茂忠掩擊殆盡遂斬先持其首詣郡奏授吉州兵馬監押總理城隍戎事整肅還袁州萍鄉制置以捍潭衡之境因縱獵出界潭人拒之茂忠怒乘勢大畧至澧陵而還潭衡巡撫使祖洎惡其犯境欲襲取之會冬至日意茂忠醢飲乃帥步騎數千至趣萍鄉屯寨皆適候騎告急座皆怖懼茂忠飲啗自若酒數行報騎又至將士請行茂忠笑曰日旰



突此時出師。主將不利。潛出奇兵躡潭人後。焚橋梁。伏道左。然後躬擐甲胄去寨十里。與潭師遇。合戰。迨。曠勝負未決。茂忠下馬持大稍深入敵陣。所向無前。潭人奔還。而橋路已絕。旁遇伏兵。腹背擊之。殺傷殆盡。遂執其副使以軍禮見之。後主嘉其功。拜袁州刺史。未幾金陵平。後主入朝。吉州刺史申屠令堅納茂忠為亂。事未發。而令堅棄茂忠。遂降舟次淮口。修謁稱袁州刺史。聞津支擲刺于地。大罵曰。亡國之性。何刺史也。遂以勝帖贊見。將階其廳。署朱復叱之。令執杖庭。參至。

京師授登州刺史。教月未抵罪。羈管通隸登州。茂忠今日兩衛立於庭下。朱慙憤死。南唐季世。每除節度。刺史皆所其家于都城。茂忠守袁州。金陵城破而亡。其妻女。茂忠意為軍士所畧。及歸。京師潛使女奴責衣於諸營。得其狀以聞。遂取還之。後因據柁夜坐。庭下忽一人自外躍劍刺茂忠。茂忠以柁自捍。連擊數四。而柁迫絕。刃不能中。會左右執送軍。巡按斬之。乃畧女兵也。茂忠微時所持大稍。後將有關戰。則夜響。嘗與潭人挑戰。親持奮擊。前無堅敵。左右中者皆洞曾齧。茂忠因敗其膊。至是疾作。臂不能舉。數日卒。



本名善修
初以今去陸言
姓作陸

李元清，涿州人也。周世宗征淮南，其父聚鄉里義士，裂帛為鎧，號白甲軍，與官軍同守涿州水寨。周人驅駱駝為前鋒，濠人驚駭不戰而潰。元清渡江，居建業，趨捷有勇，走反奔馬，常入梁宋，伺周人情狀，聞甯中以吉州永新與潭衡接壤，因改永新為制置，以元清充使。每數月一託病不御，潛入潭部，人不之知。先是夏賦準貢見絳，民苦之，元清奏請納帛一疋折錢一千，以為定制，常以便亵科率，民無怨望。摠諸科物十餘萬數，漕運入金陵，以濟國用。金陵平，例歸京師，元清偽為日疾，召驗之，揮刃而目不瞬，遂放歸。濠上卒。

陸昭符，金陵秣陵人。開寶末，朝廷問罪江南，怙懼，後主遣潘慎修入貢，且求緩頰。昭符時為進奏使，以其物數難辦，請市於富民，石守信家得絹十萬疋。後主以昭符善計度，累加任使。金陵平，盧絳入欽州，胡則據江州，昭符集逃民欲應絳，則朝廷遣使宣諭，示以思信。昭符送款，朝廷祿之。昭符嘗為常州刺史，常州當吳越之衝，城邑荒虛，戶不滿千數。昭符為理寬簡，招納散亡，未幾戶口蕃庶如初。一日坐郡廳，忽遇雷電，逸庭，官吏震懼。昭符撫案叱之，雷電頓止。及舉案，幃得大鐵索，重數百斤，人尤駭之。而昭符神色自



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南唐書卷之二十二

南唐書卷之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教經開寶中
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策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園學
生徒數百苦無穎筆如盧絳諸葛濤蒯龍之徒事飲
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
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辨鋒起
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己出而事實聯綴宛
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引去四
方隸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



若命收鐵索付官庫以示後人

南唐書卷之二十二

南唐書卷之二十三
歸明傳下第十九

朱弼字君佐建安人也精究五傳旁貫教經開寶中
詣金陵一舉以關頭中策授國子助教知廬山園學
生徒數百苦無穎筆如盧絳諸葛濤蒯龍之徒事飲
博多橫逆學官曠職循緣而已及弼至性本嚴重動
持禮法每升堂講釋生徒環立各執疑難問辨鋒起
弼應聲解說莫不造理雖題非己出而事實聯綴宛
若宿構以故諸生誠服皆循規範絳等稍引去四
方隸業者多造焉弼短一足時謂之跛子先生及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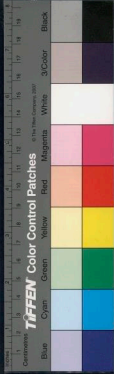
康平例入

京師投銜山薄，居官廉潔，事上無論，每俸給不充，則
虛腹度日，妻子服御寒暄不繼，時皆歎服。出見衡嶽，
崇峻，遂有終老之志。秩滿致仕，守歲廟令，食本官俸。
數年卒。四壁蕭然，衣衾棺斂皆資于故人。君子以為
清。

嗚呼！學校者國家之矩矱，人倫之大本也。唐末大亂，
干戈相尋，而橋門壁水，鞠為茂草。馴至五代，儒風不
競，其來久矣。南唐跨有江淮，鳩集典墳，特置學官，濱
秦淮開國子監，復有廬山國學，其徒各不下數百所。

以詩送之，其落句云：今日還家莫惆悵，不同初上渡
頭船。辛年八十三，賓于好賄，每為佐令，輒有贓污，故
雖負詩名，人不多之。初歸江南，生子名歸唐，亦能詩。
肄業廬山國學，嘗得瀑布詩云：練色有窮處，寒聲無
斷時。隣房生亦得此聯，逸交爭之，助教不能辨，訟于
江州，各以全篇意格定之，而歸唐為勝。開寶中，授秘
書省正字，出為吉州茂撮，歸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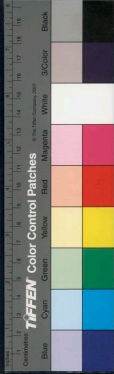
京師，累遷大理丞，時江州郡吏有仕于皇朝者，指
歸唐曰：此乃訟詩生也。以罪貶袁州司戶。卒。
潘貴字子文，宜陽人也。七歲能詩，性蹇特，自負才麗。



此君自是入

以苑勢位既而動多屯蹟五舉簡為白丁及屬皇
朝左僕射沈義倫奇其才致門下貴凡三過省惟每
廷試輒以目疾止故貴嘗與故人書云八叨殿試三
對
天顏會沈公薨遺表薦之表上而貴疾作謂人曰挾
冊為儒聖傷兩朝白首場屋不登一策豈非命耶吾
受沈公知遇過厚生不能報死得事公於泉下足矣
誥下而貴已卒年六十沈氏諸子買棺葬之
副麓宣城人也善屬文有才思嘗曰夫文章者所以
達道德之本發才智之蘊使有勝於辭理過於文為

統州縣性有學方是時廢君如吳越弒主如南漢
叛親如閩楚亂臣賊子無國無之唯南唐兄弟輯睦
君臣奠位監於他國最為無事此亦好儒之功也
皇朝初離五代之後詔學官訓校九經而祭酒孔
維檢討杜鎬苦於訛舛及得金陵藏書十餘萬卷分
布三館及學士舍入院其書多讐校精審編秩完具
與諸國本不類昔韓宣子適魯而知周禮之所存且
周之典禮固非魯可存而魯果能存其禮亦為近於
道矣南唐之藏書何以異此
孟賓于湖湘連上人少孤力學事母以孝聞天祐末



工部侍郎李若虛廉察沉湘賓于以詩數百篇自命
為金鼈集獻之若虛稱善採摭卅數聽譽諸朝廷由
是詩名益振明年春擢進士策未幾以離亂還鄉會
馬殷開府辟為零陵從事亦不顯用及馬氏敗賓于
自歸南唐授堂城簿遷望陽令贖貨當免時李昉事
皇朝為翰林學士乃賓于同年進士也聞賓于縲紲
以詩遺之曰幼携書劍別湘潭金榜標名第十三昔
日聲塵喧洛下近年詩價滿江南後主見詩貸之復
其官俄致仕隱于玉筍山自號羣玉峯叟踰年後主
以水部員外郎起之金陵平路老連上秘閣馬致恭

得之矣其餘摘裂章句鉤枝屬耦綺麗悅目清新汨
耳則吾不知也聞者善之鼈少亦無類常與盧絳為
友後頗改過以廉直自勵苟寒燠畧備則一介不干
於人嘗有歙州龍尾硯友人欲之而口不言鼈心與
之而未及遺一日友人不告而去鼈乃悔恨躡屣數
舍與之時有不給而躬謁於人苟愆其期後雖固予
亦弗之受其抱信義如此歸于
皇朝擢進士策以殿中丞致仕隱于廬山數年卒
羅頴南昌人也經傳涉獵與里人彭會友善皆以詞
賦稱聞寶中詣金陵舉進士第例以黃衣守選及



王師問罪。後主銜璧。願再應。卿舉下策。道經漢高祖廟。願題詩。其落句云。媿侮羣豪誇大度。可憐容得辟陽侯。少頃輒自免。寇勒伏廟廷。口陳自咎之言。掖而去。數日卒。願初就舉金陵。試鑄刑罰賦儒術之本論。有司以鄧及為第一。願為末。綴榜既上。後主遷願第二。手筆圍其各類。是夕夢黑氣環身。有長人自上挽而出之。

盧珣金陵人也。好學有才藝。而膂力過人。善吹鐵笛。乾德中。後主以韓德霸為在城烽火使。常督無賴輩。旦暮巡警。諸科士人微犯禁。往。羅鞭朴會。德霸出

郢調笛不報。使數卒捕郢。奮肘搏之。卒不能過。郢遂去。後與黃夢錫等自國子監出行。遇德霸。不避其呵導。德霸駐騎詰曰。汝等乞索筆硃。不知憲制。敢無禮耶。因叱左右收郢等。郢等爭投瓦石。擊走其專從。毆德霸傷目。德霸詣後主訴之。後主讓曰。國子監先帝教有賢材之地。孤亦賴此輩與之共治。汝聞監前是必越分。陵辱士人。既為戎帥。不能自扞。宜其見毆。遂罷德霸職。郢由是橫肆益甚。明年春。試王度如金玉賦。郢唱第為第一。徐鉉娶郢妹。鉉嘗受後主旨。撰文教。日不能就。因語郢。曰。願試為之。因弄百鈞石。



遂以較力少頃引酒一卮復弄如初若是者數四鉉
視之曰非吾徒也其何能為且試詰之郢曰既就矣
命筆吏口授而書之鉉大驚遂以郢文進後主謂鉉
曰語勢尚健似非卿作鉉以實對郢由是知名歸
皇朝累遷南全守頗著治蹟病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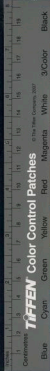
丘旭字孟陽宣城農家子也少以畜產為事弱冠始
讀書學為辭章因隨計金陵凡九舉而曳白者六七
然自勵彌篤不以為耻既而困窮無進取意秋試將
過寒嫂劉敬問行期旭以匱乏告劉曰苟濟榮望雖
孤兒可繫况贊用手於吳聲索遺之旭不得已再就

鄉舉明年春試德厚載物賦旭為第一釋褐歸鄉而
家人猶疑其未調豐鄉老酋長謁賀郡吏改署里名
乃知上策及金陵平例歸于京師補鎮將數年詣
南曹叙理會呂公蒙正判銓聞旭名問曰汝非能為
賦者乎對曰江南獻賦適為第一呂公曰久聞爾名
謂為古人乃並世耶因令取所集旭初著文多為人
取去無留中荀者報於書肆訪之獲舊本獻焉呂公
憐之薦授令錄遷京秩卒于衡州旭嘗慕自古賢俊
遺言為賓朋宴語行于世其為詞賦得有唐程度體
後人以為法



黃載字元吉其先江夏人世為農載弱冠釋耒耜就學于廬山事處人劉元亨篤志自勵精究經史能為文章一舉不中第嘆曰士之賤也久矣規模於寒賤之文去取於有司之手其於道不亦遠哉遂不復進取肄業之士多從之事母至謹承顏侍膳溫清寢處未始離左右兄弟教人皆仰載贊給或勉之就仕則曰天下分裂終合為一繫仕版死生以之寧適意乎及金陵平祿食之家多停于京師而載乃安處丘園人皆以為先知會母卒廬于墓側哀毀過禮服闋出遊湘潭州將辟致庠序講說

之際未嘗教演注疏肆口成言曾不滯泥性頗嗜酒函丈之間常置壘壘與來輒飲而義理不亂受業者以百數苟獲賞鏹飲歡之外一無所蓄或有假貸則欣然予之不計其多少待人均一無所愛惡雖遇橫逆亦異謝焉復喜廊遊市肆當壘者靡不相善豪民富商間遺綵帛則轉施貧民每出入城郭兒童幼稚隨而悅之嘗詣郡署見一媪策羸荷杖執於公徒載問其故媪泣曰夫負官絀而死于獄亡家鬻子猶有餘責當盡命而已載愴然乃登堂償官而免之一夕自城醉睡聞嬰兒哭于莽中載驚呼左右寂無一人



自脫衣裹躡履一女以瞞乳於隣婦迨救歲教以
書計女功長擇所配竟不知其誰氏因甯姓黃載嘗
釋禮經獲百千一旦為人竊取載笑曰彼無貨者也
將藉此以成家亦我之德不介意諸生驟會市羊
以備饌載夢一羊前跪請命晨出見羊跪伏如所夢
載以已繇償諸生而畜其羊又畜一犬亦頗馴載每
出入則羊犬馳隨潭倅夏中正為作犬羊像序以記
其事天禧末載同醉卒于宗人黃茂館年七十載妻
與其子先卒
嗚呼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茂拂清風而知羣陰之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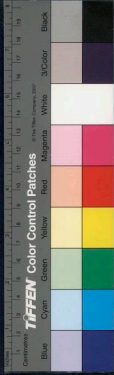
然則親真人之作者徧據之國不足與有明矣余作
歸明傳士之得其所歸可謂詳矣如湯悅張洵徐鉉
持不著其本末者以其顯名皇朝而行事具于
國史也此非敢述姑志其故國之開爾湯悅其先陳州西華人父殷文圭唐末有才名悅本
名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建隆初避名崇義仕南唐為宰相建隆初避
宣祖廟諱改名湯悅嘗撰揚州孝先寺碑世宗親任
淮南駐驛于寺讀其文賞歎之及畫江請平元宗使
悅入貢世宗待之加禮自淮上用兵凡書檄教誥皆



出於悅特為典禮切於事情世宗每覽江左章奏形
於嗟重後任皇朝奉
太宗皇帝勅撰江南錄十卷自言有陳壽史體
張海南樵人王師圍金陵泊在城中作蠟丸帛書
使間道走契丹求援為邊候所得及金陵平
太祖皇帝召泊詰責以書示之泊神色自若徐曰此
臣在國所作上曰汝獨稱藩事大何乃反覆如此
汝實為之咎將誰執泊曰當危急之際望延歲月之
命亦何計不為臣所作帛書甚多此特其一爾上
善曰無欺也南唐之士歸于

皇朝油最顯焉

徐鉉字鼎臣開寶末王師圍金陵後主命朱令贇
畫括江西王客義師一十五萬作巨筏沿江而下以
援金陵未至而圍益急後主選近臣入朝且求緩
師鉉請於後主曰卿之行也當止上江救兵勿令東
下鉉曰今社稷所賴惟此救兵何可輒止後主曰既
以和解為名而復徵兵入援自成矛盾於汝豈不危
乎鉉曰臣此行未必能紓國難但置之度外爾後主
泣下授鉉左僕射泰知左右內史事鉉固辭乃以隱
士周惟簡假給事中為鉉副鉉等至京師對於使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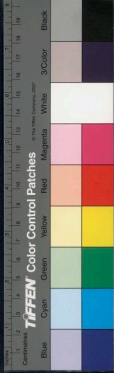
勅撰江南錄至於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
以歷數存亡論之君子有取焉

鎡懇述江南事天之禮甚恭且無玉茶不共之罪徒
以被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認乞緩兵以全一邦
之命其言甚切
太祖皇帝與語反覆教四鎡辭氣愈壯曰李煜無罪
陛下出師無名
太祖大怒請卑其說鎡曰煜劾貢賦二十餘年以小
事大如子事父未有過失柰何見伐
太祖曰爾謂父子者為兩家可乎鎡等無以對而退
後仕
皇朝與湯悅同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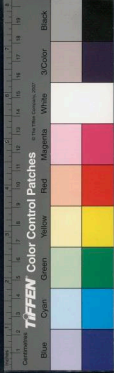
南唐書卷之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
駭天下之觀聽茲為恠誕請張而已聖人中共身以
為天下之標準則剝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
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為故六合之外存而
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說
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
甚哉民之好恠也久矣其徒紛其說競其縱橫蔓
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為宗也彼既自誣於聖人而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二十四
方術傳第二十
嗚呼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寡能備神明之德而徒
駭天下之觀聽茲為恠誕請張而已聖人中共身以
為天下之標準則別行於外者莫非可行之常也人
之所不可行者聖人能之而弗為故六合之外存而
不論六合之內論而弗議斯道甚夷而後世猶有說
辭抗說高出於天地之外者是豈聖人之罪歟嗚呼
甚哉民之好恠也久矣其徒紛其說競其縱橫蔓
衍未始不自以聖人為宗也彼既自誣於聖人而不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聖人之道攻之孰知其非聖人之道哉是故由堯
舜禹湯文王周公孔子孟軻者吾知其為正道反是
者吾知其為他道君子正而不他作方術傳無名知
吳廷紹為太醫令不甚知名烈祖喉中痒澁進藥無
驗廷紹進指寶湯服之頓愈宰相馮延巳嘗病腦痛
醫工旁午累日不瘥及廷紹至先詰其家人曰相公
酷嗜何物對曰每食山鷓鷄廷紹進薑豆湯一服
立差群醫默志其方他日以楮寶治喉痺以薑豆治
腦痛皆無效或問其故廷紹曰烈祖常服餅金石吾
故以木之陽寶勝之木玉則金絕矣馮公嗜山鷓鷄

鷓二鳥皆食烏頭半夏薑豆乃解其毒爾群醫天服
木平和尚保大中至金陵知人禍福死生所言輒驗
傾都瞻禮聞塞街巷金帛之遺日積萬數元宗召見
于百尺樓百尺樓元宗新建以備登覽制度宏壯木
平指曰此匡望火初不喻其意後教裁准甸兵起龍
安山置烽候以應江北常登此樓以觀動靜又慶王
高祖元宗問壽命幾何木平曰郎君聰明智慧預知
九十年事遂書九十七字予之保大九年慶王卒年
十九其書九十而維之以乙字者乃乙其九十而為
十九也

李冠善吹中管嘗預宋齊立夕宴當坐吹嗷聲韻悠
揚清入霄漢元宗聞其名屬閩楚多故戎務日繁不
獲召見大司徒李建勳以詩送之曰勻如春澗長流
水恣似秋枝欲斷蟬可惜人間容易聽清聲不到御
樓前見禮於士大夫類如此周世宗時多遊梁宋每
乘醉長嘯於市人罕知者
道士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事王相封正
一先生闕亡寓廬山棲德洞其徒百餘人有道術黜
星宿事黑煞神君為步魁置禁詛鬼魅攘祈災福頗
知人之壽夭武昌軍節度使何徽誅寵婢獲怒置井

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徽誅遘疾召紫霄中夜被髮
燃燈靜室見女厲白訴為祟之由紫霄詰旦具言之
徽誅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徽誅即愈有僧於溪澗
鞠亭苦大石橫直累工不能平紫霄往見曰斯周易
也因以指捨訣令水喫之命鏡其石應手如粉後主
聞之召王建康賜之道號階以學愈比蜀之杜光庭
皆讓而不受凡所獲醮祭之施轉以給四方賓旅金
陵既下紫霄無疾卒人謂之尸解莫知其壽筭歸葬
之日有祥雲白鶴盤繞送之
潘辰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為

海州刺史。宸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廡。一日
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同詣廡中。視宸栖泊之所。弊榻
莞席。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宸還
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為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然不
爾。斷婦人頸矣。圍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宸問
曰。先生其有劔術乎。宸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
乎。宸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
國如期召宸。俱至東城。宸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
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湏臾。旋轉。遂匡國頸。
其勢奔掣。其聲錚錚。匡國振鞍竟坐。神魂俱喪。謝曰。

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救其威靈。宸笑舉一手。二白
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為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逾厚。
表薦于烈祖。宸居紫極宮。迨數年。遂失其術。不復能
劔矣。臨死。上言乞桐棺葬。近地。後當尸解。烈祖命中
貴人護葬于金波園。保大中。發塚視之。骸骨尚在。迄
無異焉。
女冠耿先生。高瓜玉貌。宛然神像。保大中。避金陵。以
道術修鍊為事。元宗召見。悅之。常止於卧內。先是。大
食國進龍腦油二罇。其味辛烈。服之。踴疾。元宗秘惜。
先生見之。曰。此非嘉者。當為陛下致之。乃以綃囊懸

陸書看之款
右字

龍腦於屋棟頂刺瀝液如注香味逾所進者嘗搗雪
為錠煖之成金指痕隱然猶在又因宮人掃除取箕
中糞塚燒為白銀開寶中金陵內庫猶有耿先生糞
塚銀元宗嘗購真珠數枚欲得圓者先生曰易致也
就取小麥淘洗以銀釜炒之勻圍皆成蚌胎未幾有
奩將誕謂左右曰我子非常產女當有異倭忽雷電
繞室大雨傾澍詰旦儼然空腹人莫見其所生元宗
俎先生不復入宮往來江淮竟不知其所之
嗚呼耿先生之事著矣郭文寶自謂親授於徐率更
而徐率更目覩其事雖然鄭氏之編載之而徐氏不

錄是可疑也豈鄭氏欲重其言而引徐以為辭歟抑
徐氏恐惑後世而弗著於書歟是未可知也

南唐書卷之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尚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為談
諧而為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靡人主之褊心識
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
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中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為樂工。吳多內難。伶人
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樂
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為部長。時關司數率尤繁。商
人苦之。屬近甸。元早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二十五
談諧傳第二十一
嗚呼談諧之說其來尚矣秦漢之滑稽後世因為談
諧而為之者多出乎樂工優人其靡人主之褊心識
當時之弊政必先順其所好以攻其所蔽雖非君子
之事而有足書者作談諧傳
中漸高不知何許人也。在吳為樂工。吳多內難。伶人
不得志。漸高常吹三孔笛。賣藥於廣陵市。昇元初。樂
籍編括。漸高以善音律為部長。時關司數率尤繁。商
人苦之。屬近甸。元早一日。宴于北苑。烈祖謂侍臣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畿甸兩都城不雨何也得非獄市之間違天意歟漸
高乘談諧進口兩懼抽稅不敢入京烈祖大笑即下
令際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當時以謂優
游濠城優孟葬馬無以過也烈祖受禪吳朝老将唯
周本為元勳烈祖患其難制因其勸進至金陵曲宴
便殿引鴛鴦本疑之嘗取一危均酒之半跪進曰
臣與陛下千載一遇陛下不飲此酒殆非君臣同德
也烈祖變色左右莫知所從浙高舞袖升殿併飲之
內金盞於懷趨出烈祖密使親信詣浙高第賜藥解
之不及是夕浙高腦漬而卒

李家明廬州西昌人談諧敏給善為諷解元宗好遊
家明常從初景達景達景過皆以皇弟加爵而恩未
及臣下因置酒殿中家明俳優為翁媪列坐諸婦進
飲食拜禮頗繁翁媪怒曰自家官自家何用多拜
取江浙謂舅為元宗笑曰吾為國主恩不外覃於是
取江浙謂舅為百官進秩有差家明母死未葬會元宗乘間書草字
於便殿家明結曰臣竊署字與之不疑元宗以麻紙
大押字命試學馬家明輒於草字上署曰宣州上供
庫支錢二百緡付李家明葬母元宗大笑因以賜馬
建州王延政借號元宗遣將平之俾延政于建康封

鄱陽王命公卿宴其第延政咨于賜予家明謹之曰
職工無伎優賜巨富然告大王乞取一物延政曰汝
何求家明曰大旋平天冠今已無用家明敢取為樓
賜延政默然慙恨而罷自是快病卒元宗賞花後
苑率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唯元宗獨無所獲
家明曰進詩曰玉甃垂釣興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
凡鱗不敢吞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
極歡嘗見牛晚卧美蔭元宗曰牛且熱矣家明乘談
諧曰曾遭霖或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開向斜陽
嚼枯草近來問喘為無人相輔皆慙宋齊丘無子晚

年一子輒死逾月猶哭齊王景達勉之不止家明曰
臣能止之矣乃作大紙寫署其上云欲與唐祚爭強
吳盡是先生起廟謖一箇孩兒拚不得讓皇百口合
如何尹延範族吳氏齊丘為謀因以誚焉乘風放之
故墜齊丘中庭齊丘見之哭亦止從元宗還南都時
已失江北十四郡舟楫多行南岸至趙屯因報樂傳
觴北望皖公山謂家明曰好青峭數峯不知何名也
家明應聲對曰龍舟輕颺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
迴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盃中元宗慙之俛首
而過後主即位家明老而無寵



揚名高。本名復。名高。其優名也。寓黃幡。綽著笑林。頤
行于時。辭鄙不載。

王感化善謳歌。聲韻悠揚。清振林木。繫樂部為歌板
色。元宗嗣位。宴樂擊鞠。不輟。嘗東辭命感化奏水調
詞。感化唯歌南朝天子愛風流一句。如是者數。四元
宗輒悟。覆盃歎曰。使孫陳二主得此一句。不當有銜
璧之辱也。感化由是有寵。元宗嘗作浣溪沙二闕。手
寫賜感化。曰。茵苔香銷翠葉殘。西風愁起碧波間。還
與客光共憔悴。不堪看。細雨夢迴清漏永。小樓吹徹
玉笙寒。漱淚珠多少。恨倚欄干。手捲珠簾上玉鉤。

依前春恨鎖重樓。風裏落花誰是主。思恁。青鳥不
傳雲外信。丁香空結雨中愁。迴首綠波春色暮。接天
流。後主卽住感化以其詞。札上之。後主感動。賞賜感
化甚優。

彭利用。廣陵人也。顯德中。周師下淮南。遂奔建康。僞
廬陵。利用性朴鄙。頗拘古禮。雖燕居常拱手正坐。對
家人稚子。下逮奴隸。言必據書史。斷章破句。以代常
談。俗謂之掉書袋。因自為彭書袋。每出遠塗。雖冒雨
雪。不徹冠帽。或喻之曰。跋涉勞頓。當從簡易。利用對
曰。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焉可恃之。以為先聖之罪人。

哉。或問其高姓。對曰：隴西之遺黃。昌邑之餘粟。又問其居處。對曰：生自廣陵。長僑螺澁。其僕嘗有過。利用責之曰：始予以為紀綱之僕人。百其身。賴爾同心。同德。左之右之。今乃中道而廢。侮慢自賢。故勞心勞力。日不暇給。若而今而後。過而勿改。予當循公域私。捷諸市朝。任汝自西自東。以逃以避。而已。時江南士人每於宴語。必道此以為戲笑。利用喪父。客弔之曰：賢尊寬宥。不勝哀悼。利用對曰：家君不幸短命。諸子糊口四方。歸見相如之壁。空餘仲堪之棺。實可痛心疾首。不寒而栗。苟泣血三年。不可再見。遂大慟。客復勉

之曰：自寬哀感。異關喪制。利用又曰：自古毀不滅性。杖而後起。卜其宅兆。而安措之。雖則君子有終。然而孝子不匱。三年不改。河日忘之。又大歎。欷平者於是失笑。會隣家火災。利用往救。徐望之曰：煌。然。赫。然。不可嚮邇。自鑽燧而降。未有若斯之盛。其可撲滅乎。又嘗與同志遠遊。迨至一舍。俄不告而返。語旦復至。或問之。故利用曰：忽思朱安之推。猶倚陳平之戶。切恐穀鈞之重。轉傷六尺之孤。其言可哂者。類如此。利用雖舉進士。而才調鄙。但多類俳優。故凡六上不第。一夕宴寢。而卒。年六十。



南唐書卷之二十五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為腐儒而已
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
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為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之二十六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
照起一心為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為淺見道哉昧者
曾不知此而較形骸靡金帛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
以為佛將以斷福利耶而妖執甚焉將以斷超脫耶
而愚執大焉此梁武齋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
世也袁宏曰浮屠佛也身懷太子
世也作浮屠傳曰浮屠則佛也勢之轉耳
傳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
法豈固為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



南唐書卷之二十五

嗚呼古今一道也學古而不知其變祇為腐儒而已
彭利用摘裂章句不曉理道原其用心蓋亦苦學而
陋者也徒以其言類俳優可為戲笑故附談諧傳云

南唐書卷之二十六

浮屠傳第二十二

嗚呼浮屠之道我知之矣合萬法於一心而虛不失
照起一心為萬法而照不失虛豈為淺見道哉昧者
曾不知此而較形骸靡金帛說因果以為法飾土偶
以為佛將以斷福利耶而妖執甚焉將以斷超脫耶
而愚執大焉此梁武齋襄之徒所以得罪於天下後
世也袁宏曰浮屠佛也身懷太子
世也作浮屠傳曰浮屠則佛也勢之轉耳
傳曰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然則浮屠之
法豈固為後世患哉衰亂之君迷惑而不反則壞法



易紀常由於此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於烈祖元
宗之世而後主即位好之彌篤輒於禁中崇建寺宇
延集僧尼後主與同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誦佛經
跪拜頓顙至為瘡慧觀別僧徒爾簡試之以頗少有
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
庶稍効之募道士願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有
司具牘則曰僧尼姦漢本國娼婦若論如法是從其
欲但勒令禮佛百拜輒釋之由是姦濫公行無所禁
止諸郡斬死刑必先奏牘詳覆無疑適幸過其齋日
則於宮中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若火

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死富商大賈犯法者往往厚賂
左右內官竊請其燈而獲免者甚衆其開寶初有淮北僧號小長老自言慕化而至朝夕入
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
之一佛出世身披紅羅銷金衣後主請其太奢荅曰
陛下不讀等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剎
營造塔像自是國庾漸虛財用耗數又請於牛頭山
大起蘭若干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
明日再具謂之折例識者謂折例乃敗徵也及
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署又有北僧就來石磯建石



塔且云自切羊衣藿食不滓凡俗後主遺之齋供一無所受

王師尅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虓歎曰後主令僧俗軍士念般若菩薩滿城涕洟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召小長老鹿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殺之淨德尼院凡十餘輩皆宮中人出家者也諸王公卿處子往往在馬都城將帥亦積薪於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火為應吾與汝輩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中淨德逆

觀其烟燄遂焚積薪皆赴火死無一人肯脫者城中有僧千數表乞被堅執銳以死國難後主不許真悟博通經藏保大中詔講法華經授左街僧錄內供奉講經論明教大師賜紫時法禁寬弛僧尼壞戒律者甚衆玄寂屢干憲法有司惜其才輒賞之後主召入問華嚴經玄寂口說梵行一品多賜金帛由是蓋自恣日以狂飲為事大醉則十教小兒隨之玄寂行歌于路曰酒禿酒禿何榮何辱但見衣冠成古丘不見江河變陵谷與羣兒互相應和旁若無人坐是



落僧職出居長干寺常與狂生藉地酣飲醉死于石
子崗

僧應之姓王其先南閩人能文章習柳氏筆法以善
書冠江左初舉進士一黜于有司投冊罵曰吾不能
以區區章句取程於庸人遂學為浮屠保大中授文
章應制大德賜紫凡禱祠章疏一筆即就意如宿構
元宗善楞嚴經命左僕射馮延巳為序其略曰首楞
嚴經者自為菩薩密因始破阿難之迷終證菩提之
悟然則阿難古佛也豈有迷哉迷者悟之對也迷苟
不立悟亦何取是故因迷以設問憑悟而明解皇上

聽明文思探賾索隱雲散日朗塵開鏡明以為大賚
四方未為盛德普濟一世始曰至仁或啓佛乘必歸
法要勅應之書鑄版既成上之元宗歎曰是深得公
權之法者也吾聞公權嘗以筆諫穆宗為之改容今
效其法尚可想見其風采應之書名由是益振遷右
街僧錄固辭求居奉先西廡許之應之多著述尤喜
音律嘗以讚禮之文寓諸樂譜其聲少下而終歸於
梵音讚念懺律自應之始

嗚呼予聞故老說南唐好釋而吳越亦然南唐每建
蘭若必均其土曰謂之常住產錢氏則廣造堂宇修



鍾塑像而已。曰桑門取給十方何以產為。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縣地過豪右浙僧巖出遠近飲率於民雖然田業頗厚而費不加多飲率常蒙而用不加之豈各因其俗歟

妖賊傳第二十三

嗚呼神恠哉。若存若亡而仲尼不諱吾何考信焉。若張過賢諸祐之輩姑存而不削者非好為神恠也將以戒妖妄於後世爾。春秋之法雖五石六鷁之微皆不泯其實傳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况過賢軍動阡陌之兵駭衆人之耳目者其可泯哉

作妖賊傳

張過賢循州羅縣小吏也縣之刻杉鎮有神降于民家所言禍福輒驗過賢往禱之因留奉事甚謹會羣盜大起各擁數百衆相與禱于神求為主者神曰張過賢是第十六羅漢當為汝主於是共推過賢為中天八國王改元永樂署置百官皆衣絳衣過賢庸懦無統御之畧賊帥各以便宜攻剽州縣皆其進退而已屢為州兵所窘復告于神曰可過嶺取虔州當成大事過賢遂襲南康百勝軍節度使賈浩始輕之不設備賊衆連陷諸縣州兵擊之不勝浩戒嚴城守



遇賢據白雲洞造宮室營署羣盜四出攻劫未幾通
事令人邊錫洪州屯營都虞候嚴思禮各帥師數千
出援虔州賊衆大敗焚其營署走數十里又敗之遇
賢困窘復告于神、不復語遂棄營潛遁賊帥李台
知其無神也執遇賢及其副黃伯雄謀主僧景金皆
斬于建康市

嗚呼許嵩云羅陽有神自稱王表言語飲食與人無
異而不見其形予始觀之以為妄誕及得遇賢之事
然後知嵩言無足怪也古者以鬼無靈響物無疢瘕
為至德之世則舉世大歸神恠畢出固其所也且以

孫權之奇英猶不能無惑况遇賢乎

諸祐諸音 新州獨木人自言不茹葷者救世能使貧

者富者貧者但民稍、鼓之其徒十數男女孫雜互

易匹耦謂之忍辱生子不知其父行之數年積數百

衆夜行晝息取資於盜競相推唱云祐術能升虛空

入水火妄意民藏潛使致之而民弗覺也先陳起僑

斬春惡其妖昇元中起第進士授黃梅令到官之日

里酋畢賀祐獨不至數日起命籍祐為里長不服祐

謾言曰吾取令頭殺豎子爾起聞大怒會同郡為巡

撫使師次黃梅起藉其兵以執祐等并其婦人幼稚



皆縛沃以豕血。祐遠不能神。因索其家得典服。罷用皆將至貴。郡將即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為！初，稚宜無預意。且贊之起。曰：此皆潰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之二十六

南唐書卷之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死宗廟，士不能死丘墓者，無國無之。且為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況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邾庶其嘗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己，則曰入某



皆縛沃以豕血。祐遠不能神。因索其家得典服。罷用皆將至貴。郡將即斬祐等。曰：婦人何能為！初，稚宜無預意。且贊之起。曰：此皆潰亂人倫。去無遺類。遂并斬之。起由是知名。遷監察御史。卒。

南唐書卷之二十六

南唐書卷之二十七
叛臣傳第二十四

嗚呼！諸侯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又豈違道以亡其國乎？五代之際，憂起蕭牆，禍生天屬，而大夫不能死宗廟，士不能死丘墓者，無國無之。且為人臣者，身非我有，死君之難而已。職非我有，任君之事而已。富貴非我有，享君之祿爵而已。又況土地人民，我何有焉？而專以予人，其獲罪於天下後世當如何哉！春秋之法，竊君之土而致於人，則曰以某地來奔。若邾庶其嘗夷牟之類是也。據君之地以專於己，則曰入某



地以叛若晉荀寅衛孫林父是也其大雅異而其叛
一笑作叛臣傳

劉澄宣城人也保大中後主掌禁兵澄趨使左右元
宗南遷後主為太子監國署澄為軍校累遷侍衛府
都虞候及王師圍金陵越人乘間陷常州進攻潤州
議者以京口要害當得良將守之後主以澄舊事藩
邸尤為親信乃拜澄潤州節度使留後臨行後主謂
澄曰卿本不合離孤亦難與卿別但此行非卿不
可澄涕泗奉命歸家盡罄金玉以饋諸人曰此皆國
家前後所賜今國家有難當散此以圖勲業後主聞

之益喜及越兵初至營柵未成左右請出兵掩之時
澄已懷向背乃曰出兵不勝則立為虜矣當俟應援
然後圖戰未幾盧絳率師為援絳至越兵屢却絳助
入城圍復合矣澄與絳固守累月自相猜忌絳怒一
裨將殺之未決澄私謂曰盧公怒爾不生矣裨將
泣涕請命澄曰吾有一言告爾非徒免死且得富貴
因諭以降事令先出道意裨將曰柰家口在都城何
澄曰事急當為身謀我家百口亦不服爾矣是夜裨
將踰城出絳猶未知明日澄與絳同食典軍者來告
澄偽作色曰吾謂公已斬之何得令走徐謂絳曰聞



言都城受圍日急若都城不守此何為絳亦知金陵終陷乃曰君為守將不可棄城宜赴難者唯絳爾澄偽為懇色久之曰君言是也絳潰圍出澄適召將卒告曰澄守城數旬志不負國事勢如此須求生計諸君以為如何將卒皆聲大哭澄懼變亦泣曰澄受恩深於諸君且有父母在都城寧不知忠孝乎但力不能抗爾諸軍不聞楚州耶初世宗圍楚州久不下既尅遂屠之故澄以此費為於是率將吏開門請降後主聞澄已降猶欲赦其家屬先政使陳喬令收澄父母妻子皆斬于市澄女許嫁未適美而艷喬欲

隋書魏州記
丘人本姓許

活之女曰叛逆之餘義不求生遂斬之

朱元蒲津人也事本郡節度使李守貞為從事漢高祖崩守貞謂漢室新造人心未一天下易以圖乃以河中反漢命周太祖討之元與李平奉守貞表來乞師未復而守貞敗元遂留金陵累遷尚書郎或言元有反相不可委以外任及淮南兵興諸郡相繼陷剝仁贍堅守壽州元宗命齊王景達帥師應之元隸景達軍中善撫士卒甘苦共之遂率所領克舒州斬秦揚光徐亦相繼而復元自縊金山築甬道以餉壽春兵勢甚盛會景達監軍使陳覺先與元有私隙召元



至濠州計東且欲害之元不往覺因奏元不受節制
元宗遣揚守志代元且召還都元憤怒以其衆降周
諸軍皆潰元宗怒命斬元妻子元妻乃宣徽使查文
徽女年少有國色文徽累表救之誠款懇切元宗署
其表曰只斬元妻不斬查家女文徽辭窮遂斬元
妻尸于市文徽以珠籠覆尸哭之大慟市人為之泣
下世宗以降虜別作一營授元蔡州刺史亦不顯用
劉從勳泉州人也仕本郡為統軍使聞亡從勳說其
刺史王建勳入朝而自領州事元宗即以從勳為泉
州刺史從勳出自寒微知人疾苦及得郡以勤儉為

宋史評定汀
州守備使太平
共通年

務衆所不便者皆除去之常衣布素置公服於中門
出視事則服之入則復衣弊布自言我素貧賤不可
忘本也由是大得民情據有漳泉之地閩主王氏遣
二女在郡從勳事之如故資給甚厚陞泉州為清源
軍拜從勳節度使如中書令封鄂國公及淮甸失守
從勳因越人秦表貢于世宗世宗以割地之故不納
建隆初元宗遷都南昌從勳大懼以為見討乃遣其
子紹基來貢會元宗殂因至建康後主善待之紹基
未還從勳病卒州人主其次子紹鑑未幾統軍陳洪
進執紹鑑歸于建康言其將召越人為叛推立副使



上國其意之所圖者固可知也故洪進之徒相繼作亂蓋從劫所圖不軌則不軌之事應之曾子曰出乎爾者反乎爾為人臣者可不戒哉

張漢思為留後洪進為副使漢思老而養事無巨細皆決於洪進漢思諾子為牙將伏劔士殺洪進不克洪進遂逐漢思自稱留後主即以洪進為泉州節度使紹鏐至建康釋之以為監門衛中郎將紹基為殿直軍都虞候嗚呼附劉從勳於叛臣之後者豈無意哉蓋亂臣賊子皆春秋之所誅也臣於人而反覆不常是亦春秋之罪人爾從勳始事閻而閻亡幸國家之亂遂叔其使君而自領州事元宗憫而予之亦已厚矣及淮南失地國步多艱從勳伺多壘之秋而附越人以貢于



南唐書卷之二十八
滅國傳上第二十五
嗚呼。閩楚之捷。不償於殫殘。而淮甸之役。輒喪其膏腴。易曰。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戒之哉。戒之哉。作滅國傳。
王審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也。世為農。唐末。群盜起。審知與死潮俱起。草莽衆推。潮為主。畧地至泉州。軍行整肅。其耆老相率遮道留之。潮引兵圍城。逾年。殺其刺史廖彥若。光啓二年。福州觀察使陳巖表潮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州刺史景福元年嚴卒其塔范暉自稱留後潮遣審
知攻暉殺之唐即以潮為福州觀察使潮以審知為
副使審知為人狀貌雄偉常乘白馬軍中號白馬三
郎乾寧四年潮卒審知代立唐以福州為威武軍拜
審知節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
亡梁太祖加拜審知中書令封閩王陞福州為大都
督府審知儉約好禮王儼楊沂徐寅之徒皆依焉又
建學四門以教閩士之秀者嚴遣使泛海入貢于梁
後唐同光三年審知卒諡忠懿長子延翰立建國稱
王而猶稟唐正朔延翰長大美皙如玉其妻崔氏陋

而淫延翰不能制審知喪末期徹其几筵又多選良
家子為妾崔氏性妬良家子之美者輒幽之別室繫
以大械刻木為人手以擊其頰又以鐵錐刺之一歲
之中死者八十四人崔氏後病見其祟而卒十有二
月延翰弟泉州刺史延鈞審知養子建州刺史延稟
同以兵入執延翰殺之而延鈞立更名鑄審知次
子也莊宗即拜鑄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
閩王鑄既立延稟還建州鑄餞于郊延稟臨訣謂鑄
曰善雖先志無煩老兄復來鑄銜之長興二年延稟
率兵擊鑄遣王仁達敗之執延稟誚之曰予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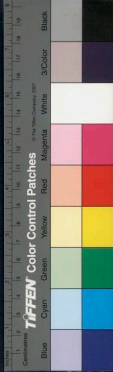
續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三年鑄
上書求為尚書令唐不報鑄遂絕朝貢即皇帝位改
元龍啓國號閩迨謚審知為昭武孝皇帝廟號太祖
立五廟置百官龍啓三年改元永和王仁達為鑄殺
延稟而有功典親兵鑄心忌之鑄謂人曰仁達智畧
在吾世可用不可遺後世患因誣以罪殺之鑄妻早
卒鑄室金氏賢而不答審知妬金鳳陳氏鑄嬖之遂
立之以為后初鑄有嬖吏歸守明者以色見俸號歸
郎鑄後得風疾陳氏與歸郎妾又有百工匠使季可
殷回歸郎以通陳氏鑄命工作九龍帳國人歌曰誰

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鑄婢春鶯有邑其子繼鵬蓋
之鑄已病繼鵬回陳氏以求春鶯鑄快與之共次
子繼韜怒謀殺繼鵬繼鵬懼與皇城使李做圖之乃
令壯士先殺李可殷率皇城衛士入鑄聞鼓噪聲走
匿九龍帳中衛士刺之不死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
繼韜及陳后歸郎皆為做所殺鑄立十年見殺謚曰
惠皇帝廟號太宗繼鵬鑄長子也既立更名昶改元
通文晉天福二年昶遣使貢于京師高祖遣散騎常
侍盧損昶昶聞王拜其子繼恭臨海郡王損至聞昶
稱疾不見令繼恭主之又遣中書舍人劉乙勞損于



館乙衣冠偉然，驕重甚，或他日損過乙于塗，布衣芒屨而已，損使人謂之曰：鳳閣舍人何逼仄之甚也！乙羞媿，以手掩面而走。昶好巫，妖人林興以巫見，俸三年夏，虹見宮中，林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也，乃命興帥壯士殺害知子廷武，廷望及其子五人後，興事敗亦被殺，而昶愈恣亂，立父婢春鶯為淑妃，後立以為皇后，昶募勇士為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給賞，獨厚於他軍，控鶴都將連重遇、拱宸都將朱文進，皆以此怒，重遇等夜帥衛士縱火焚南宮，昶挾愛姬子弟黃門衛士斬關而出，宿于野次，重遇迎廷義立

之，廷義令其子繼業率兵襲昶，及之，射殺數人，昶知不免，擲弓于地，繼業執而殺之，及其妻子，皆死無遺類，廷義立，謚昶曰康宗，廷義審知少子也，既立，更名贖，遣使朝貢于晉，改元永隆，鑄大鐵錢，以一當十，贖自昶世，僂彊難制，昶相王伋每抑折之，贖立而伋已死，命發塚戮尸，伋面如生，血流被體，泉州刺史余廷英嘗矯命掠取良家子，贖怒，召下御史劾之，廷英進買宴錢千萬，贖曰：皇后土貢何在？廷英又獻皇后錢千萬，乃得不劾，贖嘗嫁女，朝士有不賀者，嘗之，御史中丞劉贊坐不糾舉，將加笞，諫議大夫鄭元弼切諫，



乃止。職弟延政為建州節度使，封富沙王。自職立，不
吐教舉兵相攻。職由此惡其宗室，多以事誅之。諫議
大夫黃峻，昇擢詣朝堂極諫。職怒，貶峻漳州司戶奉
軍校書郎。陳光逸上書說職過惡五十餘事。職命衛
士鞭之百而不死，以繩係頸掛于木，久而乃絕。國計
使陳匡範增算商之法，以獻。職曰：「匡範，人中之寶也，
已而歲入不登其數，乃借於民以足之。」匡範以憂死。
其後知其借於民也，剖匡範棺，斷尸棄之水中。職性
淫虐，而妻李氏悍而酗酒。賢妃尚氏有色而寵。皆得
后妃李仁遇，職甥也，以色聲之用，以為相。職嘗為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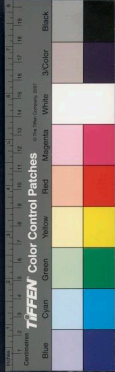
飲羣臣侍酒，有詐反私素酒者，輒殺之，并殺其替者。
連重遇既殺，視常懼為國人所討。職心疑之，以語誦
重遇等。重遇等流涕自辯。李氏妬尚妃之寵，欲圖職，
而立其子亞澄，乃使人謂重遇等曰：「上心不平於二
公，奈何？」重遇等懼。六年三月，職出遊，醉騎重遇等遣
壯士拉於馬上殺之。謚曰景宗。

延政審知子也。職立為淫虐，延政教貽書諫之。職怒，
遣杜建崇監其軍。延政逐之。職乃舉兵攻延政，為延
政所敗。延政乃以建州建國，稱殷政。元天德明年，連
重遇已弑職，集閩羣臣告曰：「昔太祖武皇帝親冒矢



石遜啓有闕及其子孫淫虐不道天厭王氏當求有德以安此土乃披朱文進陞駸率百官北面而臣之文進以重遇判六軍諸衛事王氏子弟在福州者無少長皆殺之以黃紹顏守泉州程贇守漳州許文績守汀州用晉正朔稱開建元年泉州軍將劉從効詐其州人曰富沙王取福州矣吾屬世為王氏臣安能交臂事賊乎州人共殺紹顏迎王繼勳為刺史漳州聞之亦殺贇迎王繼成為刺史皆王氏之諸子也文績懼以汀州降于延政南唐聞亂命查文徽等帥師伐之遂下建陽延政遣統軍吳承祐往結福州曰唐

兵助我討福州信之故連重遇殺朱文進裨將林仁翰殺連重遇謀迎延政都福州會南唐兵方急改建州延政乃遣其子維昌守福州而自拒唐兵福州軍將李仁達謂其徒曰唐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耶乃擒維昌及吳承祐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以雪峯僧卓儼明示衆曰此非常人也被以袈裟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儼明乃自立送款于南唐南唐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文徽等下建州俾延政于金陵封延政鄱陽王閔將劉從効自領泉州李仁達自領福州羈縻而已明年福州附于



吳越

南唐書卷之二十八

南唐書卷之二十九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揚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尅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畧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吳越

南唐書卷之二十八

南唐書卷之二十九
滅國傳下第二十六

楚國

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唐中和三年蔡州秦宗權遣孫儒劉建峯將兵萬人屬其弟宗衡畧地淮南殷初為儒裨將儒殺宗衡自將其兵取高郵遂揚行密行密走宣州儒以兵圍之久不克遣殷與建峯掠食旁縣儒戰敗死殷乃推建峯為帥殷為先鋒轉攻豫章畧虔吉有衆數萬趨潭州殺其刺史鄧處約自稱留後唐僖宗授建峯湖南節度使殷為馬步軍都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呂師周
連李瓊等以兵七千攻之擒可璫等及其兵二千餘人悉坑之遂圍桂管虜士政盡取其屬州殷表瓊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拜殷兼侍中書令封楚王楊行密將呂師周來奔師周勇健豪俠頗通緝候兵書殷聞師周至大喜曰吾方南圖嶺表而得此人足矣以為馬步軍都指揮使率兵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鬱富等州殷表師周昭州刺史於是漕辰潯并溪洞諸蠻皆附于殷請陞朗州為永順軍表張吉節度使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殷以其弟

張吉
指揮使出攻邵州建峯庸人不能率其下常與步曲飲酒雜呼軍卒陳聽妻有色建峯私之瞻怒以鐵槌擊殺建峯軍中推行軍司馬張吉為帥吉乘馬傷髀卧病語諸將曰吾非汝生也馬公英勇可共立之諸將乃共殺瞻磔其尸遣姚彥章迎殷於邵州殷至吉有與入府殷拜謁於庭中吉召殷上乃率將吏下北面再拜以位與之時乾寧三年也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李瓊攻連邵柳衡道永六州皆下之桂管劉士政懼遣其將陳可璫王建武等率兵守義全嶺殷遣使聘于士政至境上可璫等不納殷怒



其莽嚴入萬計由是地大力完教要封爵天成二年
請建行臺明宗封殷楚國王用竹冊如三公禮殷以
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以姚芳章為左
相許德勳為右相李鐸為司徒崔頴為司空拓拔常
為僕射馬珙為尚書子弟皆出為節度使文武皆進
位謚其曾祖筠曰文肅祖正曰莊穆父元豐曰景莊
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謚武穆子
義聲立義聲字若訥殷次子也殷建國以義聲判內
外諸軍事荆南高季昌聞殷將高郁素教殷以計策
而楚以強患之嘗使謀者間殷不聽義聲用事謀

高郁

實為左相弟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未
帝時加殷武安武昌靜江寧遠等軍節度使洪鄂四
面行營都統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義範修貢京師
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義範曰車駕南
巡饒堪飲馬爾莊宗嘉之莊宗平蜀殷大懼表求致
仕莊宗下璽書慰勞之殷初兵力尚寡與楊行密成
內劉勰等為敵國殷患之問策於其將高郁教殷
尊王伏順外跨隣敵然後退修兵農又諷殷自京師
至襄唐即復等州置邸務以賣茶其利十倍又鑄鉛
鐵錢以十當銅錢一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而收



云李昌開楚用高郵大喜以為古馬氏者必郁也義聲素愚以為然遂奪都兵職搗鼓令殺之明日吏以狀白鼓拊膺大哭曰吾老矣如此而殺吾勳德鼓語左右曰吾亦不久於此矣明年鼓卒義聲立授武安靜江等軍節度使義聲嘗聞梁太祖好食鷄菘之日烹五十鷄以供膳肆鼓義聲不泣頓食鷄肉菘菹而起其禮部侍郎潘起識之曰昔阮籍居喪而食蒸豚世豈乏賢耶長興三年義聲卒建封衡陽王弟義範立義範字實規鼓第四子也鼓子十餘人嫡子義振長而賢其次義聲義範同日生義聲母素夫人有

美色義聲以母寵得立而義振棄官為道士居于家故義聲卒而義範以次立襲鼓官爵封楚王清泰二年賜弓矢冠劍天福四年加天冊上將軍開府承制如鼓故事義範好學善詩文士廖光圖徐仲雅李皋拓拔常等十八人皆故鼓時學士義範性奢侈光圖等皆薄徒飲博惟呼獨常沉厚長者上書切諫光圖等惡之襄州安從進安州李金全叛晉高祖詔義範出兵義範遣張少敵以舟兵趨漢陽漕米五萬斛以饋軍金全等敗少敵乃旋漢州刺史彭士然率錦瑛諸蠻攻澧州義範遣劉勅等擊之士然大敗勅等攻



倡義於天下。此桓文之業也。奈何耗國用而窮土木
為兒女之樂乎。義範謝之。思覲。瞋目視義範曰。孺子
終不可教也。乃扼喉而死。開運四年。義範卒。年四十
九。謚文昭。義廣立。義廣字德玉。義範母弟也。義範平
生。恩拓拔常諫諍。嘗謝絕之。及卧病。始思常言。以為
忠。召之。託以義廣。義範卒。常數勸義廣。以位奉其兄
朗州節度使。義萼。義廣不從。義萼來奔。義廣將劉
彥瑫曰。武陵之來。其意不善。宜出兵迎之。以備非常。
使其解甲釋兵而後入。張少敵周廷誨曰。王能予之。
則已不然。宜早除之。義廣泣曰。吾兄也。烏忍殺之。分

丁思範

溪州士然走獎州。遣其子師高率諸蠻首降于執漢
州西接牂柯南通桂林象郡。義範乃立銅柱。以為表
命學士李辛銘之。於是南寧等十八州。夾播等七州。
昆明等十二部。皆附于義範。義範作會春園。嘉宴堂。
其賞鉅萬。始如賦於國中。拓拔常切諫。以為不可。義
範又作九龍殿。以八龍繞柱。自言身一龍也。是時契
丹滅晉。中國大亂。義範牙將丁思覲。廷諫義範曰。先
王起卒伍。以攻戰而得此州。倚朝廷以制隣敵。傳國
三世。有地數千里。養兵十萬。今天子蒙塵。中國無主。
真霸者立功之時。誠能憑國之兵。出荆襄。以趨京師。



國而後可也。遂以兵迎義萼於硤石，止之於碧湘宮。厚賂以遣之。義萼憤然而去，乃遣使詣京師求封爵。請置鄣稱藩。漢隱帝不許，降璽書慰勞之。義萼怒，遂送款於南唐。乞師攻長沙。義廣遣劉彥瑤許可瓊等禦之。彥瑤敗義萼於僕射洲。義萼去，誘漢洞諸蠻寇益陽。義廣遣崔洪璉以遏諸蠻。劉彥瑤以舟兵趨武陵，攻義萼。彥瑤敗於涇州。義廣大懼，遣使請兵京師。漢隱帝不能出師。義萼率舟兵沿江而下，自號順天將軍。趨長沙，攻長樂門。長沙陷。義廣率妻子匿于慈堂。明日擒之，遂斬義廣。杖其妻，死于市。左右用事者

皆齧割之。乾祐三年，義萼自立。明年，遂臣於南唐，冊封義萼。楚王義萼悉以軍政任其弟義崇。義崇與楚舊將徐威、陸孟俊、魯綰謀作亂。義萼置酒端陽門，義崇辭以疾。威等縱惡馬十餘匹，以壯士執樞隨之，突入其府，劫庫兵，縛義萼。迎義崇以立之。義崇遣彭師高、廖偃、因義萼於衡山。師高奉義萼為衡山王。臣於南唐。義崇懼，亦遣使詣南唐，送款。唐遣邊錫等帥師入楚。盡遷馬氏之族于金陵。封義萼。楚王居洪州。義崇領舒州。節度使居揚州。周世宗下淮南詔，撫安馬氏子孫。義崇率其子第十七人歸京師。

南唐書卷之二十九

南唐書卷之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或時制天下為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
四達令為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
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僭昭之世則
又甚焉盜首強卒相與為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
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
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
鏡信江洪撫袁吉慶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揚楚泗和
滁光黃舒蘆壽海濠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南唐書卷之二十九

南唐書卷之三十

建國譜第二十七

嗚呼唐之或時制天下為十道統之以都督而遐荒
四達令為一家中世多故始立方鎮大者連城十數
小者猶兼三四雖稟爵命而其勢以分僭昭之世則
又甚焉盜首強卒相與為亂而一旦破城殺帥者即
以其鎮予之於是下竊土地上要封冊終以亡唐而
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故自江以南昇潤常歙宣鄂池
鏡信江洪撫袁吉慶一十五州自江以北揚楚泗和
滁光黃舒歙廬壽海鹽一十三州合二十八州楊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密專據以建吳國南唐因之置秦州筠州又取汀建
淳泉四州復置劔州共三十五州之地號為大國迨
乎顯德世宗出師而遂取淮南一十四州南唐君臣
相顧猶懼其不免乃奉表稱貢趨走不暇削國降號
何其速哉大抵借服興亡不在於強梗庸懦而在乎
世之治亂世苟治矣偏據之國雖大必亡建德下衰
一夫倡亂遂為敵國為天下者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作建國譜

州三十有五

昇州都

吳因唐為昇州徐溫建節陸
建康軍南唐建都置江寧府

潤州鎮海軍

置丹陽宮尋罷

常州

以江陰縣別置軍

歙州

宣州寧國軍

江州奉化軍

洪州鎮南軍

撫州昭武軍

袁州

顯德五年東都入
于周以州建南都
置建武軍

吉州

虔州百勝軍



筠州

揚州淮南建東都

以六合置雒州俄罷後來肆

鄂池饒信四州

顯德五年

楚州順化軍

顯德五年

泗州靜淮軍

顯德五年

滁州

顯德五年

和州

顯德五年

光州

顯德五年

黃州

顯德五年

舒州

顯德五年

新州

顯德五年

廬州保信軍

顯德五年

壽州清淮軍

顯德五年

海州

顯德五年

秦州

顯德五年

濠州定遠軍

顯德五年

建州忠義軍

顯德五年

汀州

顯德五年

劍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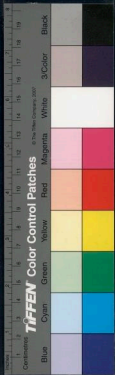
顯德五年

漳州

顯德五年

保大十年置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 2007 Tiffen Color Control

泉州清源軍

保大三年取清源軍節度使

取之而復失者十有一州

福州保大三年取羈縻而已四年入吳越

潭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衡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澧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韶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岳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道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永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邵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全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辰州保大九年取十年失

嗚呼乘窳以闢捷者勝之固易地來而民去者守之極難南唐之克楚始雖固其內閩而終以任用匪人不能振撫故割言之徒得以復張嗣主初欲罷桂陽之師解益陽之戍即授言以節鉞與夫曹公之應二袁者可同論乎

世裔譜第二十八

嗚呼春秋之法疑以傳疑信以傳信可不慎乎先主



以初雅轉徙民間故其所祖難於考究案徐鉉江南錄承建王恪後而五代史著南唐世家亦以恪係四親廟是亦傳疑之意歟作世高譜

韋陶為士師期于無利而洽其好生之德於天下則威德之流光宜肇祀於百世矣故歷虞夏商世為大理以官命族為理氏至紂之時有理微者為翼肆中英伯弗合於紂抱道而究其妻陳國契和氏與子利貞避亂於伊侯之墟食木子得生遂改理為李氏利貞亦娶契和氏女生昌祖為陳大夫家于苦縣生彤德彤德曾孫碩宗周康王時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

乾字元果為周上御史大夫娶並壽氏女嬰數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王時為太史著書九篇以明道德並唐祖之以為玄元皇帝其後有李宗字尊祖魏封於段為干木大夫守道不屈生同為趙大將軍生允為趙相生躋趙陽安君二子曰雲曰恪生洪秦太子太傅生興族字有神秦將軍生曼字貴遠趙柏人侯入秦為御史大夫葬柏人西生四子崇耕昭璣崇字伯祐隴西守南鄭公生二子長曰平燕吹曰瑄字內德南郡守狄道侯生信字有成大將軍隴西侯生超一名伉字仁高漢大將軍漁陽太守生二子長



曰元曠侍中次曰仲翔河東太守征西將軍討叛羗
于素昌戰沒贈太尉莽隴西狄道東川回家焉生柏
考隴西河都二郡太守生二子曰尚曰向尚成紀令
因居成紀生廣前將軍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匈奴
畏之二子長曰當元生改字少卿慷慨有大志為騎
都尉陷匈奴次曰散字幼卿郎中令關內侯生禹字
子通弟忠禹生丞公河南太守先字敬宗蜀郡北平
太守生長宗字伯禮漁陽丞生君况字子期博士議
郎太中大夫生本字上明郎中侍御史生次公字仲
君已郡太守西夷校尉弟怡次公生執字文遠魏臨

淮太守司農卿弟潛執生陸字彥緒長安令積弩將
軍生父字世績晉驍騎將軍魏郡太守生雍字雋熙
濟北東莞二郡太守生二子長曰倫次曰彙字德遠
北地太守武衛將軍安西亭侯生昶字仲堅涼太子
侍講生嵩字玄威西涼武昭王興聖皇帝十子諱敬
諫情恂魏豫宏眺亮情曾孫系魏孫三人曰丞曰茂
曰冲曾孫曰成禮豫玄孫曰剛歆字士業西涼後生
八子勗紹重耳弘之崇明崇產崇庸崇祐重耳字景
順以國亡奔宋為汝南太守後魏克豫州以地歸之
拜恒農太守復為宋時薛安都所陷後魏安南將軍

豫州刺史生獻阻諱熙字孟良後魏金門鎮將生懿
祖諱天賜字德真三子長曰起頭長安侯生達摩後
魏羽林監太子洗馬長安縣伯其後無聞次曰太祖
諱虎次乞豆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與李弼等八人
號八柱國周閔帝受魏禪虎已卒乃追錄其功封唐
周公虎生世祖諱昺襲封唐公昺生高祖於長安體
有三乳性寬仁襲封唐公隋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
氏煬帝南遊天下盜起高祖兵二萬起自太原敗宋
老生于蒼邑有衆二十萬遂入京城立代王侑為皇
帝遣尊煬帝為太上皇改元義寧高祖進封唐王五

月戊午隋帝遜于位高祖即位是為大唐憲宗子建
王恪先主之始祖也恪元和元年始封時緇青節度
使李師古死其弟師道丐符節故詔恪為鄆州大都
督平盧軍緇青等節度大使長慶元年薨無子以宗
室子為嗣史亡其名其後有李超者或以為建王後
懿僖之時宗室世遠遂與異姓之臣雜而任宦至或
流落民間超之子志為徐州判司志生崇號李道者
崇生先主先主即位是為南唐
嗚呼春秋之時天子失政而諸侯擅之自平王始諸
侯失政而大夫擅之自漢梁始蓋陵夷之勢不可復





南唐書卷之三十終
上黨

天啓四年甲子七月晦閏完是日始有遺才情對、頗懷得喪之感得節過嘗
余嘆曰余持杯酒聞此書轉形問國非最易矣即今李公與子並時尚不肖其子
曹高若大身此尺寸何有于嚴杭言謂故傳節曰此本存則嚴王之遺才將其不朽乎
余嘆而起因記之以識其事

馮舒
之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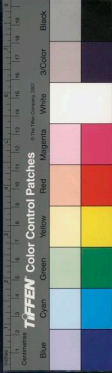
馮已
卷詩
書記

矣

振而觀觀之心無所饜足則亂臣賊子做尤為之者
豈特春秋之時乎有唐失御方鎮之陬或浸長於健
卒或崛起於羣盜而楊行密以江淮二十八州叛建
吳國則是春秋諸侯之罪人也行密既死諸子庸懦
而弑溥恭溥祿去楊氏則又漢梁大夫之罪人且楊
氏建國未久政在徐溫而知訓知誥景通景遷景遂
繼秉國政者三十餘年隆行與溥位號空存而已故
賈崇謂嗣主曰臣事先朝二十餘年韓熙載謂後主
曰嚮化踰於四紀胡則曰我等世受主恩由是觀之
先主雖以季年得位享國六年而擅命專制其來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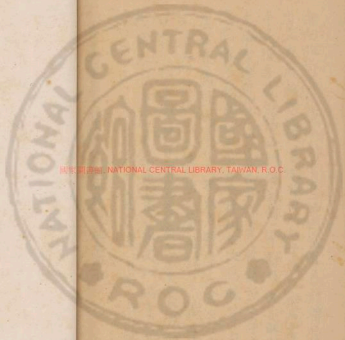
馮氏
藏本



余向收得馮氏藏本南唐書二冊因家有舊刻轉歸於
周文香嚴後余適以舊刻皆他所而業頭反無馮書舊
本遂從香嚴假師命門僕影錄二冊錄畢久未取對日
末梅雨淹旬間居少客先用硃筆校錄誤之字一過
次臨硃筆校閱語于上方及行間又次臨硃筆句讀
益重其為馮氏藏今也馮氏名醫字已蒼坐卷三十後
墨筆所錄跋語亦舊時已蒼用硃筆識之者也
分今亦照原本冊首冊尾各有上黨長方印馮
氏藏本方印茲不能摹其篆文以楷書記其
款式而已
嘉慶庚午夏五後一日黃丕烈識

卷中尚有題然批字句讀亦有辨錯沈德符記





1975.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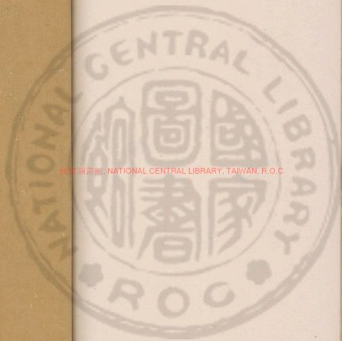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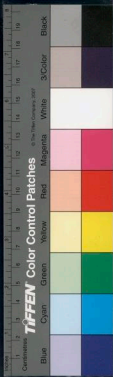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T'S @ 2007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R.O.C

